

戰國策序

劉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按中戰國策書中
書餘卷錯亂相糅舛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
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
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
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
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
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
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繼



板匡
(公分)

20.5×13.5

02084

12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史部雜類先秦漢之屬	
書名:	戰國策	
著者:	宋鮑彪注	一〇卷 一二册
板本:	明刊異本	元吳師道校注

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
序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王夫婦天下
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博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
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
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以思其德一無下字雖有
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
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
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
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
聘親以相交期會以相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

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
息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及春秋之後眾賢輔國者既没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
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
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
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没之後田氏取
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
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詭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
人列為侯王詎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嗣
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

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
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
國會變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力攻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
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
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
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
孫衍陳軫代厲之厲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
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
輕當此之時秦國且取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

初一以傾有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
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
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
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峭函
之阻踰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
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萬之誠無
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
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
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
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

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
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
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
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
特而為謀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
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特君之所能行
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
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曾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
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
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
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
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
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矣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
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

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
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
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
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
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
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
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
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
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愚其相率而為之者莫
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而不勝其失也卒至

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出也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
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
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
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
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
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
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故而絕之莫善於是
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
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

百四五十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
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宗文總目存者八篇
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卷
本皆據曾所定刻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
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
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
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今不敢失其舊故次曾氏焉
吳師道識

國策
序

國策史家者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
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爲
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詳之署
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
善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
辛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與
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如
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
有姚而微有約而
國策雜以短長之
不論非也夫史氏
所決擇楚曰構机
記班固漢書有佞
而棄之哉矧此書
編龍言納說之從容
石謀賢莫尚焉王

斗之變... 莫重焉... 諸如此類不一... 皆有合先王正
道孔孟之所不能遺也... 若之何置之... 華之序美矣而
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
說非此書指邪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 學者不習或
或脫或後元失次故肯立半字時次相... 亦劉向已病之
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
始於不存... 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 其章條正其
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 地理本之漢志無... 則缺字訓本
之說文無則稱循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 姓名多不傳
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 闕亦時有論... 以明宣教化

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
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
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曾序 見前

劉序 見前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 周... 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
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 一今按西周正統也... 不
得後於東周定為首

彪校此書四易... 而後... 為已... 仲春重校始知東周
策嚴氏之賊陽豎也... 為... 遂陽豎也... 先折言校

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日嚴道陽堅事有

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章商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疎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衆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

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
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
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此事次時當有明徵
其不可定知者關焉可也豈必強為傳會乎又其所引
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據彼書之見聞不
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
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
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
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
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

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
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後
人所補以魏幾鄆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
司馬子期為楚昭王鄉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
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
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
子所排蘇代之詆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群蔡澤為
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
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
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

邠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
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管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
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
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亦鮑失數端而廬陵
劉辰翁益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
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
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
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
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
曰戰國策者六經之六經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

慮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應理之不明耳知至而
駁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魯氏
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
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
是非之在人必天下之公也是雖窮筮不遺非雖大儒
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竊學諉聞謬誤復恐類之世
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
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錄漢南豐魯氏皆有序論以著其
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魯氏譏

之曰為成流俗而不為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
聖賢之法而終謂蔡邕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
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曩乃史家
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盡若
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
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杖正以為功戰國名
義蕩然攻闢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押
闕之弊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
論立言不妄者正始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世
著然其排難解紛抗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

及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以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
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
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
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
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
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
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特出所見不但記載之也談
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
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今從親之利以為秦兵不
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

也。則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猶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言俗之蔽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鬼子正書志列於續漢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後，則悔悟懲創之心，立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

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善乎？

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

上吳君之鄉則有

生所著書君悉取

卒祖仁亦嘗聞君

今季夏浙西憲掾

郡一日囊君所校

使其書亦已吾嘗

官君宜存之幸毋

諸身其君官也本

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為國子博

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

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學後君歸丁母艱病

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

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脩隨僉憲伯希顏公來按吳

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

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

官君宜存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

諸身其君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已其安時也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天文其餘也而况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為上而後之
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為高而後之為計者莫能高
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札
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壤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
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彼而遊談馳
騁之士逆探巧言置辯深語以鬪爭諸侯矜盛妻子雖
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
無不乘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
蘇秦之勳不旋踵而敗而身價由此觀之非始末以流
不知其本故即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齊書

至其後魏虎炳高注疎謬重定本次而補闕刪衍差失
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刻川姚宏本參
之諸書而實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敷而義正誠非
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
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意
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
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為之序
至正十五年六月 後儀陳祖仁序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二章

秦興師臨周章

東周與西周戰章

昭獻在陽翟章

楚攻雍氏章

周相呂倉章

或為周最章

蘇厲為周最章

為周最謂魏王章

秦攻宜陽章

東周欲為稻章

秦假道於周章

周最謂呂禮章

溫人之周章

石行秦章

謂周最曰章

趙取周之祭地章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杜赫欲重景室章

周共太子死章

三國臨秦章

昌他亡西周章

昭翦與東周惡章

嚴氏為駭章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比軒

薛公以齊章

秦攻魏將犀武章

秦令樗里疾章

雍氏之役章

周君之秦章

蘇厲謂周君章

楚兵在山南章

楚謂道於二周章

司寇布章

秦召周君章

犀武敗於伊闕章

韓魏易地章

秦欲攻周章

宮他謂周君章

謂齊王曰章

三國攻秦及章

犀武敗周章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死計

魏鞅亡魏入秦章

蘇秦始將連橫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冷向謂秦王章

張儀說秦土章

張儀欲假秦兵章

司馬錯與張儀章

張儀之殘樗里章

張儀欲以漢中章

楚攻魏張儀謂秦章

田莘之為陳轅章

張儀又惡陳轅章

陳軫去楚之秦章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說計

齊助楚攻秦章

楚絕齊章

秦惠王死章

義梁君之魏章

晉扁鵲章

秦武王謂甘茂章

宣陽之役馮章謂章

甘茂攻宣陽章

宣陽未得章

宣陽之役楚畔秦章

秦王謂甘茂章

甘茂之秦且之旅章

甘茂相秦章

甘茂以秦章

涇山之事章

秦宣太后章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說計

薛公為魏謂魏冉章

秦客卿造章

魏謂魏冉章

謂魏冉曰和不成章

謂穰侯曰章

謂魏冉曰楚破秦章

五國罷成事章

范子因王稽章

范雎至章

應侯謂昭王章

秦攻韓圍陘章

應侯曰鄭人章

天下之士章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章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

秦攻邯鄲十七月章

蔡澤見逐章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執十

秦取楚漢中章

此許公入魏而出齊文章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秦昭王謂左右章一連一章

楚魏戰於陘山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

秦王欲見鯉章

頃襄王二十年章

或為六國說秦主章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執八

謂秦曰臣竊感章

秦王與中期章

獻則謂公孫消章

穰辭約秦魏章

濮陽人呂不韋章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出走章

四國為一章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七章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齊將封田嬰於薛章

靖郭君將成薛章

靖郭君謂齊王章

靖郭君善齊豹辨章

卬鄆之難趙求救章

南梁之難韓氏請章

成侯鄒忌為齊相章

田忌為齊將章

田忌亡齊而之楚章

鄒忌事宣王章

鄒忌脩八尺章

秦假道席魏章

楚將伐齊魯親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章蘇秦為趙合從說秦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章

戰國策卷第九

齊一軌八

韓齊為與國章

張儀車秦惠王章

犀首以梁為齊戰章

昭陽為楚伐魏章

秦攻趙趙令樓緩章權之難齊結戰章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章或謂齊王曰周韓章

戰國策卷第十

一齊三九章

楚王死太子在齊章齊王夫人死章

孟嘗君將入秦章

孟嘗君在薛章

孟嘗君奉夏侯章

孟嘗君譙坐章

孟嘗君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出行國章 淳于髡一日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九章

齊人有馮諼章 孟嘗君為從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逐於齊章

齊宣王見顏觸章 先生王斗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章 蘇人見田駢章

管燕得罪章 蘇秦自燕之齊章

蘇秦謂齊王曰章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章

蘇秦說齊閔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章九

齊負郭之民章 王孫賈年十五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章 燕攻齊以破章

貂勃常惡田單章 田單將攻狄章

濮上之事章 齊王建入朝章

齊以淖君之亂章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十九章

齊楚構難章

五國約秦以伐齊章

荆宣王問群臣章

昭奚恤與彭城君章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章江尹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章江乙說於安陵君章

江乙為魏使於楚章郢人有獄章

城渾出周章韓公叔有齊魏章

魏氏惡昭奚恤章江乙惡昭奚恤章

楚杜赫說楚王章楚王問於范環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章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相秦謂昭奚恤章威王問於莫敖章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九章

魏相翟強死章

齊秦約攻楚章

術視伐楚章

四國伐楚章

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王將出張子章

秦敗楚漢中章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章

女阿謂蘇子章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一軌十

蘇子謂楚王曰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章

楚王遂張儀於

張儀之楚貧章

楚王令昭雅之

張儀遂惠施於魏章

五國伐秦魏公

魏章 陳軫告楚之魏章

秦伐宜陽楚王

謂陳軫章存且見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軌十

或謂楚王曰

魏王貴楚王美人章

楚王后死未山

后章 楚辛謂楚襄王章十

齊明說卓滑章

或謂黃齊章

長沙之難章

有獻不死之藥章

客說春申君章

天下合從章

汗明見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章

虞卿謂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軌十

知伯從韓魏兵章

知伯帥趙韓魏章

張孟談既固趙宗章

晉畢陽之孫章

魏文侯借道章

秦韓圍梁燕趙救章

腹擊為室章

蘇秦說李兌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齊攻宋秦陽君不欲章

秦王謂公子他章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章

甘茂為秦約魏章 謂皮相國章

或謂皮相國章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

謂趙王曰三晉合章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九七

蘇秦從燕之趙章 秦攻趙蘇子為謂秦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章武靈王平晝章

王立周紹為傅章 趙燕後胡服章

王破原陽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九二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 趙使執郝之秦章

齊破燕趙欲存章 秦攻趙蘭離石卻拔章

富丁欲以趙合章 魏因富丁章

魏使人因平原君章 平原君請馮忌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秦攻趙於長平章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章秦趙戰於長平章

秦圖趙之邯鄲章

說張相國章

鄭同北見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章

衛靈公章

或謂建信君章

苦城常謂建信章

希寫見建信章

魏鬼謂建信章

秦攻趙鼓鐸之音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劫計

為齊獻書趙王章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章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章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章

樓緩將使伏事章

魏竊請趙王章

燕封宋人榮參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章

趙使趙莊合從章

程章從梁來章

馮忌為廬陵君章

馮忌請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章

秦攻魏取寧邑章

趙使姚賈約韓魏章

魏敗楚於陘山章

秦召春平侯章

趙太后新用事章

秦使王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七章

知伯索地於魏章

樂羊為魏將章

西門豹為鄴令章

文侯與虞人期章

魏文侯與田子方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章

魏公叔痤為魏將章

魏公叔痤病章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章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章

齊魏約而伐楚章

蘇秦拘於魏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章

張儀惡陳軫於魏章

張儀欲窮陳軫章

張儀走之魏章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張子儀以秦相魏章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魏王將相張儀章

楚許魏六城章

張儀告公仲章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章秦敗東周與魏戰章

齊王將見燕趙楚章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章

公孫衍為魏將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九章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犀首見梁君章

蘇代為田需說章史舉非犀首章

楚王攻梁商章魏惠王死章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章魏文子田需周宵章

魏王令惠施之楚章

魏惠王起境內衆章

齊魏戰於馬陵章

惠施為韓魏交章

田需貴於魏王章

秦召魏相信安君章

秦楚攻魏圍皮氏章

龐葱與太子章

梁王魏嬰觴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章十

秦約趙而伐魏章

芒郊謂秦王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郊章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

華軍之戰魏不勝章 齊欲伐魏魏使人章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章魏將與秦攻韓朱巳章

華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七章十

獻書秦王曰章

八年謂魏王曰章

魏王問張儀章

客謂司馬食其章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穰侯攻大梁章

白珪謂新城君章

秦攻韓之管章

秦趙構難而戰章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章

樓梧約秦魏章

芮宋欲絕秦趙章

為魏謂楚王曰章

連上管鼻之令翟強章

咸陽君欲以韓魏聽章秦拔寧邑魏王令人章

秦罷邯鄲攻魏章

魏王欲攻邯鄲章

周肖謂宮他章

周最善齊章

周最入齊秦王怒章

秦魏為與國祿楚約章

信陵君殺晉鄙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王與龍陽君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

凡二十一章

三晉已破知氏章

威午從趙來章

魏之圍邯鄲章

申子請仕章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章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章

張儀謂齊王曰章

楚昭獻相韓章

秦攻陘韓使人章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章

鄭疆載八百金章

鄭疆之走張儀章

宜陽之役楊達謂章

秦圍宜陽游騰謂章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

秦韓戰于濁澤章

願率見公仲章

韓公仲謂向壽章

或謂公仲曰聽者章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章

王曰向也子曰章 或謂魏王王儼章

觀缺謂春申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十九章

楚圍雍氏五月章 楚圍雍氏韓令公向章

公仲為韓魏易地章 錡宣之教韓王章

襄陵之役畢長謂章 公叔使馮君於秦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章 謂公叔曰乘舟章

齊令周最使卿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卿暈為楚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疾子暈章

齊明謂公叔曰章 公叔將殺幾瑟也章

公叔且殺幾瑟也章 謂新城君曰章

胡術之出幾瑟章 幾瑟亡之楚章

今向謂韓外章 楚令景鯉入韓章

史疾為韓使楚章 韓仇相韓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十四章

或謂韓公仲曰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二舉章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謂韓王曰秦王欲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 東孟之會章給連上

韓陽役於三川章 秦大國也章

張丑之合齊楚講章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章舊三章

韓珉相齊章 或謂山陽君曰章

趙魏攻華陽韓謂急章秦招楚而伐齊章

韓氏逐向晉章 張登謂費緜章

安邑之御史章 魏王為九里之盟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九章

建信君輕韓然章

段產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章奉陽君李兌章

燕之難燕再戰章 燕文公恃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章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官他為燕使魏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章

燕王會既立章 初蘇秦弟厲章

燕代過魏章舊三章相連總以從二章為一 魏木 第三章別提作行恐當自是一章

燕昭王收破燕章

齊伐宋宋急章

蘇代謂燕昭王曰章

燕王謂蘇代曰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凡十四章

秦召燕王章

蘇代為秦陽君章

秦陽君告朱謹章

蘇代為燕說齊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章

陳翠合齊燕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饑趙將伐之章

昌國君樂毅

或獻書燕王章

客謂燕王曰章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章齊魏與燕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凡五章

齊韓魏共攻燕章

張王為質於燕章

燕王喜使栗腹章

秦并趙北向迎燕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凡十四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章

公輸般為楚說機章

犀首伐黃章

梁王伐邯鄲章

謂大尹曰章

宋與楚為兄弟章

宋康王之時章

智伯欲伐衛章

智伯欲襲衛章

秦攻衛之蒲章

衛使客事魏章

衛嗣君病章

衛嗣君時晉廢章

衛人迎新婦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中山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

華首立玉王章

中山與燕趙為王章

司馬喜使趙章

司馬喜三弒中山章

陰姬與江一姬為后章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中山君細食都士大夫章

樂羊以魏將攻中山章昭王既有心民章

總四百八十六章

鮑彪變亂古文學者喜尚新異幾亡其籍今以元本卷第章次列于目錄著于篇首庶幾得據以有考云吳師道識

校正凡例

- 一鮑更易策文元次散亂欲從舊本則不見較正之意已著目錄于前今據其本疏辨凡注之謬誤者抹之辨正則以正曰著之未明而改定者亦從此例闕遺及他有發明者以補曰著之
- 一鮑所改及加字并抹除字復存之或與一本合而可通者從之而注其下他本字異義通者以一本著之
- 一大事記與鮑說有當見或與今說有相發者則見之不悉引



一地名等類大事記多取史記索隱正義說今止
稱各書或欲著大事記說則稱大事記前見者
不復出云見前見其策

一此書字多通借不可編舉今於首一字著其說
後止注其字其可兼通者不注凡音切擇難曉
與易渾者釋之或附章末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東陽吳師道重校

西周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氏皆周

王初立封其弟揚於河營以爲都南桓公河陽

知卿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南桓公河陽

都王城所營子朝之亂王徙成周平王東遷後

王城故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緡河洛陽爲西

豐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緡河洛陽爲西

下都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緡河洛陽爲西

南王城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緡河洛陽爲西

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一年南公亦諡惠是時

其少子未分治河惠公既號亦諡惠是時

西周維未分治河惠公既號亦諡惠是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自號為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於是
東周各為一國顯王之在東周時建分周為二於是
傳所載致伯賜之類周本紀云周王城今河南周
不若也報王特徙都西周王城今河南周王城今
沙陽也本云西周王城今河南周王城今河南周
紀報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不紀西周公
初書深也考之與不精即以此周為美亦失考所
謂東不錄於西亂易書次此周為美亦失考所當
陳振孫書錄特舉其首西周為美亦失考所當
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城成周也說亦甚明昭二
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
年天王入于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二
年成王入于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二
康侯皆以成周之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
誤合為一也要之此古文今說者或疑以成周之
故大事記辨之甚詳且實因龍氏而發近有者東
西周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引于遺末之見耶○

徐廣云周山亡七縣注蓋因正統之說而誤也
西周也言之今此類並以事見無表世家新出
安王威烈王之子也此類並以事見無表世家新出
無決不當係之王繼以惠公後西周王故此係以
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史王烈王實都東周而
河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昔指東西二君故
多細上君其箱王者則州以見敬王不乃
王時事又說也鮑用意雖勤
傳會姓認者變並見各章
嚴氏為賊嚴仲殺道日於北為五年書殺侯累是也殺
此作堅字有說索隱曰紀年常山堅賊其君哀侯韓
而陽堅與焉小使也韓策名堅道周過周亡周君留之十
四日載以來車駟馬而遣之四馬所謂駟馬車韓使人

讓周讓誰責也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於諸周君患

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使以留之之情告之正語之直也

寡人寡不穀知嚴氏之為賊而陽娶與之故留之十

四日以待命也待命小國不足字亦亦疑本無不

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未

是以文周而周君實為天下通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

以王都為專則善善者東周是矣

報王周紀慎觀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西京

不當魯之王前已論之西周桓成惠武等云東

附總所附報王諸章據史亦有可考者然無考

者悉險殆焉王既非不後亦論

云正義曰西

王也周君與大事記謂常

為臣明矣豈可

周共太子死在東周西

以紀文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

也司馬翦疑即昭翦謂其及王懷曰何不封公子答別子

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

正義注此正作楚臣高亦多作臣

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因不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

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令楚王必之以地封地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士 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其各小曰王類欲令若為之
子姓之 齋夫空臣也 此德士此亦左成
言者若中不便於相國相國不之 為太子此亦左成
不故以此說之相國相國不之 為太子此亦左成
謂齊王見上補曰共恭 而人失之也此亦左成
之相宋云事在報王七年相在報王
取聽弗相呂禮云報王七年相在報王
最以應為太世周紀報王八年有五年
頃表王之世相報王八年有五年
西周兩章有云報王八年有五年

云者疑或自是曰王何不以地齊周最齊周最
二人然無所考曰王何不以地齊周最齊周最
周之族有五日之意此即上章事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
馬悼人齊以賂進周最於周左尚齊謂司馬悍曰周
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
欲置置猶 令人微告悍悍補曰一本 令王進之以地左
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
景史亦同趙策類類類類
司寇布司寇周官 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
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閱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
日閱王無說見前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冶氏
章此並無據

姚氏云函姓始為齊太公田和也始代買良劍公不知
善歸其劍而責之金也歸還之也責取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
折而不賣折其劍而不賣則折作折開義若依斷折則
折下文將死將治氏而屬其子讀誌辭曰必無無以
獨知自其良言凡有售必使衆知其良不可獨知也今
君之使最為太子猶欲立之特未定耳齊獨知之契也
美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禮天下未有信之者也
臣恐齊王之罪為元作為借此當作謂通君實立果亦周
而讓之於最謙飾以嫁之於齊嫁者賣也君為多巧
詐最為多詐言不欲之而君何不買信貨哉非獨知也

養無有愛於最也客變猶使天下見之周然則立最信矣
改楚非補見之而信最之當立從周
秦令樗里疾樗里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以車百乘入
周周君迎之以卒為卒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
客謂游騰高注作臣謂楚王曰昔智伯之子孫欲伐
公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依猶又九域圖并州孟縣外城
俗名原仇山史樗里傳仇首漢志臨淮乃泗之連水羅氏路
史謂非智伯所伐者遺之大鐘載以黃車道也因隨入
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燬其鐘不桓公伐蔡也
代沉舟蓋公怒婦之未絕也蔡嫁之於下蔡號言伐楚

言也。以伐其實。襲蔡。無備。故曰襲。其不備。曰襲。今春

虎狼之目也。貪其兼有吞周之意。使擣里夷。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懼焉。以蔡衣由戚之戚。以二國為戚。以一月為戚。也

故使長兵在前。戈野強弩在後。名曰衛疾。為讓也。而實

囚之。下有也。字一本。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也

亡而憂大王。為楚。楚王乃悅。傳有

雍氏之役。年十五。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王三。韓徵

甲與粟於周。徵猶。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蘇代曰。何

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

都。屬上黨。水。注。伊水。運。亦。郵亭。又。志云。高都。舊城。在。秦

州伊闕縣北。京相。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以國事。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元。作。中。下。仲。字。省

國。秦。官。常。亦。有。諸。國。也。秦。也。相。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

楚。將。也。昭。屈。景。皆。楚。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罷。疲。同

之。族。姓。後。有。不。重。注。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罷。疲。同

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因。其。飢。攻。之。不

過一月。必接之。得。城。曰。接。物。然。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接。是。楚

病也。病。猶。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元

及。自。通。毋。煩。攻。字。義。粟。於。周。此。告。楚。病。也。告。以。昭

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接。公。中。曰。善

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

曰吾無微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也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符信也周官通達行者所掛也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通其使是公以微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曰善不微甲與粟於周而止止猶有也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紀有周君為東周正義雍於恭反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以齊為韓魏攻楚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秦此十七年也

韓慶此韓皆韓人皆自其國來也非本國人韓慶此非本國人皆自其國來也為西周謂

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紀葉以北二縣屬南陽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不更盛更猶虛實有時言不竊為君危之並言齊弱今韓魏君不如令敵邑也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但出攻也秦又無籍兵乞食勿示秦君臨函谷函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函也而無攻令散邑以君之情欲心所謂秦王昭曰薛公必補下有不字是破秦以張韓魏去音大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楚之東地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東國元作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楚懷王

儀誘楚王會秦秦得無功秦得秦得無功

無攻元作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

德齊齊出之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尊世世無患秦不

大弱無三國也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屬分

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節公曰善因令韓慶入

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

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補曰大事

無一演蘇氏云秦昭王楚懷王要之割地諸侯孰視

函谷而無交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以盡由此大議

三國攻秦反還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西周謂

魏王哀正此隊史按通鑑大事記頃王三十五年乃

策此當作襄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德元作德三國也

順從三國不攻秦而解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

楚彼且攻王之聚楚宋如魏之聚陽人聚之類以利元

宋利秦若為秦魏王懼令軍設會速東魏東還必

道周則無賓之故恐今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西周弗利夢餘作臣魏高注

餘下魯有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

為周字

和之為如字餘去聲

CENTRAL LIBRARY

縣魏亡一縣易亡地則多於焉得而獨所以為之者魏雖
然且盡包二周西東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過九鼎
為之周見前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河內修武注晉
京兆山陽秦有三川郡周紀三川震注江渭洛
注在晉山南河比故曰南陽鄭本在西都畿內咸林武
公得魏搶之地乃從其封是為新鄭咸林今華州鄭縣
新鄭今鄭州通以關周室者也秦長成率榮陽初置三
武王所謂車通以關周室者也秦長成率榮陽初置三
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南陽即注華公邑號方
在葉韓兼兩上漢并州郡并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
金投秦策藍田山三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上黨
章所言則上黨所趨險塞山形孤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
有羊腸此皆以所趨險塞山形孤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

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趙曰一本因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伊
二十二年正義云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
相對若關故謂之伊闕今洛南猶謂之龍門也諸本犀
當作犀進兵而攻周焉周最謂李兌趙司曰君不如禁秦
之攻周禁猶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也魏
無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勝則秦必多傷矣秦
欲元作待周之得得猶必不攻魏恐重秦若
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
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
媾又曰漢史媾講兩字常雜愚按媾講媾亦然今
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媾為交媾之義者字當從才

後放而全趙今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
此後放而全趙今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
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
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
魏故攻之按策文當作西魏王昭以上當受急辭之
意者有趙或韓兵也
考周韓魏共伐秦此時韓魏必和周君反且梁圍
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而樂之也
曰圍者蓄育鳥獸之所而樂之也
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而樂之也
而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

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為天子
世家使公孫喜率周魏伐秦也而設以國為王
伊闕是故無謀主此周魏也
而王無之扞也扞無為周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
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
魏之路絕而日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
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後云上黨無患言得併力
也魏王曰然則柰何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
小利謂温圍國小多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
憂其勢官不得游觀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
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與温圍周君得以為辭
父兄百姓卒之援而利元作利
圍以為樂得圍私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圍之利

歲八十金魏人貢其數周君得溫園其以事王者歲百

十金周許魏是上黨無慮周善事魏則趙而羸四

也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即世知致溫園於周君

也而許之成其志兼矣快雖能得園非君子所以事

君者也樂之為如字餘去声

犀武敗周使周足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曰左傳周

焉故主君之臣主君緇又秦重秦之而欲相者相得

惡臣於秦使事此欲代足所以必惡其而臣不能為使

臣願免而行以順彼得相不惡周於

矣君重秦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元作且輕秦

也公必不免雖不以免自請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

之事成元作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

補者且誅矣於秦也

蘇厲亦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

者原及商石屬西河初屬秦皆白起是攻用兵

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王璣

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

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其息養由基曰人皆

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其息養由基曰人皆

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其息養由基曰人皆

善我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
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去竹之支也蓋取其有左右附枝
右手發之道左手不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
知此射之道也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休鉤今從史撥弓
此時宜息也此鉤音古或鉤通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
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却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
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獲也一攻
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紀三十四年
射之射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杜所謂嵩山也

阮作吾吾音得楚將也將為楚王項屬悉於
周猶結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周太子音
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微
其言使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必多且歸楚此以問
其與得之器王必求之楚而吾得無効也得實未詳
得必載以歸王必罪之免固於難可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道以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
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為代若
諸如七處不一正曰東西周說見前史不曰蘇秦東

周洛陽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
人乎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東過洛納在鞏縣東洛邑此望有河韓魏必惡之楚齊
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出廣河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
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韓魏秦君雖
不欲與也與之道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或為周君謂魏王無考周紀
曰秦召周君將以使其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
河南河南即西周郊鄭考主封弟河南其名久矣周君
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為諷周君不入秦秦
必不敢越河越度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不如舉秦王之尊也昭因以
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
本依應史同徐注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
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
罪矣紀四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
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今見
惡也周地狹不足以利國而有攻天子之意天下以聲畏
惡名見畏惡於天下周無傷失而合天下於齊則
秦必東合於齊兵散於周嚴疲同故勸王攻周秦
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嚴疲同故勸王攻周秦

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與則令不橫行於周矣無橫行

紀有也

宮他周人注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

三晉時屬韓韓釐五年秦拔我宛蓋宛秦飢而死亡此

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

皆恃遠輕近而亡秦紀不能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

援宛鼓晉滅之其亡不經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

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都皆亡於齊也

二姓國三世楚滅之皆屬越陽國故陳蔡亡於楚陳淮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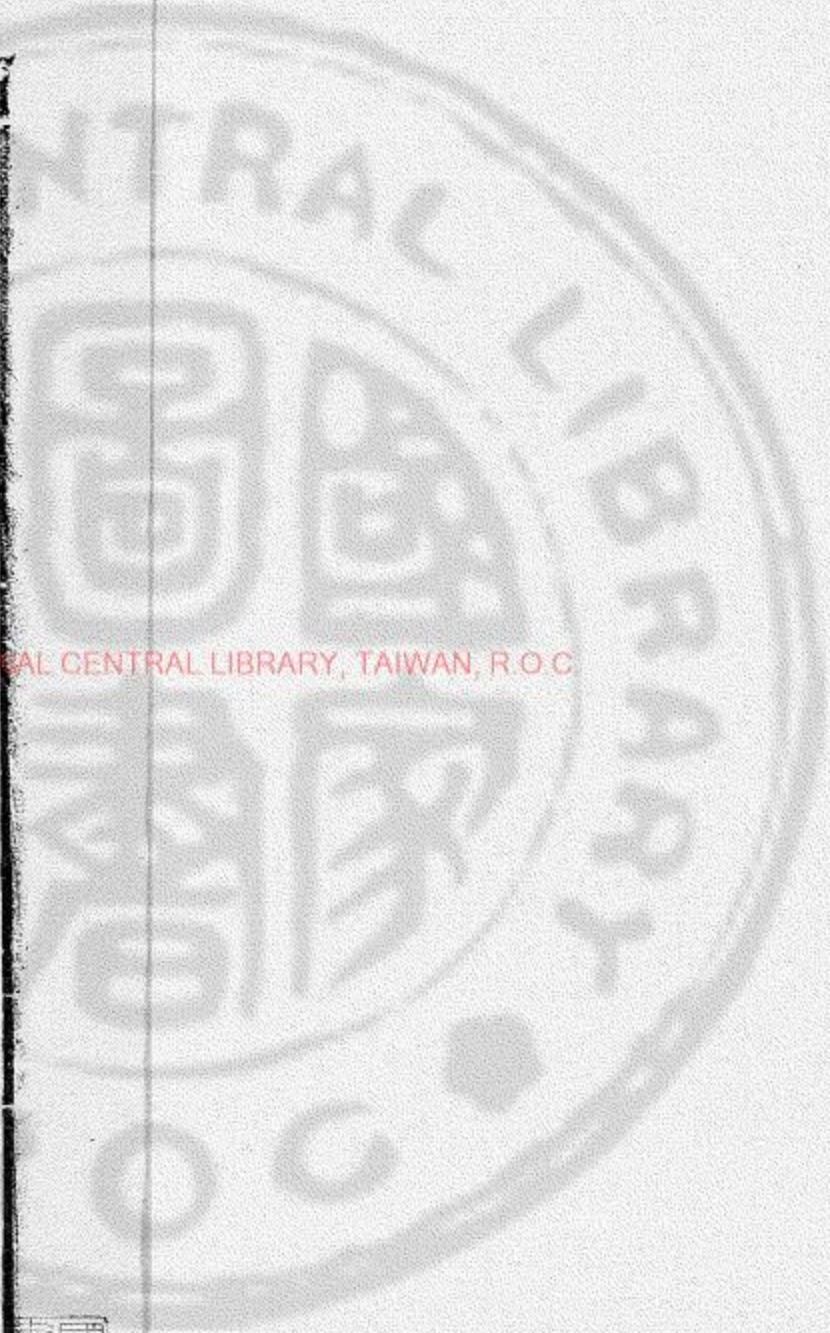
盈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此皆恃援國而輕

近敵也有援引也故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

如使周最元作早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

東周當從齊

政洛陽采邑在鞏
漢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子

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于同謚又紹西周武公

入年王報使武公武公報王臣也而徐注以為

為惠公之子蒧矣惠公之子自為東周君豈為

西周用邪西先亡至秦莊襄元無見徐廣

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傳薨他無見徐廣

周惠公卒子釐嗣二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

矣凡策所書豈得皆為惠公持事邪○報王非

蓋武公鮑引宋忠說誤已二人前素隱謂王非

無解報然憐愧故以為秦戰國相王周之王號

自若不聞其為秦敗損也王報使武公徐廣謂

即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臣周惠公封子於華為東周惠公實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
周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為一人可乎東西
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焉東周君敬奉王命而西
使不可乎又何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顏率曰

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云姚氏考春秋後語周顯王齊宣王也今曰夫秦之於

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

計與秦計不若歸之大國齊謂夫存危

計與秦計不若歸之大國齊謂夫存危

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後田臣思也

即後田臣思也

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

王勿憂臣請東解之解之謂解免之也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

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

涂之從同其路所從也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

寄徑於梁猶言道也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

鼎請之暉臺之下暉臺名曰暉故孟子少當作少

海之上九城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

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梁齊之途斷不可入梁亦對曰

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

云後語作其日久矣若入楚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章華之庭

徐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
非效也蓋鑄警耳音昆本國器也後文可懷挾提挈
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並喻其離然止於
齊者參流昔周之代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
之輓引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百人為師徒二千
者左傳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又百械器被
人為卒彼衆也此士卒師徒亦大繁言之耳百械器被
具械器之總名被具已備者稱此稱足此人所應用使
人械器之總名被具已備者稱此稱足此人所應用使
物稱是謂本已作械器稱此者彼此均等猶史言他
也今大玉縱有其人何治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
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實不與之而顏率曰不取

CENTRAL LIBRARY TAMPAN

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其
事云策首載此以為奇謀此特凡童之見爾疑必無是
強欲得鼎以見其無強不可以為無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報王七年也
三而峭絕天險池二穀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而此
據其茂傳文年表按宜陽在次宜陽之役五月而不
拔凡涉兩歲也通鑑大事記於報七周君謂周累曰
累大事記引趙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
城方八里材士十萬材士之者米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
萬景楚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相圖故救之秦必
無功對曰其茂下蔡人仕秦史作戊古字通羈族也韻

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戰而勝則無加焉秦王耻之臣故曰按君曰子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
笑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章許楚漢中楚惟而不進所說有秦私者竊謂此策上
既言秦之必按翠之不勝則死而又有秦私者竊謂此策上
陽意殊不類恐此勝有缺誤者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後
有秦字後字錄作按勸之避秦兵待秦既按然後進兵
乘其敵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賂以為利下文秦按
宜陽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又秦策楚畔秦而合於韓
句意以與此同然彼指翠未戰時言之備其後公進兵
秦恐公之乘其敵也而攻之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

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按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
遽効煮棗屬齊陰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
寶於韓而德東周德恩之也東周與西周戰韓按西周為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者
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下與可以
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齊明人
見楚策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人齊明謂
豈不可為齊人耶故大事記止云當時之辯士也
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今之為已求地於東
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則入矣

則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實不入楚韓楚韓欲

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西周寶出是我

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種謂西周不下水相宜溫西周君河上

東周患之蘇子非代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

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

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交宜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

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

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

何反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

金也慮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俟其

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哉據此策則西

顧其後奪哉大事能云其微如此其所爭

昭獻在陽翟屬楚昭獻相韓周君將令相國往與相

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

令陳封之楚此言曠昔之事陳向許令向公之魏楚韓

之遇也亦其主君令棄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

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

往言必君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

CENTRAL LIBRARY

秦史蘇厲韓史疑韓即韓正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

謂韓公叔韓公曰秦敢絕絕塞橫以渡而伐

韓者信於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

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不信周是韓不伐也秦伐

又謂秦王武曰韓強巨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

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

於秦也紀入年謂戰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

尊周故謂行詐免難所可所也下章次之無不出於

楚攻雍氏此亦周糧秦韓以米餉之時秦投韓周

張音楚王懷怒周周君患之或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

強而怒周周恐以以國合於所與之國則品勁王之

敵也勁強故王不如速解周恐之故恐之彼前得罪而

後得解必享事王矣蘇厲為周最謂蘇元作泰曰君不如令王謂蘇子

此時與蘇俱王其稱公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故必

怒蘇子特為之合於齊其怒最而及是君以合齊與強

楚吏產子特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

更字當作君若欲因最之事也與最同合魏趙此房本謀

最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秦欲合齊房為最故言

若不廢最之事則君

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一作赫將以觀秦之應趙宋

絕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焉

東方國即三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

宋敗三國此應則賣宋於三國此應二國也必國情輸

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一本則賣趙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

王韓魏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賣何不合周最兼相韓

魏皆視之不可離視示同一國同相最可見則秦趙必

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魏襄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

難難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助之助趙以兵趙不敢

戰戰先恐秦不已收也也其先令於齊秦趙爭齊

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助陰助而主無人焉無主其

不可王不去周最最時在魏欲之齊故合與收齊即

謂齊齊魏而以兵急之元作之急矣之急則伐齊無

因事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魏先因因言與

蓋其國無他事矣齊魏魏先因因言與

今不合與收齊而以秦兵之急則此齊齊下下言

謂周最曰魏王魏襄以國與先生以相相之之故主主齊齊

謂之士年長者貴合於秦以伐齊貴薛公文文故主主齊齊

謂之士年長者貴合於秦以伐齊貴薛公文文故主主齊齊

謂之士年長者貴合於秦以伐齊貴薛公文文故主主齊齊

謂之士年長者貴合於秦以伐齊貴薛公文文故主主齊齊

最嘗仕齊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立墓謂齊王田文
於兵也然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田文
文者背齊以起下文最謂其去齊田文
宋之而公獨修虛信魏有以善齊
信謂為茂行茂盛明群臣魏臣
此言最在魏示群臣以為齊王不數之此所謂不與伐
齊與去音許也產以忿強秦不與
不伐齊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
不能傷齊最之智略而有變傷
無變王遂伐之秦且秦為齊如也為去音言且為

累王之交於天下課者事相連及薛不可此言非王為
臣賜厚美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
齊秦王怒令然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入
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道寡人入齊則正與無通所
於天下矣散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無通所
章相首尾所謂散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無通所
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不足不能伐則上有
變謂秦伐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足不能伐則上有
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臣為齊累及下以為魏言之之
為齊之厚齊之說也且臣為齊累及下以為魏言之之
使魏惡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故
疑於魏是魏不為齊所累也圖為王為救之為去聲聲
餘如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
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金孟康云正義云秦以

謝十兩趙破法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
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請之曰謹請周之祭地
為崇神禍趙乃還之

杜赫荆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
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勝以
賂故譬之如張羅者獲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
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
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
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
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猶不

可也言不終窮或且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
於周顯王時也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矣赫字誤景翠
以楚權復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忌出奔實宣王時宣
策五國伐秦魏欲和蘇赫云云在楚懷王十一年當慎
轉三年自宣王二年至魏王三年為三十年自慎
三國監秦蘇赫七年注具前監字通此當乙年及周令
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監留其行進有人謂相國
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
秦王昭曰請為一王聽東方之虞所偵候之東三秦
必重公是公重周下存重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

重故有周齊重天而下重之也故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

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齊取已也取謂得

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取之矣今復取

失重國之交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自然重者上聲

重之去聲此章輕重齊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昌 且當 他亡西周以罪去之東

周蓋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 東周大喜西周大怒

馮驩元作且驩之省也猶遣作有齊依立故後唐且文

昌他 且當 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驩且使人

金與書間遺昌他以遺之問書 曰告昌他事可成

戒之不可成亟亡來也亟急事也且世自令身死則事

不亟來自取之也因使人告東周之賊使侯之

文明白注少火字以不必因使人告東周之賊使侯之

曰西北一侯 曰今又有姦人當入者矣侯得而獻於周得其

書 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入謀者昭

翦曰何也猶此字 西周甚憎東周元作

東周也常古通 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言

王楚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自計而以輕西周

惡之於楚其交故 昭翦死則楚亦因重西矣東

楚得之遽和東周昭翦死則楚亦因重西矣東

樂與之應尾如此其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乘昭十三年命魏

齊者言二子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

趙交惡秦欲合魏前章魏貴合秦以攻齊趙魏合為

齊也故云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也趨即趨促也魏策

如急此方之兵從隨之應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魏策

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則紀誤矣按呂禮相齊孟嘗君

隨後侯書勸秦伐齊而禮亡事當在齊威宋前六事記

齊首尾九年然解題亦據紀為該謂後六年齊來歸則未

改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也秦攻齊禮使之

相使之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魏此存義當同有矣

子因令周新周最居魏以共之與齊俱是天下制於子

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王而逐之謂呂禮相齊

逐之策文省而勝祝弗史作魏弗索隱謂兼得之一本

况聽祝弗人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齊合謂以齊

事秦曰注據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弗與禮重

省文爾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

矣弗與呂禮重矣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者曰史觀

重矣言齊與秦合則二人重於齊視有周字周作用

史語簡而勝上文秦字省尤可見

齊秦有之曰有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

趙交惡秦欲合魏前章魏貴合秦以攻齊趙魏合為

齊也故云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也趨即趨促也魏策

如急此方之兵從隨之應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魏策

周最入有案讓魏魏謂秦曰大國欲急兵則趨而
趨即趨也此語正同維時有後先而事理不異爾
魏在齊文乃勸秦伐齊呂禮亡其後齊城宋文乃奔魏且
文在齊豈敢召秦侯之兵哉召秦則亦文奔魏之後召
秦兵之收周最以為後行秦初最用之可圖後舉行猶
前乎曰當從史無為字後作厚行上下孟反最本厚且反
於齊今齊逐之故收最以厚其行上之信反也曰又禁
齊王之信齊前禮與秦合今與趙攻之信反也曰又禁
天下之率齊率猶從也謂從齊禮用則輕孟嘗二說皆通齊
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果猶決也走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
弗必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
則天下之兵集於齊齊弗必走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
禮不待言矣齊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孟嘗傳自
禮不待言矣齊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孟嘗傳自

以五正如弗乃祝弗名尤易知
而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

者欲取齊也秦得天下則伐秦秦得天下則伐秦

秦得天下則益強故能得天下秦得天下則益強故能得天下

矣尤明齊合則趙恐伐秦伐秦故急兵以示秦趙兵秦以

攻齊與之齊伐趙之播其實同理齊伐趙亦得趙故其

同必不處矣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注難通處義

詳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言天下必將歸秦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前相工師籍

恐客之傷已也傷猶數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辨

工師籍工師籍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辨

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謂工師籍非人也德義不愆何

之怡人周文君史書東周略其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惠

公別稱也訓也鴻免下字也烈也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

說也君有段闕之心亦不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訓

也忠臣令誹在已舉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

之見襄十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司空

工傳言子罕親執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

朴以行築者是也七市文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為門為中於宮中

凡七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

也女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樂於毀也此人皆毀之仲非

公之非寧自毀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

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魏謂此言掩君之

者於上不仁哉也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安於朝

以不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云云王衛尉曰秦故眾

庶成強言師籍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卒相

溫人之周溫時為西邑其母懷請之周不納並東客即

對曰主人也問曰客邪對曰姚云一本周不內闈其巷

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

子作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

莫非王士率士之濱莫非王臣小維北山詩也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

與天下合而謀秦以此疑周齊而又知趙之難子不取齊

人戰恐善秦既疑齊投又不齊下衍之合必先合

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墟公不如

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並端地趙之有已

得秦兵故趙地公東收寶於秦佐秦南取地於韓魏因

困韓魏故也徐為之東為借謀也則有合矣齊合則與

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雖而合其實最

時相齊慮有趙患段為最謀者後之蓋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貝令秦與強齊戰負循失也其失在

合字疑戰勝秦且也齊而封之使無多割割謂

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下多割則必戰此不

勝國大傷趙能无傷乎日日秦與齊戰不勝則秦必答

聽命於秦矣而不得不聽秦趙聽秦盡韓魏之上黨太

原魏地後西止元作止本引錢一西字姚秦之有已所秦之

者齊也已收齊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

亦見制復元作復復日日身身危趙也身謂殺是向

計之道也言非計此策是為

石行秦周人無考一作謂大梁造秦魯梁作良秦

起皆為之此蓋起也謂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

備南周辯智之士待之謂周君曰謂之君不如令辯智

之士為君爭於秦秦欲得甲周甲者爭此也既謹待之則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綴後即

係秦朱子以為未嘗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之也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經以七國並書而報王

道生衣而淳熙辛丑吳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戰國策秦卷第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

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

孝公獻公重今考其姓不申立國者各見本章以

衛鞅子之公孫也庶孽公亡魏入秦鞅事魏相公友座為庶子

公孫蓋因中庶子而後生此文恐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

屬弘農商州上洛之地又見後章注今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

令至行極猶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宗大族賞不私

親近法及太子惠王黥劓其傅墨漬其鞅曰法鞅曰法

不行自刑其傳公孫賈暮年之後道不拾遺



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華甲也以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

刻猶深也刻金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

起欲傳商君與之位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

頃商上臨也商君告歸懼誅商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

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今秦婦人嬰兒集韻女曰

前也釋名人始生日嬰嬰句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

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平聲更為巨也且夫商君

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時自商欲歸

秦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念之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昭王三十二年甲甲也十

蘇秦始將連橫文顯曰關東為從西為橫曰以利害曰從以威

勢相脅曰橫謂橫合關東之謂從大事記取說秦惠王曰大王之

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北有胡貉胡樓煩林胡

似代馬之用代州南有巫山在秦郡巫黔中之

限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

弘定為黔中郡後為武靈郡見後志東有殺函之固殺函

萬乘奮擊百萬奮擊者沃野千里沃言其蓄積饒多地

勢形便地勢與形此所謂天府言蓄聚之富天下之雄

國也物之雄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便馬者

兵法之教教猶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

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進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

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不可以誅罰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迎人不可以煩

大臣迎人心則行之今先生儼然矜華不遠千里而庭

教之廣庭願以異日異猶它也俟成順然後承教以

商鞅疾辨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

伐補遂國名詳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堯

伐驩兜書止言憂之豈當伐之而不服邪書放

下言五帝三三不能坐而致此故以戰績之此不過欲

後放舜伐三苗四名緇雲氏之後禹伐共工流之湯

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之為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

用也作內也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

使車轂擊馳轂輻所疾也相擊而馳言言語相結也

態後語注結音吉此占韻協也下文悉然天下為

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謂辨也諸侯亂惑

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民多偽態書

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之稠多也言有司文百姓不足

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集韻聊明言章理文章法理

謂辭之文章辭之理下句文辭兵甲愈起辯言僖服僖補

謂辭之文章辭之理下句文辭兵甲愈起辯言僖服僖補

日偉一戰攻不息繁縟文辭游說也

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

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

養死士之士綴甲厲兵集謀厲威也

也夫徒處而致利言無所為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

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績

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我躬執

也直亮反戰有支兵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

強於內論戰義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委

乘集諸侯人向誑敵國也制海內子元元之善善故

元稱臣諸侯則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嗣主皆繼

世者忽於至道皆惰於教明也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

也沈於辯溺於辭溺於辭謂為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黑出丁零國

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資貨去秦而歸贏滕楚陳宋

論通作贏騰緘也一本贏滕是累矣纏繞字通用

論追反易贏其角贏其瓶孔穎造云獨累纏繞也詩邪

愒在下注如今行滕即位所謂復也注履躄史虞卿

說下與履躄不倫而搭索又已言矣

躄注草履也負書擔囊從此說則上滕字當從中囊也

索無底囊有底

本集韻高注索囊通言形容枯槁面目

黑集韻黑黃色

黑集韻黑黃見魏策狀有

元作歸今歸作愧姓

高注

歸作愧姓

歸作愧姓

氏亦色歸至家妻不下紕機縷也不若嫂不為炊父母不

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喟大息也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

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箴數

十德藏也得大公陰符之謀廣志有陰符經陰符經

太公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猶擇練凍帛也取其

或研切之街或量其情讀書欲曉引錐自刺其股錐銳也血流至

廷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

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

燕燕為集開齊齊言切趙趙言切魏魏言切秦秦言切見說趙王謂於華屋

之下見說見而說也抵掌而談集論其趙王大說封為武

安君補曰武安趙受相印華車百乘錦繡車

純集韻四端曰純白璧補曰璧玉也黃金

萬鎰補曰鎰四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

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正曰

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

決於蘇秦之策決言用之不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

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夫

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

於勇式猶式於廟廟之內廟東西序廟以尊先祖人君

廟正曰文穎云廟殿下外屋廟師古云堂下周廟又

高屋也愚按此言宮與廟也廟堂字見徐樂梅福

廟向九數王逸注人君為政舉事告宗不式於四境之

外當秦之隆蘇秦時黃金萬鎰水後溢補此書為用

轉轂連騎日車之盛正炫熿於道也光耀山東之國從風

而服以尊也使趙太重侯尊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

門穴窟為門補日掘為穴楚策亦有桑戶椽樞之

士耳如椽椽也木椽木為之伏軾車前導街蓋猶頓街

也橫歷天下猶行也庭訟諸侯之主教云杜左右之口

杜猶天下莫之仇集韻四也正曰姚云劉作抗當也

將說楚土咸路迴洛陽南郡父母聞之清宮除道

張樂設飲張郊迎三十里郊迎於妻側目而視不

側耳而聽媮蛇行匍伏匍匐匍伏也四拜自跪而謝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

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策史畧月合

四年其所成就適足誇媮婦而志在趙肅侯十六年此

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媮婦而志在趙肅侯十六年此

歲因歸兄弟媮妹妻夫之事我曰按史秦此

以出揣摩乃求說周顯王弗信至說惠王弗用乃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虛聲恐之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東山補曰當之君從以欺秦

趙固負其衆恃負猶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

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索

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論

以不可一告諸侯意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墮城邑請

使武安子善我國家能美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

卿張儀魏人仕秦惠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

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正曰施

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別一人上既言武安子起而

不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寓下文李牧亦封武安君起而

相及補曰使諸侯使夫聲餘如字

CENTRAL LIBRARY, T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威王卒魏因喪取我陘山魏發六年伐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多弱字即若愚謂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

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

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襄正遇於境此下

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

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景鯉之秦與於遇楚王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

秦補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

為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

是以鯉與之遇也敵邑之於與遇善之如好於鯉

稱謂鯉與秦魏遇出以為善善之與之遇將以善齊

而絕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疑之而不與合也

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齊魏故齊

楚王補曰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下術使

景鯉曰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

楚以地贖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

更下術不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補曰鯉云是使

計也便猶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

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

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

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
有者又關曰二字古通用後策陳彭云又何重孤國即此文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
外結交以圖秦則社稷必危不知出臣秦王乃出之
來使之使去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
與魏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
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

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
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喪

地七百里時人秦和補曰正以與魏犀首公孫氏也陸
義云皮氏在絳州龍門西犀首晉人司馬馬
日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補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
為大良造則非官名而將軍補曰以犀首張儀並言何

為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
名也魏亦有軍武說又見戰勝
或姓王楚魏兵罷

敵同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北

無見年表十一年魏攻秦西河因殺之伐是歲秦取魏
皮氏明年入上郡于秦而西河濱洛之地盡皆楚攻死
後也

田華之為陳軫
二皆齊人也說在惠王曰臣恐王之

如郭若
郭今魏州西魏仲之封在岐東遷自此之上

之陽為南魏東魏所封也今鄭夫晉獻公欲伐郭而
單舟之僑存僑難之也荀息夫晉士曰周書有言美女破
名古若諫其事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

遂去因二年因而伐鄭遂破之又欲伐虜大陽河東而憚

宮之存荀息曰周書有言身破者夫周書美男破

教之惡宮之音宮之可以諫而不聽遂仁言其年不因而

伐虜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玉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

者楚也因其有自王之志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用兵

二字補曰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言楚使之韓

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且之推按儀初游楚楚相答之

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

之來必惡是二人惡言甘

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善

秦而善軫言楚善之補曰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王謂陳軫曰吾

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

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孝已愛其親

世紀啟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故

之而死補曰尸子云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

下也高也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

奔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求委國為臣夫

差將許之胥諫不聽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

宰諫讓之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售賣去者

良僕妾也良善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良婦也吾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張儀謂秦自楚來也日為輪楚張本

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也輸為也

告之以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

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

之請為子約車約繩束之正日高注具也對曰臣願之

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

之也補日一本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

策謂其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所籌度

楚與否之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詭相乎誘也

了反徒長者詈之詈罵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

以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

者詭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汝何為取長者

曰君彼人之邪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

人也以情論楚許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楚今

楚王憐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

當有情字國下輸楚元作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

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亦於軫出張儀入問王

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元作孰

孰熟通說文生熟字本但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
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
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
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
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
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補史後且見
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
以所州駿異也虎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譽皆當
於人心不若於正論周裝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群
者也秦為無道魯仲連不肯帝孔子順義不入彼
誠也秦之七已珍往來其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
辭也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
辭也給不詭於正猶為彼善於此且

十一年秦陳軫奔楚解題引策文自責僕妾以下
正歸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緣相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
不得復過矣相不過請謁事情情謂白也義渠君曰願聞之
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言亦燒也
以得其地曰中國為有事於秦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弊
輕言其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義渠君曰謹聞令命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陳軫謂秦王曰義
渠君變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秦王曰
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義渠君致
群臣而謀致之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

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張儀傳未有此策帛作伯地
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邪正義云懷州温
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趙救邯鄲時同戰孫封其
弟為李侯意者因此號李城事在後且懷是時諸國連
秦既攻五國渠因不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懷是時諸國
如秦之義渠非與諸國遇時也正義云秦之叢必大
五國之後忠非與諸國遇時也正義云秦之叢必大
儀去犀首聞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云且五國
伐秦事在惠文後七年次年魏因儀請成于秦乃復相
秦則此時儀未為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二年出相魏至
今在魏行不祖則儀必不去也故大事記謂伐秦之役
儀不能無疑豈儀去魏又謂行與義渠語其相魏之後蓋
亦不能無疑豈儀去魏又謂行與義渠語其相魏之後蓋
楚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旬如伐秦年表韓魏趙
楚燕五國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
互有不通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
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
而敗以故畧不書無記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歟

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細於此連書
之則細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
川塞轅補曰轅轅氏之口河南紀注轅轅氏險道屬
在轅氏東南索隱當屯留之道當屬上黨補曰正義云
云轅氏東南索隱當屯留之道當屬上黨補曰正義云
陽也魏絕南陽秦使楚臨南鄭亦河秦攻新城宜陽新
道也魏絕南陽秦使楚臨南鄭亦河秦攻新城宜陽新
大韓會新補曰左傳信六年注新義云在洛州伊闕
新會新補曰左傳信六年注新義云在洛州伊闕
北策以宜陽並言地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
必連近當是伊闕爾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
謂二周主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按圖藉土地之國人挾天子以令天下號令指天下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

救名補曰一本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得其地不足以

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

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顧還視也去王業

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趨

力也曰務專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

備三者於國如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

之亂以秦攻之避如使對使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

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正曰左傳隱元年

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

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於巴蜀諸侯不以為

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而又有禁暴正

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背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

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

天下皆有尊周之志正曰史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新

亭同按下文云此臣所謂危是也今無矣言雖以欲字

為句亦奇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齊曰

齊字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

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也并並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解免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

秦兵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

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

附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後九年謂前十年前而表在

之而取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補曰秦紀與

表合○按其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

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水經云秦

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云

蜀王伐首侯首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

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此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閭嘉其

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

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

車并幣言并幣非一也臣請試之不自必張儀商見楚

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大猶唯儀之所

甚願為臣者往相楚是也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

憎者亦無大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

無大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

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聽事猶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

王獻商於之地楚記注在今順陽郡南鄉水二縣方

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齊弱則必為王元作

矣楚役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楚因絕齊得報

役矣楚役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楚因絕齊得報

CENTRAL LIBRARY

也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
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群臣聞見者畢賀畢猶盡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不賀楚王
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
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
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
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
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
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
言儀必受欺於張儀王必悔之悔猶是西生秦患北絕

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
口無言集韻彌止也通作弭以待吾事軫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
其死秦宜哉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還又重絕之張儀
反總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
於秦張儀至前反而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
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
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抽度為廣直為從使者曰臣聞六
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安得
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
臣可以言乎高注烈王使弭王曰可矣軫曰伐秦

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於時者有聞與之伐齊是我

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楚國不

尚全事不尚尚也言無所喪王今已絕齊而責款

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元作固固史作國必大

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遂舉兵伐

秦使屈句將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為

也楚邑故楚之士壞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集論

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以過猶誤懷十六年有此十

也楚之無忌將懼其非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

中其計也哉其遇云然秦攻齊策中申言不義

齊本與國宜割地致幣申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辯讀論見前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

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請於秦高寡人

不依使高不能親國事也射親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

齊楚相伐韓軫傳言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

可以忠為子王計王懷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

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病人故使人

問之楚王曰使問王使者還誠病乎意亦思乎吳左右曰臣又

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

終欲安字按姚誠思則將吳吟今吳人今軫將為玉吳
亦作不知是今吳人今軫將為玉吳
吟言不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今吳人今軫將為玉吳
同諍爭通下與人而鬪管葉子將刺之傷也今有兩虎今吳人
引策作館字逆子管與止之曰虎者疾蟲疾猶人者其
以併制今兩虎今吳人諍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
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
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敗王起兵救
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今詳齊王言為子
今軫言無伐楚亦計聽知覆逆者今詳齊王言為子
所以忠為主也今詳齊王言為子計聽知覆逆者今詳齊王言為子
即下文二道即下文文木今詳齊王言為子計聽知覆逆者今詳齊王言為子

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發矢喻事計失而聽過能有國
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一二言反覆計聽無失
本末者難惑軫傳有無計聽下計失而聽過能有國
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言反覆計聽無失
末者不可紛以辭軫為楚嫌於秦而勸秦伐齊楚之
散豈所以忠為主哉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
十二年韓舉趙護帥師與魏戰敗魏夫楚絕齊時遠其
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甚明竊意楚已遣人解齊
軫之備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於辭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雋謂公孫衍曰不如
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李雋韓人於韓起樗里子
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
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報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

魏不反秦兵謂敗而張子不反秦謂秦以秦魏若反秦

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謂秦疑張子不去秦

去猶捨也儀雖為張子必高子謂秦疑張子不去秦

魏猶有得秦之心張子必高子謂秦疑張子不去秦

亦必高茂之誼高茂之忠張儀之殘樗里疾也謂儀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

之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謂於秦張子謂秦王曰

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是國交也謂兩國今身在楚

疾之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謂於秦王聞其言謂疾之言曰王

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

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為然之為如張儀欲以漢中與楚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謂請當

漢中蠹蠹木中蟲也種樹不斲者其非人必害之家有

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元元本傷本有斲斲

當不種樹不斲則傷木家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

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言不天下有變謂王

割漢中以楚和謂一無為字此作以楚和楚必

畔天下而與王畔猶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

何以市楚也

補魏 本此下有文 **謂魏冉曰** 楚人傳言其用事

王時此時冉發也 **公聞東方之語乎** 東山曰弗聞也曰

楚魏恐其合也 **辛張湯厚澤** 多難通此類亦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澤

又不云母 **說魏王** 哀國薛公嬰公叔也曰臣戰與楚

主契國 告馬契言以國為約且以與王約王必無患

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 持項也言欲請誅然而臣有

患也 患楚與秦合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

患也 患楚與秦合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

臣之主事 三人之辭非說也此臣之所甚

患也 此下乃說 **今公東而因言於楚也** 公謂舟東東之楚

是令張儀之言為禹 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以此

而務敗公之事也 三國是儀之說必

如反公國 秦謂德楚而不之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

何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 請以號三國以自

信也 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

得於薛公者 行也也 **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薛公所

者非為之請而得則儀重冉儀時相魏為儀請

醫扁鵲 盧人字越人 **盧** 少徐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

無少徐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

名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此亦本高注石病日死所以刺也補曰劉本有曰字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二十年矣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其茂曰寡人欲重通三川以闢周室關窺同

周室路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志不止策而寡人死不朽乎史作矣其茂此到曰請之魏約伐

韓王令向壽宣太后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

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

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窮息壤

於中央言息壤湮洪水之州而柳子厚其茂至王問其言故勿攻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武積之久矣財賦名爲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久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采郡十五縣者是也魏懷後方孝公商鞅時郡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今王倍數險行數千

里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

兼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庸國今房州竹山縣漢中

也要地天下不以為王魏文侯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云一名中

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誅書一箴樂羊

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

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公孫子謂皆本諸公子挾

韓而議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元作

後之怨也故明公仲名此書後或名別或名後又言韓後

馮徐廣云即公仲後大事記韓後又有補明韓後馮明音

混而後明朋位當各存舊文見各條昔者曾子處齊魯邑屬費人

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姑如有頃焉人

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

曾參殺人其母投杼投杼者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

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其則慈母不能信也今

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

臣者疑王之不適三同適帝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

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

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季之玉

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

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

宜陽之役役猶成後也西章秦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

楚棄吾敵國必危矣不許楚漢中以權之楚懼

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

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

王曰王逐亡臣許為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

王飛謂此策可以無此地後鄭樵王親受商於之欺而

甘茂攻宜陽二鼓之而卒上猶前秦之右將

於會故也

有尉軍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

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鈞今攻宜陽而不拔

公孫衍擣里疾控我於內控推也而公元作

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

是也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示

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本鼓之一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

內攻於擣里疾公孫衍二人而外與韓元作後

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

元作後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博里疾公孫衍無事也不得秦

衆盡傷死怨之深矣使持久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其茂曰楚雖合韓

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約也楚

韓後言韓楚必相御也齊制也二國雖合楚言

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巳而其於秦不

然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無人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

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元作即引市者是其茂也顯

策李離云云顯乃秦攻西

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

韓策韓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揚達作揚

今韓策注文高注此章無作健字者豈別本有之而

又有公孫顯公孫顯其云顯與顯與顯顯與顯顯與

秦王謂其茂曰楚定來使者多健言其與寡人爭辭寡

人數窮焉為之奈何其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

來使者字疑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議需

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

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

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周之問假

語將置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

聞之於道甘茂之吏道而聞之

作道云道甘茂之吏道而聞之

境內盡知之甘茂之吏道而聞之

入見王曰王何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

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開之對曰犀首

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逐行也日告人

姚木有之字告

其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凡屈皆楚人楚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林林林字通於楚林則楚耳而不使魏制和制謂楚

必曰以常魏之秦鬻魏鬻賣地如賣友云

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

魏制和必說絕句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楚割地與秦時

地未入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

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也勝而不驕

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今王廣德魏趙

大施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為

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臣慮之而不取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

始何以知其然也終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

行范吉射中行晉陽晉陽屬太原故許唐國龍山龍山在山西

北龍山在山西晉陽晉陽屬太原故許唐國卒為三家笑趙魏韓

韓也韓宣惠王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晉出公十七年大事記晉出公十七年

七年晉荀瑶與趙韓魏氏分范中行之地交攻出公十七年

亦山名事勝齊於艾陵艾陵艾陵在徐州吳王夫差夫差棲越於會稽

黃池之遇陳留外黃注縣有黃溝又魏內黃注吳會諸

年杜注陳留外黃注縣有黃溝又魏內黃注吳會諸黃池黃池在徐州

亦相與封血珠遠當以杜注為正路濟黃滿者無禮於

朱哀其大夫四年吳以伐宋遂與與當當作

勾踐會死二年梁君王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

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在河內馬陽南魏記惠王

不見齊楚久朝天子事年表二十九年後子死子太

敗我馬陵中身布冠自居也而拘於秦高注太子見

拘執於秦而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

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隴注

揚有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陽注

國使取黃棘秦紀懷王與昭王盟于黃棘皆而韓

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也即上文能終之說則

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

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濟水在溫西北此言中國

縣王屋山伏流至孟州濟源縣出二源合流至溫入河

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

里適足為此言末路之難命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

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猶非楚受兵必秦也驕

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

齊王無此字姚本四國之兵敵燕楚韓魏韓魏韓魏而

未能復戰也故曰先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國言四

國能故曰先齊宋者代秦此言魏韓得之齊

知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以銷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

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

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楚秦必為天下笑矣魏謂此策孟

其不名曰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五伯

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之業五伯不足六孟子而

有是言故驕者必敗亦論之常其言先得齊宋以下是

乃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力服人而已豈可與孟子

同日語哉曰江之當大之為去聲夫上駟

秦王與中期秦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

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中期適遇明君故

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謂日中期

弑王母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王九年乙卯

其茂亡秦茂傳昭元年擊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也代

太子質於齊將適秦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室在蘇子曰不聞

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

之遣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汝無燭故常

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

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

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肯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

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

秦王曰其茂賢人非恒上也恒常其居秦累世重矣事

惠武昭自穀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

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

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擊通程持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

置之鬼谷扶風有鬼谷云鬼谷在陽城後則

列伯莊云在閩內雲陽皆不明按魏引後語終身勿出

注魏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魏谷大非終身勿出

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不為茂游說也也天下何從圖秦上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

也於齊相迎之其茂辭不往蘇秦云

按史偽為之王曰其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

齊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

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

不啻必不德王彼以其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

國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入命之命

齊女徐吾與鄰婦合燭夜績時亦相類史

獻則戎游謂公孫消秦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

有功伐戰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不善公也元作

同辛辛下我者太后之所親也發侯傳后同父弟

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公何不以秦楚

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楚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

用資之必為楚是辛辛我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

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紀此九年也秦與齊韓共攻秦王

謂樓緩趙人見穰侯傳此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

河東而講大河之東非地名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

元作勉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

王何不召公子元作池池而問之且當從本他而問焉

王召公子池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

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玉必曰惜矣失其地

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

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大事記山

南故曰諸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

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字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

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斷也卒使公子也池以三城

講於三國補此三字宜之兵乃退對以時相

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矣補日

之不自言也薛公以兩海言皆其主之術也周策補日

為西周說薛公以兩海言皆其主之術也周策補日

齊事出見薛公以為和薛公從之會公了地來周策補日

九年下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事在年表秦昭

即此年事誤分也通鑑綱目通以為接緩公子地之對

薛公田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取也

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亂此時文未相以濟天

魏其言為魏意親之失自曰失考韓並見周策

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是

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矣其難君必深齊

免於欲得陶急故下章曰攻齊不成陶為鄰恤然齊未

秦得天下則伐齊深文君不如勸秦王令敵邑薛也

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

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再

齊與晉敵邑薛魏文舊封而屬齊而不能支秦魏得

必害之而魏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採

晉以為重也補日姚本據晉是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

CENTRAL LIBRARY AT N. R. O.

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禮收齊

之功遂也禮為有功於秦子必大窮矣

秦必用之并相齊秦也謂秦王曰向欲以齊

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謂大梁

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

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多得地齊畏則向之攻宋

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燕趙交於秦王何惡向之攻宋乎

思皆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言秦自知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攻宋之利故不言

宋罪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須殘

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特已字有術

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

齊之怒深殘伐宋云云凡兩見彼信為秦陽君定封

謂魏冉曰楚破秦補曰秦下不能與齊懸衡矣懸

輕重等也此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累有戰

云積往來而齊之德新加加於與與齊字齊秦交

爭韓魏補魏東聽謂聽齊魏東則秦伐矣

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屬楚之夷又方千

里南有符離之塞屬北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為

鮑說非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權懸宋衛言較其宋衛

CENTRAL LIBRARY

乃當阿甄耳莊十三年阿今齊北東阿齊之阿邑也
國如齊邑爾屬濟陰利有千里者二謂齊楚富擅
越隸越句時國隸禮之秋官肆隸征伐所獲時編也
言楚秦烏能與齊懸衡韓上權懸宋衛為比一本當與
之強韓魏者是交分字上或支分方城膏腴之地取之細故
缺楚字如此義及指通支分方城膏腴之地取之細故
肥也言肥以薄鄭西都咸林鄭舊封法方城速新
沃如之宗陽是時已為韓兵休復起足少傷秦不必待齊
策先言鄭者韓也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二年此二十一
五國罷成阜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二年此二十一
地志云成阜亦名左傳所謂巖邑也正義引秦王欲
為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為韓人此求相韓魏韓魏弗聽

秦太后宣為魏冉冉由后弟時主五國之成謂秦王曰
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
能翕其心乎翕猶收也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
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其在齊
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
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
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
而共攻秦雖有此六十六字藍田屬京豈難得哉
使薛公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

言三國既舍楚攻蓋田秦近邑也尚可沉於楚之故地蓋田秦近邑也尚可

以漢中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秦田可得也

去三國攻楚史不書去三國攻楚史不書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去三國攻楚史不書

之也言秦此一說也之也言秦此一說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之也言秦此一說也

自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自秦為知之必不救也

而攻楚也言絕其地難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而攻楚也言絕其地

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

秦秦遂不敢出兵大秦秦遂不敢出兵大

公事以其事不公事以其事不

應馬齊若魏然附之應馬齊若魏然附之

持事鮑不見脫簡文故其說妄認而次之持事鮑不見脫簡文故其說妄認而次之

齊公入魏而出齊女齊公入魏而出齊女

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

也言負屬以母已言負屬以母

已言負屬以母已言負屬以母

魏與佐也魏與佐也

魏殺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魏殺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毋曰和不成魏地也此二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不

疾到言魏公起也此蓋公起也此蓋不公起也此蓋不

山之事魏侯傳魏青秦與齊從魏秦使讓侯攻趙

山之事魏侯傳魏青秦與齊從魏秦使讓侯攻趙

山之事魏侯傳魏青秦與齊從魏秦使讓侯攻趙

山之事魏侯傳魏青秦與齊從魏秦使讓侯攻趙

屬河南此時屬齊正曰此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

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故邑而納順子

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不斥王故秦王使公子他之趙

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背不可信恃大國

不義趙以齊倍以告故邑告以而賜之三社之地邑皆

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

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依之者備日宜依者

必之故邑之王然王哀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

必之故邑之王然王哀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

必之故邑之王然王哀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

必之故邑之王然王哀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

CENTRAL LIBRARY

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自肯秦百敗秦不為不信不為
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也此二十七年敗不利
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故晉齊破趙亦破
而後制晉楚之勝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罷廢
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羸也夫漢史作秦王
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服人今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
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
不趨秦而與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
同患故趨晉楚

舉兵而為之頓劔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則
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補也初以齊破
秦為之頓劔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
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魏以東到乾河在取魏
取韓安邑魏地按魏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魏
又魏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一年也索隱云韓故地善
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
言可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
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有
穰侯侯不行引兵而歸為齊為之之為使臣之使兩走字並去聲

CENTRAL LIB

秦客卿造造其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陶今齊陰定
陶國見趙策說藉君天下借以制天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
為萬乘國大長小國以朝天子率以朝天下必聽五
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憂而莫之擄也國無可
恃言攻齊不成則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
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
時非人所能為時至而失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過堯也不得
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
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得時之利因
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王之耻惠王切成昭

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惠王字疑有
誤且不當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謂
燕詩云樹德莫如滋滋益除害莫如盡逸詩秦誓
務盡姓本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
八年燕代為齊說燕曾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功故
有樂毅臨淄之役齊宣二十七年注讓子之下宣
云於吳燕亂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
元作以非字通屬上句下文兩有此此時也成君之
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併而從齊齊趙元作趙合
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謂以誅於燕使燕相後雖悔
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元作借作從下文可

證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

河南亦河之南非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

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乘之為去聲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

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

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

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

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鴦

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云此段首

有缺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

語補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自說秦王曰四

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

說秦王曰後按史此春中君未封時書在學善邪物至而

反至猶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累暴是也今大

國之地半天下有二番邠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

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文王惠文王武元作莊王秦按史

楚項襄王歌乃上書說秦昭王則史與王之身三世而

不接地於齊不與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今王使成橋秦

補日劉伯莊守事於韓待猶成橋已元作以比入

燕使燕入朝於秦補日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

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王

為是新序同此言韓入地下言取魏地也

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補曰是本大梁之門

舉河內壽司隸正曰正義云即懷州也在按燕酸棗

人燕南燕北又蘇東郡酸棗屬陳留徐注始皇五年取酸

棗魏地也張義人史作索注燕縣有桃城魏城正義云謂酸棗今相州

所理大車記解始皇紀引正義云姚虛在濮州雷澤縣

高注地不同按楚燕之兵補曰史作魏之兵意此上言

以來援之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散也語注魏之兵翔注布翅也

按翔有高超貌漢書言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無休甲

首垣今河東蒲坂注故魏地書按我垣蒲陽街而張巖說

魏士秦擢卷又在西陽有杜衡垣元作恒河東有首山

垣云行在河南與卷近長垣正義云屬鄭州恒本開

垣以臨仁兵臨之平江元作兵補曰當從小黃濟陽嬰

城地並屬陳留嬰稱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補曰按燕

城在曹州考城魏東注在白馬城在曹州宛胸縣西南大

事魏南十里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而魏氏

服矣王又割濮周注在江之南楚磨之北後志當

荆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齊所造正曰江漢南之漢乃

可見磨即南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若也

樂毅在信都地邑並無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通籍焉

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敵也
也王之威亦憚矣補曰憚史作單是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高注肥若厚地也則此
疑守成史誠一作地新方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
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元作恃村補曰甲
兵之強元作壹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不守字義明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未濟注小川雖齊
而無餘力將焉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
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補曰榆次晉地

隱云敗於榆次正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散也
義云屬并州補曰千隧吳地蘇秦春中傳並注道應注千隧在臨豈
此耶蓋或越王逐北至是正曰正義云出萬安山西南
一里太湖西夫差自到處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作
設補曰姚云利於前沒猶而易補曰易音亦前之患於
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補曰艾
州博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禮揚州其川二江浦水
書蔡傳黃江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
日矣其日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今
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
考下文宜有韓字補曰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補曰取下有

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

武之大者遠安定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付亦度也

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

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而實欺

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而有累世之怨

焉夫補曰姚本之怨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

百世矣補曰百世史亦將十世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

劉腹折頤領首身分離暴骨草澤也頭顱僵仆顛首

傾也相望於境公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虜為虜鬼

神狐祥狐之為祥者正曰史狐傷是存作漢無所食

無人為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女為疾

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

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也王將藉路於仇

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友也是王以兵資

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補曰一本隨陽右壤

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洽應應補曰本

隱云楚都陳隨山右壤蓋在隨此皆廣川大水山林

之西今鄧州之山多山林者是也

谿谷不食之地土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

無得地之實也

無史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文故不及秦楚之

兵補補曰史之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國楚方

與方與山陵公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國

宋齊人南面泗北必舉輪注泗水入淮魯國泗水

魯國下縣挑地南過彭城又東泗水入淮泗水此皆平

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也

攻之兵勢王砥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勤齊補曰

無所分也王砥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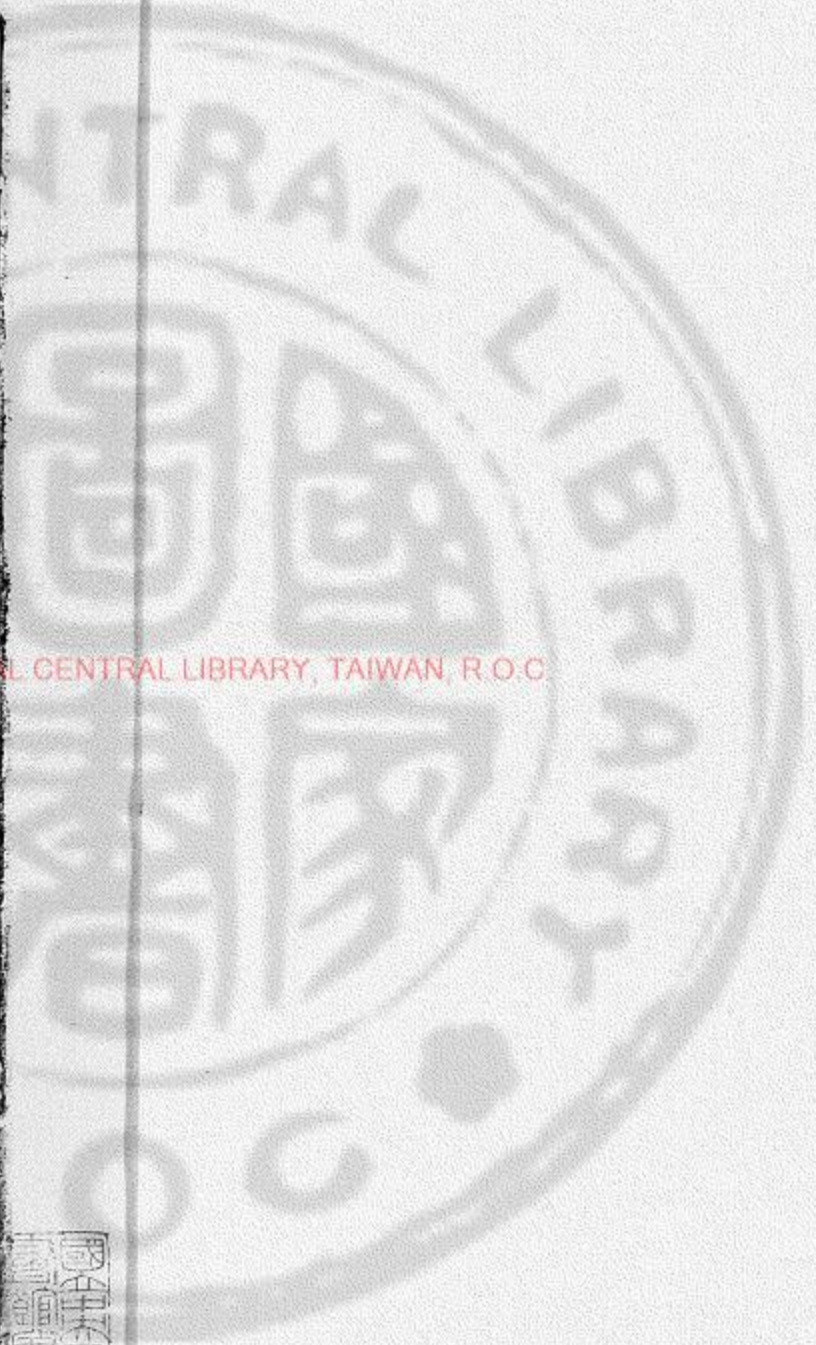
楚史新亭同古東負海與地比海河而無後患天下

齊南以泗為培齊魏得地利保保而詳事不更治

之國莫強於前齊保保而詳事不更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目不吏姚本下吏是詳其事以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

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禁制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

衆其華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也注馮之

同姓本一舉詛令韓魏魏歸為帝之重於齊言齊韓魏

尤甚也皆歸而齊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

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不作為臨以韓韓必受首

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如帶韓

必為關中之侯比之若王以十萬補是新序同

成元作成是新序作伐鄭梁氏寒心戰懼許鄆陵並屬

嬰城上蔡召陵並屬不往來也韓魏不通新序同從此

則上以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一萬

乘之主注地於齊元作齊當齊之右壤可拱手而

取也拱是王之地一元作任經是兩海東南

云西海要絕天下也中是燕趙無齊楚補

宜從史疊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

齊楚持切也史直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

矣言代之春中傳有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

之車平聲音代方與

段產秦謂新城君韓二年曰夫齊行者能無為

而石能令狗無吠巴今區而中即而中即而中即

通作郎不謂郎為郎中令泰官郎乃其屬北汪在能

郎中令下非郎職也大事記謂是時郎中職已親近能

無議君於五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元

韓策魏昭策白圭

語同見下

段千越人凡段千皆魏人今在秦後邑千因邑氏

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馬良趙簡子御駕云取千里

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與王良

然其弟子非必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然王良弟子

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然王良弟子

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

太叔子曰言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繆索

言服馬豈驂邪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繆索

馬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

馬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

馬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

馬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

馬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

馬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

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不

釋塞者言障之於下不備是繼牽長也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

唯得而聞之於用已皆不見詳戎章為議已者言秦亦無明微當從舊

去難范子名唯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平因王稽秦謂者今

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有功者不得

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

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備若將

弗行則久留臣無元非為也語曰人主非云後

為

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

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集論樞所木鑽要

不足以待斧鉞斧鉞亦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嘗亦雖

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

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知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臣聞

耶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知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臣聞

周有砥石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下和之璞此

四寶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別之而為天下名器然

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厚言使臣聞善厚

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天下有明

主則諸侯不得禮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凋傷也榮

草華也

之厚重彼有擅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

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

弗能改已唯云聖王明於成敗之事而以疑則少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圖於王心耶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亡元作已其言臣者亡其猶得亡將賤而

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臣絕句願云按自非然者

即策非若是也臣願策則臣之義願少賜游觀之閒

也望見足下下不斥人而指其足也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

因謝王稽說且謝其故見之意姚云一小無說字史同

使人持車召之唯傳有寡人宜以身受令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謂范雎一本寡人宜以身受令

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蓋修李帛之怨大事記

傳秦昭王時義渠成王與宣太后寡人目自請太后今

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聞然不敏肉猶傷

自傷其見敬執賓主之礼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

遍下見賢無不変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宮

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以為教之

范雎曰唯唯有間也孟予為問如字秦王復請范雎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之厚重彼有擅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

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

弗能改已唯云聖王明於成敗之事而以疑則少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圖於王心耶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亡元作已其言臣者亡其猶得亡將賤而

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臣絕句願云按自非然者

范曄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
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北渭水之陽詩在成陽之地補曰正義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鄠道元云補溪中有茲泉小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九谷北疏十一里注于渭
若是者交疏也補曰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補曰
無南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後猶在也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

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音類惡疾也補曰豫讓傳以漆塗身令若癩然者多患瘡腫若類然然以漆塗身令若癩然古多借近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貧而死為獲之力而死秦紀烏力自然自孟子時稱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育皆之則其以力聞久矣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千鈞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闕楚闕名補曰後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補曰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補曰乞食於吳市

胥傳在丹 卒吳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

與高士傳楚人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與漆身而為狂無益於殷楚

賓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補於時猶為之今為而

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唯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

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心而身廢也廢也是以杜口

裹足莫肯即秦耳即就也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威新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非大臣也終

身聞惑無與照新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

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

而秦治資於生也秦主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

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失以寡人恩先生恩

同亂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

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

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

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

谷口文紀注在云陽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隴蜀隴西

戰車千乘奮擊百万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

諸侯譬若施韓盧韓有大名而逐鶩兔也鶩言其

補 本施作 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 **補** 史闕

引 李善 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

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

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

於秦臣意王之計 **以** 意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失

義 **義** 宜也 **已** 少出師 **而** 今見與國之不可親 **與** 韓魏越人

之國而攻可乎 **疏** 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 **閱** 二十三年

有功 **戰** 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 **辟** 拓也 **膚** 寸之地無

得者 **集** 韻 削手曰扶 **通** 作 **宣** 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

諸侯見齊之罷露 **罷** 露 同 **君** 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

魏 昭十二年與 **秦** 主辱軍破 **四** 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

伐楚而肥韓魏 **也** 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不

如遠交而近攻 **遠** 交近攻 **秦** 卒用 **得** 寸則王之寸

得尺亦王之尺也 **今** 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 **且** 昔者 **四**

山 元作 **山** 中 **當** 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 **武** 陵二

功成名立利 **附** **今** 從史則從史 **作** 焉 **天下** 莫能

害 **此** 言近 **今** 韓魏 **中國** 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往** 所由

王若欲霸必親 **中國** 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 **趙** 強則

楚附楚強則趙附 **言** 雖不能兼 **附** 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

卑辭重幣以事秦 **齊** 附而韓魏可虛也 **可** 使為 **王** 曰寡

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
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
而伐之之既謂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
上何適從乎若魏者豈誠上某次之其可也於是舉兵
而攻邢立正義云漢置平阜縣在懷州武德縣也邢
立夏取邢立而魏請附曰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
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
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一旬王曰寡人欲收韓
南則成皇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
此山晉陽也

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衍
宜一本係秦史同魏
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魏
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
宜陽說亦在拔邢立前則此邢立拔要終言之也
大事記秦昭王三十六年范睢為客卿三十九年拔
兩節策附載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取南陽絕
太行道皆行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族屬後為相
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處論文
也韓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
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弟華陽
云華陽身名在洛州洛陽縣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杜
注新成洛也故城又魏新成君涇陽州縣高陵屬京

光。四貴者。續侯。漢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斷
無諱。下有高陵。楚。不諱。一句。象下文。出高陵。則此有
缺文。又。夫。涇陽。下。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也。
云。曾。有。華。陽。字。史。同。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也。
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
顧。王。也。讓。侯。出。使。不。報。王。報。也。言。不。白。涇。陽。華。陽。擊
斷。無。諱。諱。言。不。過。也。無。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
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讓
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其。地。剖。符。於。天。下。分。符
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沓。相。合。謂。符。長。六。寸
說。文。符。也。漢。文。制。云。郡。國。守。相。為。銅。沓。符。竹。使。符。索。隱
云。漢。書。儀。制。上。大。裂。而。言。謂。檀。封。爵。也。征。敵。伐。國。莫。敢
發。此。則。符。承。上。大。裂。而。言。謂。檀。封。爵。也。征。敵。伐。國。莫。敢

不。德。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謂。諸。侯
所。制。謂。曰。下。章。利。書。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謂。諸。侯
國。之。幣。帛。云。云。恐。守。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
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謂。摧。之。曰。披
其。枝。者。傷。其。心。詩。逸。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中。之。也。曰
非。必。逸。詩。古。尊。其。臣。者。卑。其。王。淳。齒。齊。因。相。之。管。齊
有。此。語。爾。縮。閃。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集
之。權。管。猶。管。維。之。縮。閃。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集
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閔。李。兌。用。趙。滅。食。主。父。滅。主。父。曰
而。餓。死。趙。惠。文。今。秦。太。后。讓。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涇。陽
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淳。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
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

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此四十年秦穰侯相也

明年太后穰侯免相而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言上穰侯相國非實之穰侯相國也

下穰侯相國穰侯相國也

別名穰侯穰侯相國也

唯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

父上及太后下唯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切秦王曰

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上之

深術也史所謂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傾仰與

則未而然也唯左右多竊聽者唯恐故爾

穰侯謂昭王曰應為太后養也

又作大城按括地志之應卿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

侯夫養地以封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

大后養地以封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

亦聞恒思地有神叢靈托之

索隱云高誘注云神之叢叢也今高注本缺恒思有

悍少年請與叢叢若十其六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

以神靈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叢

借我神靈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叢

神三日叢叢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

國者王之叢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

CENTRAL LIBRARY

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

王亦用之。不辨瓢為器則已。無猶等也謂辨瓢為器國

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

大者危其國。臣強者者其主。且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讓

表歲不不滿百。猶計至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

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

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

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挾。挾言治政不亂不逸。

昔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者

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

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

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

及涇陽。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何我我

無此字。姓云劉本王果愛三分之一也。居謂人君生事之所嚴

秦昭主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

曰。今之知耳。魏人姓魏有知如魏齊相孰與孟嘗孰

相。芒郊之賢。魏人姓魏有知如魏齊相孰與孟嘗孰

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秦寡人何也。今以無

能之如耳魏齊帥韓魏以攻秦其無宗寡人何亦明

矣 右皆曰 本此下有左 中期 武王時已出此人至 堆

子 唯 期 史 作 旗 說 此 甲 旗 史 馮 琴 索 隱 引 後 語 伏 琴 韓

合 也 唯 對 曰 王 之 料 天 下 過 矣 也 昔 者 六 晉 之

時 晉 也 實 分 晉 國 智 氏 最 強 滅 破 范 中 行 又 帥 韓 魏

以 圍 趙 襄 子 於 晉 陽 決 晉 水 志 出 晉 陽 也 王 義 引 括

注 東 南 流 以 灌 晉 陽 城 不 沈 者 三 板 耳 二 板 高 智 伯 行

水 樓 視 也 韓 康 子 御 魏 桓 子 駟 乘 為 魏 在 而 為 行

曰 始 吾 不 知 水 之 可 亡 人 之 國 也 乃 今 知 之 汾 水 也

灌 安 邑 汾 水 出 汾 陽 屬 河 東 晉 志 入 河 正 義 云 安 邑 在 河 東 也

終 外 夏 縣 汾 水 東 北 壁 安 邑 西 絳 水 利 以 灌 平 陽 絳 水

河 入 河 高 注 安 邑 如 恒 子 范 絳 水 利 以 灌 平 陽 絳 水

並 屬 河 東 晉 志 新 山 今 絳 縣 謂 平 陽 為 故 絳 正 義

隱 括 地 志 云 絳 水 各 白 水 今 名 非 泉 源 出 絳 山 高 注

平 陽 韓 桓 子 肘 謹 康 子 不 敢 正 語 康 子 復 魏 桓 子 躡

其 踵 跟 也 肘 足 接 於 車 上 而 智 氏 分 矣 身 死 國 亡 為

天 下 笑 今 秦 之 強 不 能 過 智 伯 韓 魏 雖 弱 尚 賢 其 在 晉

陽 之 下 也 此 乃 方 其 用 肘 足 時 也 願 王 之 勿 易 也 此 彪 謂

人 君 子 之 言 也 人 臣 閑 暇 宜 數 聞 之 魏 釐 十 一 年 有 此

自 孝 公 商 鞅 以 來 政 俗 彌 惡 當 時 動 以 遺 禮 義 奔 仁 恩

絕 也 凡 委 質 於 其 國 者 雖 有 忠 言 嘉 謨 皆 不 得 在 君 子 之 料

秦 宣 太 后 愛 魏 醜 六 仕 魏 人 太 后 病 將 死 出 令 曰 為 我 知

必以魏子為殉以六從魏子患之庸芮秦八曰為魏

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

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

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

救過不贖何暇乃無乃字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后死在四十二年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韓世家秦拔我陘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

出真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補曰一本出其朴

子及漢應奉傳今平原君相孝成見魏無忘傳自以賢顯名

於天下。然降其主。文沙丘而臣之。降良損之也。每鹿有

未詳。平原也。趙平原字必有誤。詩天下之玉尚猶尊之。是天

下之玉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也。眩目無常主。不知其實

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

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亦有怨也。相聚而攻秦

者。以已有補曰一本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

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相與者。接之一骨。輕起相牙

者。輕猶忽也。牙相齧也。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睢載音樂

予之五千金。居武安。武安。補曰武安。注在。高會。注大

也。相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補曰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

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謀

之昆弟矣。此下有缺文和好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不問

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

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得

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鬪。大

所以虎狼秦張願多其口。秦記尉繚論。秦王曰。願大

王冊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遇亡三十萬金。則

諸侯可盡。大事記云。前此。秦之散合從。後此。陳平之

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術每中有言

禮義。庶耻於多事之際。必以為迂。隨不知撥亂之策矣。

於此愚謂郭開之間李牧晉御客之說信陵後勝之
將亦陳平之故智歟

謂應侯曰君會馬服君乎趙括也襄其父稱

上黨分軍為二王或或與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魏

忍使蘇代說應侯大事記引。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

也崔浩曰馬服官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四年十月八日然曰

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

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鄆郢漢中南郡宜城注故鄆

見後五都詳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

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

邢趙國襄國津故邢國山字常作邢九年秦拔我經分勞十年秦擊我大

行我上黨郡守以郡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亭

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

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元作一字誤

為武安功如是非則起無失功唯不為之下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

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祭人有東門

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曰公子愛

也男曰家老

子衍也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
掌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
奚憂焉臣亦掌為子此臣應侯子餘也此時無地為子時不憂今亡
汝南乃即與元作與即與當為梁餘子同也大司徒
餘為餘子周禮小司徒致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傳
晉有公族餘子杜云嫡子之母弟也呂春秋張儀魏氏
餘子索隱云支庶也人季子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為餘
子趙策亦有餘字按梁餘子恐是雖入秦而亡其餘
子乃在梁者臣亦掌為子言亡地與亡子東門臣何為憂秦
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傲七年死此時相及始曰今也
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
憂此其情備曰姚云一本也誠然心蒙傲曰臣請得其

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
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元作
為王備曰尚作正為姚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其
國小而逆節著誅戮義亦通誅奪君地傲尚矣生不若
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
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南
民為韓虜虜者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國也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俸也有倍於

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後志平亭

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北四十秦軍大元

七年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秦傷者厚秦勞者相饗飲酒

也飲食舖餽人曰舖餽即舖餽的從食賜聲高非以

靡其財同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收

涕泣相哀勅力同憂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上使

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

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而出嫁結親燕魏

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吳國內實其外成當

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衍五

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集韻校本

軍部及養馬用之故王欲使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

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

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

此二十六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竟陵在郢州長

也楚人震恐震震動東徙而不敢西向陳韓魏相

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補當有子不能半之而

與戰之是當於伊闕年四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函

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函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



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
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惟稱王命故云大發軍人
數倍元作君本作倍字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
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
安君曰是時楚王項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
以功讓諂用事良臣斥踈集韻斥亦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
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
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背同發梁焚舟以專民
國倍如字言入所過城邑多也大事宜掠於郊野
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以云此作心字掠於郊野
取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

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趙及楚
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關志是以能有
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侯立三年耳故不欲
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魏攻秦魏記言左韓也欲推
以為鋒鋒軍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
待元作待韓陣戰也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
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地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
形勢謂人謀地利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
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振懼同以趙畏而
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勿小者以益其

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王折節以

下其臣

屈折

臣推體以下死士

推體猶委質

謂以身與之也

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入一心

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

守挑其軍戰

挑推搥也

挑敵以求戰左傳謂之致師必不肯出

漢書

圍其國都必不可固趙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

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

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

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代王陵伐趙圍

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

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

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

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

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

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秦民以諸侯之變以

下疑撫其恐懼伐其惰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

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

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

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孰若

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

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

辱軍之將所軍則辱此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

八年及五十年元臣無以策之未應謂起之策秦楚三

平之敗屬耳趙何處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

得算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

行此自抽是起與之劍也應侯納蘇之說許韓趙

謂趙之死皆唯之力能可謂不探其心者矣所引孔子

不換駕行蓋當壯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此不類也

秦攻邯鄲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

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

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會愛妾此令必行

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也

此廣韻老嫗也曰某夕某孺子孺子乳也婦之堂乳者

此引說文不切也言內私之也言嫗之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

有七內謀士言內私之也言嫗之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

心不有所欲故也言父嫗令之而非其欲教之者人心

固有欲其告也非至親令必行也今君雖幸於王不過

父子之親所言實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

嫗言且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鹿鹿所

者十夫揉樞木也申衆口所務無翼而飛故曰不如賜

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摯

之副也唯傳言稽與諸侯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始

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侯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

上薦則此所惡亦其實也侯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始

上薦則此所惡亦其實也侯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始

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收三族昭王恐傷其意如賜
奔厚後二歲捨與諸侯通坐誅應侯益以不釋昭王臨
朝嘆息大應侯懼不知所出此策雖日云云當在此時所
謂秦王大怒而後燕誅唯者則非當從史然王益厚賜
所以善遇之也范曄曰臣東鄙之賤人也秦東在開罪於楚
字楚楚忍行魏魏得非非始道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接親習之
故非王王舉臣於藹旅之中使職事職猶
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元作遇作當當藏
行或或補曰與罪人同心罪人謂而王明誅之是王過
舉過過猶誤也昔辛而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
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王必不失臣
之罪已殺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舉然其過遂弗役而

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
技藝之熾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
而特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
謂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
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
辭順皆不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從元從女姑當作後
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謂地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
廣矣民不樂其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不待後之
後大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無事聖王

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

盡不罷趙元趙怒趙當必於其已邑使為已邑

趙僅存哉無言所存然而四輪之國也趙通言其民於

也特攻日耶今雖不意者地廣而不耕民靡而不休又嚴之

以刑罰新故未則雖從而不止矣且語曰戰勝而國

危者物不斷也言戰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

也求功則權輕因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

也求功則權輕因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

也求功則權輕因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

也求功則權輕因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

也求功則權輕因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

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

者王不伐人秦王曰寡人察兵息民則天下必

為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

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必一人後為從故云

然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厲

救亡齊言世主志慮欲爾罷楚並音救魏

與不可知之趙其言亡於燕言之下欲以窮秦折韓臣

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

富而民用民為之用民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

之後破富富元作富誤疑為過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

秦補復有秦字為齊兵困於殺函之上年五國擊秦齊師

獨後不敗他戰無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

考而本散之也而齊為虛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書秦敗

齊秦六年惠十三年取剛齊不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之

語也秦與五國共敗之齊如字又音極李云居宅無人

曰此死而無後為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

者何也而破韓魏宜能強而適足自備存何也

威宣之餘也世今謂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

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將以齊言之耳非取破齊

罷楚散魏不可知之道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

以為從一可成下文從之一當作一不可成也客有難

者今人有患於世雜者如刑名家夫刑名之家申韓皆

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使如

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如大臣之所患也皆無端

若此故可患而昔者秦人下兵攻懷何服其人三國

從之趙上奢齊鮑趙奢鮑倭將句楚有四人告之起而

從之臨懷而不救之自去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

不隨後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

亡其前有以不必注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和

亡其前有以不必注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和

此下或三國之兵因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
 有缺文秦之不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殺函之敗
 可當也之事三國之不救懷卒裂地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
 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合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
 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
 內言不出戰所謂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
 謂橫行於中
 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以此策為
 時則所無趙奢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當稱之自昭
 始皇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
 今定為孝成九年耶此皆無解兵之事
 息矣五六年前此後皆無解兵之事二十九年
 不相攻必有誤字韓王安稱
 甚云在趙策為趙而說也當從
 張儀作韓非誤當說秦王死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
 後事誤刪去說之者謂西周

謂齊王之此臣曰王應麟云姚氏
 成公麇澤集文取此鮑佞考愚按謂韓非子第一
 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集文所謂非上書請
 次年見殺今以韓子者其言而無文義勝者不復也
 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
 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
 然能知言臣願悉言所聞也
 大王裁其罪也臣聞
 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荆日始皇韓其父名固
 齊時開東國齊楚為大故收餘韓韓時弱多夜地成從
 將西南按南韓作面以與秦為難疾從此五十九年與諸臣
 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後
 文順者無以逆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

以道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藏庫兵車皆得備也困倉室虛困倉室虛困曰困方曰金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韓去其平聲亦通軍斷死以言前不至軍斷死以言前不至韓去其平聲亦通去之不能死去之不能死韓去其平聲亦通不能死也不能死也韓去其平聲亦通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相事也相事也韓去其平聲亦通毋懷社之中毋懷社之中韓去其平聲亦通

秦韻徒空手楊祖也秦韻徒空手楊祖也韓去其平聲亦通斷死於前者斷死於前者韓去其平聲亦通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韓去其平聲亦通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韓去其平聲亦通可以合十可以合十韓去其平聲亦通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韓去其平聲亦通罰地形利善天下莫如也罰地形利善天下莫如也韓去其平聲亦通以此與天下以此與天下韓去其平聲亦通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

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

集韻索田疇荒之疇耕治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三之

名不成此無異故他事無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

往晉昔者音日韓臣取言之往

宋國一十八年破是西服秦以下

先後也齊宣王二十五年與五

北破燕二十五年伐燕取之中

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

命令山下文之及後

使韓魏之君其兩國從地

以詔令天下時未解

濟清河濁之精亦齊

齊上有所城又平原

齊水

自鄭以東貫滑曹鄆齊青以入于海自鄆以下皆齊

地正義云貞河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此界

左傳齊履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蘇秦傳注齊北盧有防

志注防門即鉅防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太

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綠河經太山一千里至琅邪臺

入齊五戰之國也所謂四面及中受兵一戰不勝而

無齊臨淄車入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

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揚州記太湖一名洞庭按熊亭

都卅陽文王徙江陵是為郢都昭王徙郢都所謂故郢又

自郢都鄉與郢為五史多言郢都策郢都者楚之注

國知郢亦為都江王南即漢志楚地所襄之江南地遠者也

洞庭大破荆在昭王二十九年楚頃襄之二十一年

今稱歸武徒枝江亦日丹陽楚文都南郢即江陵又謂

故郢昭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惠王遷都
在宜城曾氏謂郢宣王時宮遇盜辭哀郢辛說襄
未墨翟重立王皆昭惠後愚按楚辭哀郢辛說襄
楚齊使郢中立王皆昭惠後愚按楚辭哀郢辛說襄
王郢都必危白起後命曰郢又年表考烈徙都陽
事也謂春申君用朱英策自陳徙壽春考烈徙都陽
陳以長沙論而楚地亦不明故為五湖之說三義云江南在
注按策文洞庭五湖謂此湖中訛燕秦傳五湖
五湖說不一索隱云吳區兆潘彭蠡張勃吳錄謂人湖
湖射陽青草湖陽宮亭官亭即彭蠡張勃吳錄謂人湖
別名或說太湖荆王喪亡走東伏於陳起傳當是之時
隨荆以兵則荆可舉然其言易也舉荆則其民足食也
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無強於二國也韓中陵三晉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韓中陵三晉四鄰諸侯可朝也
使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
聚散民立社主樞杜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
難此固已無韓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北志
其志也言而軍華下即華陽大王以詐韓破
之兵至梁郭元作郭本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
則魏可舉郭元作郭本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二國取
故秦魏則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
強見上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
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
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
兩國之功封秦及穰侯所封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
士民踣作疲病於內高注為羸霸王之名不威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
也韓子注趙都邯鄲之南齊之西魏之其民輕
而難用也韓則其堅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
而非無險隘上云中央之上未能盡其民力彼固亡
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憫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
以爭韓之上黨事大王以詐詔破之拔武安趙趙

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
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黃州國完之者欲急取
也韓作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踰羊腸降代上
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華終二十六韓作四十六
作七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
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清河河外津法河之外蘇秦
說趙告齊使與師度清河軍邯鄲之東即不戰而已反
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中呼元作池
古池通史第子傳滂以北平言中分之不戰而已為
燕矣燕乘敗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

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魏韓者病扶荆以東

韓作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以流

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韓作敗也大王拱

手以須待也韓作同天下編隨而伏韓作伏也編言衆

編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

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地尊不可

得地與相王之尊乃取欺於亡國長平之

敗言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

下同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韓此下以攻邯鄲

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去且怒且退而退韓

下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

封李同之父於此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非能厚

勝之也韓作乎下又交罷却文言秦與趙天下固量秦力三

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由是觀之

臣以天下之從也合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

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心甚固願大王有

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

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韓作下帥天

下將韓作甲百萬左飲於淇谷淇水所出右飲於洹水

蘇秦傳注出於慮項然在安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

CENTRAL LIBRARY

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素為非金
言戰一日破紂之國。甲子日會其身據其地而有其
民天下莫不傷。韓殺之亡耳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
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決水灌之三年。趙策亦謂三月
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錯龜謂韓作策也數策。數策以善也占兆。
灼龜并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而使張孟談
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親得兩國之眾以
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
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燕而有也。臣昧死。自知死

望見大王言所以舉韓破天下之從。幸謂舉趙亡
韓幸謂舉趙亡矣。其忍也。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幸謂舉趙亡
如之。臣荆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如兵故親之以
故也。此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
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
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
於國。徇行以以主不忠於國者。幸謂舉趙亡
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論也。何史失其為人。狠以強
儀名之。惜哉。所相謀臣。能唯也。補曰。韓以失其為人。狠以強
忠者。臣荆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如兵故親之以
附。民為要。以仁義為本。以禁暴除害為主。於韓上論兵以
謂。即不如此。諺矣。謂即不如此諺矣

史記卷八十三 蘇秦列傳第三

自是其愚李斯以其李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說秦之謀臣指其非徒以秦之日謂申不害徒術無法公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術者亦非一人其剛復不遂自詳太迷則亦知其所以不能自脫可知其賈而杀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之難而

蔡澤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南於涂人奪之也

也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因范雎安平圍之時王稽通

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

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

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

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倍應侯因讓

之曰子嘗宣言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

聞其說蔡澤曰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

去矣人生手足工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

應侯曰然蔡澤口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非辯智之期與辯智者志

此期得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治萬

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也統繼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

之而毋絕與天豈非道之符行道而聖

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

一本此下有豈非道之符行道而聖

吳起衛人仕越之大夫種姓文越之相其卒亦可願

元作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

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身猶盡公不還

私還反信賞罰以致治場智能示情素其所謂積也

蒙怨各集煎子之欺舊交虜魏公

子卯卯別飲卒為秦會稽破敵軍據地千里吳起事悼

王使私不害公言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

義不顧元作姚有霸王強國不

禍凶大夫結會作難露露必元作有霸王強國不

解王維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私當貴不

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

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

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

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

吳申生孝而晉感亂精五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

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辱

文加刑戮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

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

蔡澤得少間問言有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

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閑大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

亦忠乎以聖君臣論之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

願孰與聞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

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誰不欺舊故孰與秦

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

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

齊功擊也集說如廣地殖穀也富國足家強主威批

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

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返竊為君危之語

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批

結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批一本有九

臣天下至葵丘之會批黃東自葵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

國批值九吳王夫差無敵批通批適批齊晉遂以殺身亡國

輕諸侯批凌批齊晉遂以殺身亡國

夏育太史啓批大史周官其人未詳文作批那叱呼駭三軍批

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

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

功已成批補批史此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

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批南

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

CENTRAL LIBRARY

之衆言殺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自是

之後趙楚懾服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

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

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

國之俗南攻揚越揚州屬比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

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率支解其四支按起傳宗

大夫種為越王懇草糊邑懇耕也辟地殖穀同率四

方補士上下之力下有專字恐此有文以禽

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指而殺之記言賜劍死

本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

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

君陶易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云一本無此字大投言大

全勝或欲分功分勝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

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施三

川以實宜陽以補陰塞太行之口

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謂絕之此言棧道棧道十里於險絕以

濟不通補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上之欲得

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秦上如時補史

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

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上稱孤

而有喬松之壽

喬王子喬松赤松子皆不死

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

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

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

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

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

應侯遂稱篤篤猶甚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

秦相一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

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水經云鴈門子延

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

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澤傳有應謂周襄王皆

澤為近道德明信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

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昭之澤之謂

乎其間抗其氣期其背而奪其位乃矜材角智趨利所謂

尤者相秦數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充邀功而退既無

當於道德之旨明若係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

為越為秦之為去聲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

漢陽人屬東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

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

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

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世後世願往事

之事猶為君之大利自以為計得矣徒蜀飲之小利而圖建國立
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蘇城趙地缺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
往說之曰子侯異人母曰夏姬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
無母於中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
可故禍福未一日倍約身為糞土非死且今子聽吾計事
求歸以事歸為事則別句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
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勝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
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
無貴者太子好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麻
女元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平歲二日山陵崩山陵崩

且國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
死喻死又推宜僕有可以一切死而使君富貴千萬歲死
其寧於太山四維四方之偶不可移也必無危亡之患
矣陽泉君避席離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
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
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
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
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
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
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

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知本是抱空質也
此質本以攻好今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
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德講好字秦王
老矣一日晏駕臣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雖有子異
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子楚子楚唯此殺異
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若楚人故王后說其狀高
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
誦所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
罷之昭王問者卿儒無益於人其來久矣乃留
止止宮間曰之問政事陛下嘗取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

水 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
西面而王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
問其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王以為
然竒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
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
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
為太后養也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
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與此駭處謂不
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國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
亂敗者幸也以是得贏而飲酹於蜀於是知有天道矣
凡不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衰士之陰險傾
耳無輩於不韋者不足算也子楚之計平
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

文王子元

始皇帝

莊襄王子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

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下有欲與燕

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趙所出也趙人

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云而不快少庶子甘羅

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廢子羅茂之孫高注少庶子

官名羅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廢子

即指此也注以周制言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

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二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

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

CENTRAL LIBRARY

君以羅所叱去曰姚云曾我自行之而尚乳

臭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曰出者豈生

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

以邊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

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

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

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

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其

羅曰應侯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

賜劍言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

行之下平有而不
皆三字
畢子生五歲不
替焉言幼性者
其家才

清淨無太子與
強趙攻弱燕趙
河間

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則之請於文信，請今
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其羅謂文信侯曰：借
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裏趙王，刻迎謂趙
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日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
日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
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
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齊臣五城以廣河間，
歸燕太子。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三十六縣與秦什
一以十之一與秦也。羅傳有謂以十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

秦王欲見頰弱，頰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
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以計之，於是頰子曰：天下有
有補其實而無其名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頰子曰：有
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頰子曰：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鈔推耨之勞，器
器字書錄同耨亦共田器並子作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
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玉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
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恃然而怒。恃
如也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一平也下有二
充平國之用矣
句

論說文今勃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
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
咽喉魏天下之胃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齊聽之韓魏
時不通諸國故入其社稷之臣於秦歸秦之使即韓魏從
請王聽其性也
禮此三字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
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
帝從成則楚王秦王即以天下恭養且敬楚王即王也
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
其得相北遊於於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

齊下有一本此入朝元作必從齊魏時
比勇韓高注韓魏是頓子之說也說於皇在
后前此要終言之頓子之義高於危唯而其說過
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
魯連視之大史記後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
不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大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
秦領子告始皇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持以諸侯背秦恐之非能以耳茅焦所以能後大后者
頓弱頓有威掩於母之非能以耳茅焦所以能後大后者
人雖正諫遷母之失義皆非茅焦比二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
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
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言入猶舉左案齊齊言本兵於左則

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齊言案之不又伏也二國

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為千乘剛平趙也缺趙成侯

皆不注五年齊魏為衛取我剛平衛無東野趙取之衛也

芻牧薪採芻草也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莫敢闕東

門當是時衛老於累郊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

委質還及言敗事也僖二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

莫不也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

莫不也補令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

因退為逢澤之遇開封東比有逢澤乘夏車夏禮有

夏蒙禮注乘夏車若言中夏之車下文曰做夏禮有

夏中諸侯朝天子者為字疑行朝為天子天下皆從

齊元時無太公太公字有誤聞之舉兵伐魏

一本此下有壞地兩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費同羔請為

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二年魏

為宣王齊威二十六年趙成侯二十二年魏趙邯鄲

服十二年齊威二十六年趙成侯二十二年魏趙邯鄲

孝公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策謂魏伐邯鄲遂為逢澤

之遇魏既克邯鄲即為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

韓齊伐魏魏既克邯鄲即為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

惠王用惠施之言朝齊以怒楚魏策有顯王三十六年

魏惠後二年齊宣十年楚威六年楚伐齊大敗申傳

秦為之非魏也魏馬陵而魏惠八年齊宣王也舉兵

伐魏一語在會逢
 亦乃免致并也
 又未若驅十二
 則無可疑後編王
 楚威七年徐州
 齊敗之徐州
 於泗水之上
 桑即此處魏地
 道不通平際絕
 劍振自衛夜戒
 罪於楚西說趙
 齊言不如於是天
 齊東齊也於是天
 夫天而去之說也
 積薄而為厚聚

齊東齊也於是天
 夫天而去之說也
 積薄而為厚聚

少而為多以同言
 郢威王為政衰謀亂
 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四國為一
 六十人而問焉曰
 也而百姓靡於外
 願出使四國必絕
 百乘金千斤衣以
 其衣以王衣衣
 舞以其劍以劍舞之

少而為多以同言
 郢威王為政衰謀亂
 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四國為一
 六十人而問焉曰
 也而百姓靡於外
 願出使四國必絕
 百乘金千斤衣以
 其衣以王衣衣
 舞以其劍以劍舞之

以王劬賜之使為難時用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

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止非非

諸公使秦秦王見其書與不及見之也韓韓知之曰賈以

珍珠重寶南使荆元作吳此章無吳事也四國後上

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

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一本此下外自交於

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漢盜於梁臣於

趙而遂取世監門子世監門卒也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

知社稷之計非所以惡郡士也韓也王召姚賈而問

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

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曲暴暴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

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有功也天下願以為妃

如匹也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

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元作聞讒而殺其忠臣至

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

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去不經見也朝

歌之廢屠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屠楚辭解

望鼓乃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

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與彌滑濱而得之說不同蓋當

惜乎孟子時無問者不得并折辨之也子良之逐臣

未棘津之雝不膏後志飛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於棘津今存雝舊同蓋嘗求售與人為庸

不見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蓋鄙人為庸人為賈者仲嘗與鮑叔南陽之散幽上人嘗以貧困賈

賈也魯之免囚見漢二年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

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賣於秦養

見上說范鄒子說梁王曰管仲故或陰之何謂此天下

津迎客之舍人穆公相之而朝焉戎文公用中此盜而

也云亦此類

勝於城濮信二八年晉文公用然答之

而朝也文意同此但言川人不同其川於

而朝也文意同此但言川人不同其川於

而朝也文意同此但言川人不同其川於

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為里此四士者皆有諾醜大誅

誅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人不賞是

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賞也

星生考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秦王曰

然乃衍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高誘妄人也詩此

此策以姚賈為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

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

補使若卜隨務光並初時人甲屠狄糾時人自沉于

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察其為已

用為用則或聽察言取知其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

誅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人不賞是

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賞也

星生考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秦王曰

然乃衍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高誘妄人也詩此

此策以姚賈為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

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

傳所以慎於... 所謂也... 幸有國策... 伐燕孟... 詳且明... 國策而... 亦死... 皆立... 者固... 為一... 稱當... 姚賈... 姚賈... 不文... 傳取... 悉於... 子懼... 世甚... 伐燕... 而子... 甚矣... 矣子... 而子... 之舍... 之役... 實開... 王也... 績故... 率意... 如出... 必天... 依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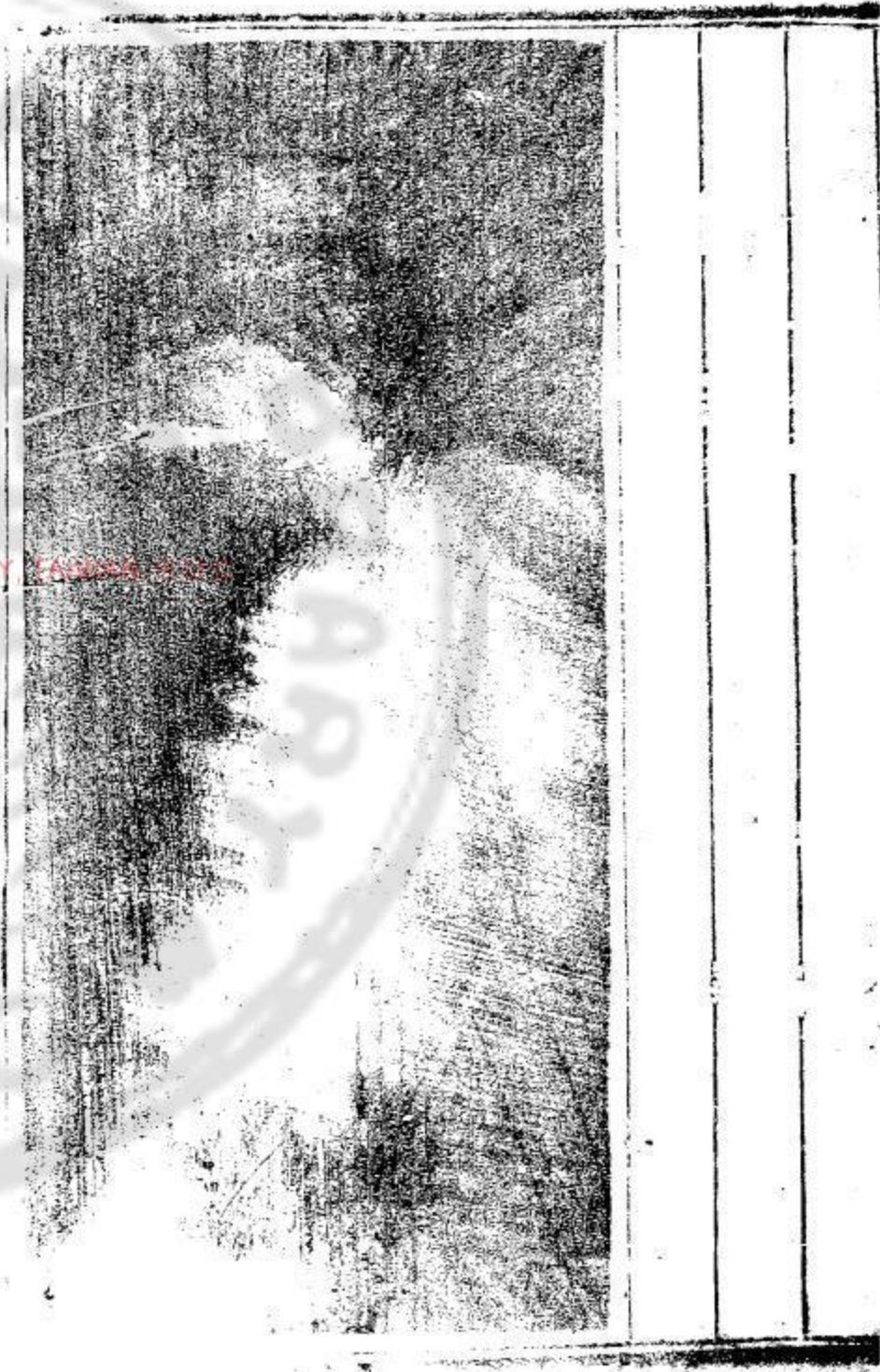
九六十七章

蘇也... 皆立... 者固... 為一... 稱當... 姚賈... 姚賈... 不文... 傳取... 悉於... 子懼... 世甚... 伐燕... 而子... 甚矣... 矣子... 而子... 之舍... 之役... 實開... 王也... 績故... 率意... 如出... 必天... 依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齊卷第四

齊東有菑川東萊郡高密膠東兩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信

陽西有界南平原

威王

田齊桓公二十九年癸卯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實備地 贅子死章子走皆以名子之稱

章

盼子謂齊王曰

田盼也威王言使 不如易餘糧於宋

易

後之宋王

辟公 曰辟公說見宋策桓公未嘗稱王宋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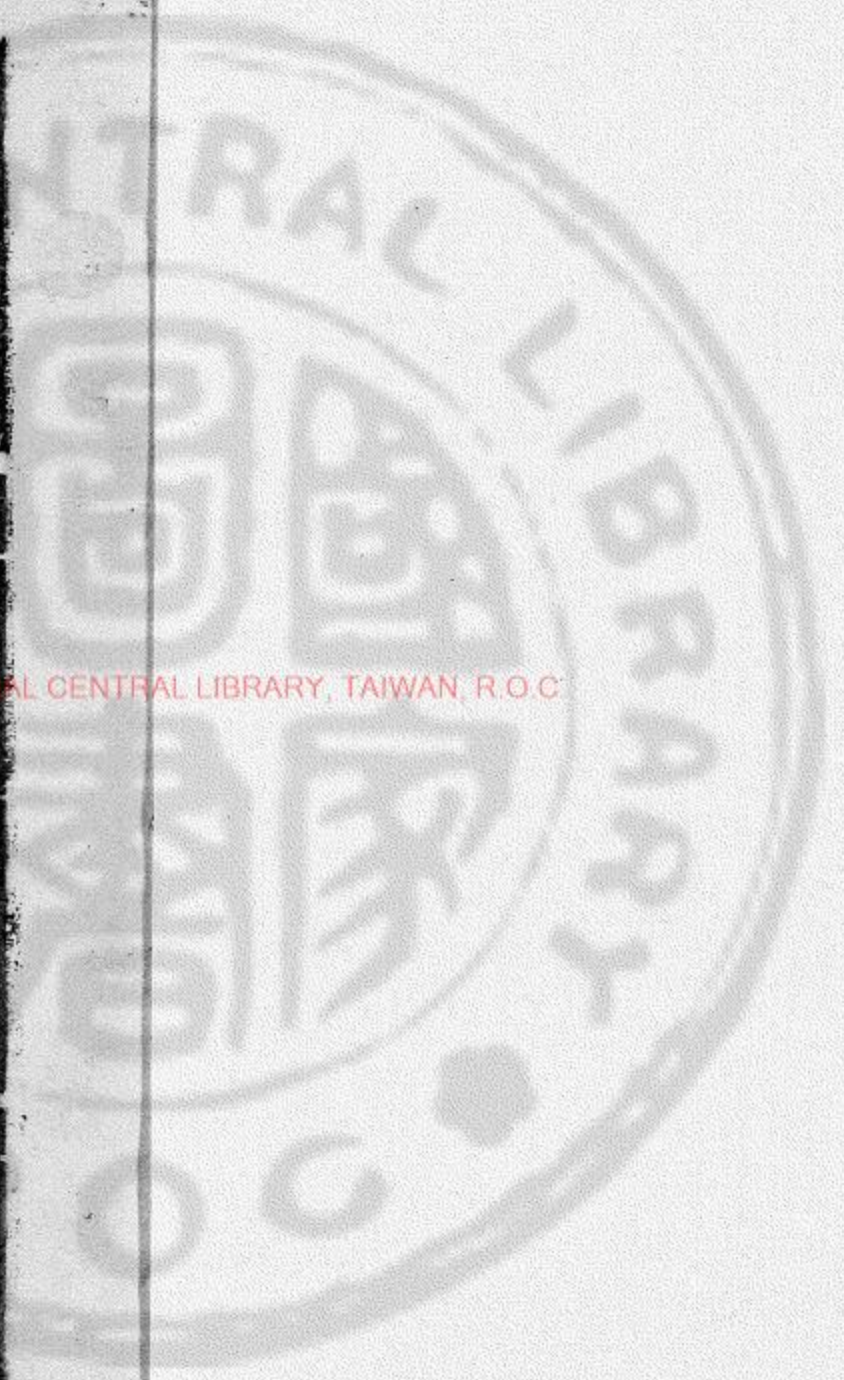
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信 是以餘糧收

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 不償因以為辭攻

之亦可

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未嘗助魏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 盼子雖見稱於威王宣王



二年馬陵之役，昭為將，十年楚敗齊，令齊逐田嬰，張丑說楚王云：嬰逐昭，子必用則昭光著於宣王之世，伐楚之役，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有齊國復強之言，決非威王時也。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勿救則我不利，齊

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史作朋曰：勿救則我不利，齊

田侯曰：何哉？曰：補二字，曰：史夫魏氏兼邯鄲，其於

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將也，于其如救後云，乃

起兵軍於邯鄲之郊，以軍法陳之於此，高作軍也。

南攻軍於邯鄲之郊，也，愚謂凡言軍于某地者，高作軍也。

則云陳于某地，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循

與夫救邯鄲軍於其刻是趙不援而魏全也。戰國不故

不如南攻襄陵以救魏。襄陵屬河東魏邑邯鄲拔而承

魏之敝。承言繼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

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諸注

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曰正義云。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又說見後。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

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

其徽章。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此引說

謂旌旗屬以雜，秦軍侯者言。齊之章子以齊人秦威王

不應頃之。頃，有頃之間也。間侯者復言章子以

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三者。如有司請曰：言章子



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謂罷之

發是既降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聞

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維元作拜西藩之臣

按威王與秦獻公考公同時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

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

之下棧為棚以立馬曰高注棧牀也曰章子通國

事也後語孟子以為父子責善而不相遇者恐因此

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

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有

教命曰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

敢凡章謂君父之孝皆過所謂過孝曰命更葬向損於義

不更葬之故未見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

生君哉我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又將以君非自知

人君於其臣欲其不自欺也豈以三於章子有自

楚將伐齊魯親之楚親齊王患之張曰齊人疑臣請令

魯中立於兩國之問乃為齊見魯君康公曰魯君曰齊

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

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楚時未敗而云

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故也魯君曰子以

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

曰齊楚之權敵也言其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
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其良士選卒見武
者必殪也死其餘兵足以待天下為勝其良士選卒
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不必合也勝者雖合之
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此其為德亦大矣德敗其見
恩德也亦甚大矣德者魯君以為此乃退師楚為去聲
成侯鄒忌為齊相高注成侯田忌為將不
相說公孫開齊人作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
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勝田忌不進戰而
不死曲撓而誅直前而敗不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

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
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
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威聲欲為大事而王亦言
否卜者出田忌之人因令人捕取為人卜者亦
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齊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墨大
夫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謹之也
史以公孫開為鄒忌云附戰桂陵之前文小異
金卜市以下在威王三十五年下云田忌聞之率其徒
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宣王召復位遂有馬陵之
戰按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見者桂陵馬陵二
後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
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
田忌亡齊之楚楚封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
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策齊
豈得再復成侯籍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

事知其必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用之詐豈能
行其間其為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事多
王時亦乃史之舊耳而書忌出奔在威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類昞麗昞徒結切則側也故有

高注昞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

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

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也旦明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

一本問之客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

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妾之

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

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

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

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

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

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

寡人者受中賞能諉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進

者有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

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也朝廷也魏謂齊以詐先回

忌則其人亦傾險士
事記威烈王二十一年
云云事與此類又無
巴及製新衣排飾
外此言者萬世之言也
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
序齊有田巴先主賢王
帶顧謂其度云云恐與
而問政

宣王 威王 王子 九年

南梁之難 魯國蕃縣
志云故梁在汝州西
歸邑大梁在此故曰志
地者往歲桂陵之韓氏
與此混而誤爾韓氏請
救於齊田侯陳侯召大
臣而

而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巧對曰晚救之韓且折
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臣思曰則思必別本也紀年
則即州也子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敵而我救之我代韓

而受魏之兵顧友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

見且亡必東趨於齊也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之敵後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

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東趨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馬陵在濮州

鄄城東北六十里有濶深峻可以置伏龐涓敗即此徐

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

渡河至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有為兩章一為桓公臣忠一為宣王孫子惠而得天之

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謂桓公田臣思事自與

不為也泥朝韓魏乎今按桓公田臣思事自與

即之難及韓齊為與用一章相屬非此章也說見後章

田忌為齊將此二年召復位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

子廣也齊人武師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

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散於先

戰彼謂齊軍已與魏弱守於主使弱卒也忌所自將

蓋齊險隘姚云曾先借作若愚恐上句多於字謂

以罷散老弱守險散衆而以精兵攻齊下云輕車銳騎

者主者循軼之途也軼散同車迹也言其險害擊摩車

而相過軼車同車軸帶健也路使彼罷散先弱守於主

必一而當十得地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在

山西博縣左濟石天唐蓋汾子所守所軍重踵高宛鍾也

後志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雅門高注雅門齊西門名按

年有雍夫八若是則齊君可正正猶治而威侯可走不能

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武謂勝非

田忌無間於齊孫子曷為而有是言必公孫開成侯讒

田忌之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杜赫曰臣請

田忌亡齊而之楚鄰忌代之相田忌前云鄰忌為相田

有差誤為鄰留田於楚謂楚王威曰鄰忌所

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

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鄰忌有補當以齊

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

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言此示不為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薦於王宣王不說晏首人齊貴而仕

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

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

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在

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邾欲逐嬰子於齊

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猶盼子嬰子恐張丑齊人曰丑又見

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

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不與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

弗補曰姚與本有史曰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

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

王因弗逐楚記七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閩縉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南

楚境燕策為文公時史記合燕策並載而取鮑三說文公未年云云並為中

山云云燕齊合云云故於此條著其說而齊燕戰秦使

并其赤者不著鮑氏取長棄短之意也

魏冉之趙冉傳言自王惠時任事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嬰傳言自威王時任職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

用事也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

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東猶斂燕齊和為燕取

戰不戰

地也取齊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

故齊無危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敵趙可取趙同

唐曲逆並屬中山也高注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

今蒲陰戰而不勝命懸於趙也然則吾中立吾而割

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年此當十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山

東有琅邪徐州郡西有清河冀州郡

州北有渤海義州郡此所謂四塞之國也方皆

甯險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齊車之良五家之兵於五家為執疾如錐矢

其所貴錐矢者戰如雷電其威解如風雨即有軍

後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屬齊郡

經注渤海後語北海今青州北海是也七萬戶臣竊

度之下戶三男三子三女一萬不待發於遠

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七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箏似笙三鼓瑟似琴二擊箏以竹曲五彈琴五

雞走犬六博六博者六博者劉向別錄黃帝作蓋因娛戲

投六箸行六棊謂之六博臨淄之途車元作聲

史作躍說文徒蓋反即踰字臨淄之途車元作聲

擊策者擊之訛說文擊車牽相擊也周禮舟車擊互

擊揚雄書辨者擊擊讀亦通擊人肩摩連袂成帷屬帳

在旁舉袂成幕袂袖也揮汗成雨家數補曰史作數而富志高
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
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補曰史有以字畏秦者
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
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猶敗以秦敵強四
境不守戰而不息以亡隨其後是故元作後補曰姚韓
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
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在其後至衛元作關補曰姚云至陽晉
之道魏襄十六年秦拔魏前地陽晉張儀傳劫取備陽
魏等州陽晉曹曹徑亢父之險屬東平補曰元音剛又
州東氏縣西

車不得方軌爾雅方軌併兩加則馬不得並行百人守
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驚兒
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囑元作惘惘補曰信
也獨謂曰高江猶喘息雖免史作囑索隱云亦作
補曰史而不敵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
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也補曰一本
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元作固
願大王之少留意計之意齊王曰寡人不敏此敏謂猶明
補曰一本注苑本此下有云遠守海今主君補曰秦君
補曰道東境之周也未曾得開餘教敬奉社稷以從張

橫之說本傳皆有此

淳于髡齊人見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

聞之千里而一士是地有而此謂有相次也言士難

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

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

足者而俱行後語鳥同翼者俱亡今求柴胡桔梗於沮

澤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沮澤不可得孟子注道澤生草

澤者水名出漢中沮水也故沮澤不可得孟子注道澤生草

下坐於澤澤之中者不必則累世不得一馬及之墨泰

地缺疑為負黍蓋此與梁父皆東地也梁父之陰

梁父在泰山則刻車而載耳車重不前夫物各有時

新治之用禾所聚也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

挹水於河也而取火於燧也鑿也髡復見之豈特

七士也字貫通反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為齊王曰韓子

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逵者後魏名海內之狡兔也

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

之苦而擅其功擅者無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

敵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

將休士陳軫虎爭人之說異而同者也後七倫反

CENTRAL LIBRARY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
先生也敵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馬駟請致
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
之與國也魏策馬勝之敗魏請臣畜朝夫伐與國使仇
敵制其餘敵言楚將因齊名醜而實危有楚伐之危
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
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
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
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
魏所欲也而髡之被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若

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通曰姚云若誠下劉本無不
通恐有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誅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
被兵之患見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元在魏策曰
舊

齊宣王見見顏獨獨前獨亦曰王前並使之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
獨人臣也王曰獨前獨亦曰王前可乎獨對曰夫獨前
為慕勢王前為趨士就與使獨為慕勢不如使士為
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
者不貴王曰有說乎獨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

下季蠶五十步而獲採者魯之蠶其家時秦伐齊先經

魯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

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王之蠶也宣王默然

不認左右皆曰獨來獨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

鐘石百斤萬石鐘之聲天下之士皆為役處役處在

西商北莫敢不來服服求萬物無不備具

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

農畝下則鄙野五尊為監門閭里閭里

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比為閭遠人五家為

謂之閭遂謂之里三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

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

方也言能貴士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

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

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稍稍

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

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元作以當作

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借慢驕奢則凶必

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也無德而望

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

之不捨也

故曰粉功不立言徒有粉大好功之虛願不至不求不

得之虛願也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

有九伍九官也舜有七友雄雉方回續牙伯陽東不嘗去

補陶云云又見皇甫謐逸士傳不嘗或云不識不

或云不穿尸子無靈甫愚謂此類皆不可深考或後人

所妄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右外湯有三輔商書伊

誼伯仲各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

以君王無羞亟問數不愧下學學於是故成其道德

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刑

元並刑補曰當作形下同古書字通形或者形刑之君

作刑之刀家語作刑朱子謂常從家語無端者事之本也無形無端夫上

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字以人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

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錐貴必以賤為本錐高必以

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猶

外和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豈夫堯云云同一本依本數無

義明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

人以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

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

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獨言士貴王賤及今聞

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王自稱細人前

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

具為太

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顏獨辭去曰夫玉生

於山制則破焉制裁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

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然而形神不全獨

願得歸晚食以當肉晚言而食也其美比於當敵也如字安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同制言者王

也言謂命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

行及臣之邑堇則再拜術而而辭去君子補二曰觸知

足矣歸也補反璞則終身不辱自言曰者觸既辭而又

先生王牛齊人文樞鏡要作王牛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

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明添字

使謁者延入謁者掌賓贊王曰見王為好勢王

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徐王曰先生徐之

使待其至寡人請從就之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

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

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所聞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

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

公此桓公雖非田氏之先所好者補一本標文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受補當借籍土民

賜之籍猶立為太伯二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唯恐夫振振失也春秋馬能有四馬王斗

曰先君好馬玉亦好馬先君好狗玉亦好狗先君好酒

玉亦好酒先君好色玉亦好色先君好士元作是

無是字玉不好士以爲淳于髡之言小異宣王曰

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耳不說

騏驎不韋惟玉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璣疏騏驎

行中律呂則此馬以棋鱗比也騏驎八駿之一

篇單言騏驎此二字單言玉補馬已備矣世無東

如詩及說文爾雅不一玉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

施雅小疏毛嬙越王嬃王宮已充矣玉亦不好士也何

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

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玉愛尺穀也穀細縹也增韻

性今紗下章曳綺穀又章希者齊水縹於王曰何謂

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而

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

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

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應謂王斗之義無所取造門

於咫尺之間以為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年而魏小功

然不若魏牟之言王斗造門求見徒以趨見於咫尺之

言出於斗也王斗造門求見徒以趨見於咫尺之

間為高鮑論當矣其言王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植

公好狗馬酒色之說亦管仲不善霸之意此其所以為

不若王之有戰國論說相類者甚多年豈果出於斗乎

宣王喜文李游說之士賜列第為上大夫者七十

人不怡而議論稷下李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

鄭術淳子見之徒類皆欲誅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以
用國何賴焉故類觸勸以貴士王斗議其不好士有以
也然若斗與觸者亦未知其何如也哉
一孟子而不能安用彼數百人哉

齊人見田駢齊人曰聞先生高議是義字設為不宦者
虛辭而願為役給使駢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

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
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過畢已言

矣今先生設為不宦嘗養千鍾嘗資同所資所養也
以登至於釜十則鍾又與氏注徒百人徒從不宦則

矣而富過畢矣田子饒謝之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

我赴諸侯乎而辭左右默然其對管燕連然流涕連與

也下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
不得贖也而君猶焉有餘食下宮綠羅紉下宮後

掃也也綺毅綺文而士不得以為緣緣衣且財者君
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

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需見田需見田需

田需見田需田需見田需田需見田需田需見田需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被掩得八城宣王二十九年

年大事

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齊使時史言軫為齊使見昭陽陽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陳軫曰陳軫曰異貴於此者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者不確曰唯令尹耳陳軫曰陳軫曰令尹貴矣玉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祠者祭賜其舍人曰皇曰皇曰曰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

昭陽已載

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齊欲攻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元作居曰曰下足字衍足矣官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楚語同齊亦持勝之善曰曰為楚為齊為公之為去聲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惠趙足趙人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說見後宣王二十一年又

辨宣王楚王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轅志集韻轅

公孫閉曰封之成與不殊在齊也又將在楚閉說楚王

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閉

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五

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

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楚謂此嬰齊

相也雖得節不決裂於外猶齊地耳齊薛為如獲侯

應侯之於秦也何所乎其初說齊齊襄王立而

魏嘗君中立為諸侯不從以弱齊未嘗諸子爭也齊

靖郭君田嬰號漢王此據父文索隱云靖郭侯將城薛

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謂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

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所謂烹謂靖郭君因見之

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

曰高注於此客曰臣不敢以死對君曰亡亡無此

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網

而失水集韻湯放也則蟻蟻得意焉蟻蟻得一曰蟻天

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齊見下奚以薛為無齊

鋪隆薛之城至於天猶之無益也正曰一本君長有齊

句按新序作無齊鋪隆云云是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禮典司五衆計其事之

凡命正曰注家謂此殷制非策所指按記曾子問諸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高曰
計簿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贖王曰說吾而厭之言說我則
不得自厭故以委之正曰此字當在覽下王曰說吾有
不日聽而數贖也王從之已而厭今與靖郭君之計委
之補曰姚云
今一作令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補曰姚云古今人表作昆辯師
書鈔同呂覽作劇貌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過失補曰
辯凡和姓纂崑弁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過失補曰
此人蓋有奇節而不明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諫
修細行者呂覽作警明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諫
也靖郭君不聽士尉而去齊嘗君嘗色名在齊孟子
詩序常與許又竊以諫編猶靖郭君太怒曰刻而類
即此骨也

無辭為之言有可滿貌辯之意雖家於是舍之上舍猶
第正曰此本高注按田文傳傳舍幸舍代舍察隱云並
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以此推之則代舍乃上
也令長子御之曰集韻御侍也匡日暮進食數年宣元作
同威王薨閱阮作宣宣王立之嬰之對薛在閱王初下言
貌正曰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閱宣王辭而之薛與齊
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閱宣王靖郭君
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
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閱宣王聞之
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閱宣王曰子元作子曰補曰當

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廢其言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順承視謂謂臣順過人豕多反視補曰呂氏春秋過承視即俗所謂下和偷視若者信友後不信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補曰高注師德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指封之正曰使以田嬰之封在魯王二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一年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見於閔王元年此策曰受薛於先王

則是威王之世嬰受封史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元十三年在本封嬰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之時疑此雖惡於後王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也氣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齊齊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郭君衣宣威王之衣冠舞其知先時所賜補曰姚閔官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居強辭固不得三日

而聽其辭王聽當是時靖節若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

故人非之不為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說辯之所以外生以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

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

六國之遠甚也遠言其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

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

秦而遽相罷弱罷廢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

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其割肉喻秦曾不出力

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

欲反之故主必死辱死於民必死虜今韓梁之日未嘗

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河東屬秦得

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補而東攻齊舉齊屬之

海舉言得南面而孤楚韓與三國在秦之南孤謂韓魏

曰故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

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
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
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
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
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秦惠後七年韓
秦此六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年魏惠後十三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解嚴相惡去秦事楚而平以合六國伐秦距此四歲
說或在於此時未可知也田忌嘗按趙策謂趙王音韓等
謂韓王章無策或獻書謂王章皆趙三晉諸國合從
秦同舟之情與從國事勢合則秦如虎韓與東關周
其惟秦忘之如約山東皆以銳師以韓與秦見三晉
之堅必南伐楚其言曰自是必一時之事一人之言也

考之此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上其論山東
之愚秦之智為秦相割而秦不出力為秦相身而秦不
出約則亦三策之取也秦必攻梁絳安邑今三晉已
合約出銳師以成梁三晉合秦必南攻楚則亦三策所
言之事也况策無說楚魏之弊而說四國者皆有成矣
懷王受張儀商於之欺軫諫不聽諫攻秦又不聽其後
懷王入秦張儀平昭唯諫而軫無言意其必已去楚矣今
言楚王入秦正誘會武關之時而軫力為魏說諸侯是
時固在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獨遺楚又勸三晉之後禍
於楚豈略不為楚計哉蓋其知楚謀之不測為秦之
不可止而諸國之擴秦非特為魏所以為楚所謂陽濟
而陰助之者歟蘇氏兄弟稱說多浮詳數策非謂不能
大事記既著軫說附於顯王四十七年於策謂論秦
最得其情因其言不能的指其時今微以楚王二十九
年慎親王三十六年蓋秦取曲沃平周距五國伐秦前
戰於乾也懷王入秦次年田文合韓魏伐秦猶能成一
戰之功未必不困於秦之說也反覆參合可決其為軫矣

何燕策言秦伐韓而中山亡此事據史乃中山未亡四
年之前且年表城中山在祖父死後而出家先一年六
事記取世家史遷所紀固不能無失篇武靈王十九年
初胡服二十年三十一一年二十三十三年二十五歲
中山畧地得城邑二十六年復攻中山備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七年傳國子何籀主父攸零胡地
書咸陽遂入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惠文三年乃
未廢其君後四年於其君如西周既滅次年中山已定而
于惠公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年書中山君奔齊
而魏策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政是年事則是其國
已亡特其君守得後乃得之燕策所謂中山亡非其國
政愚並著其說以俟知
者考焉中山餘見燕策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復相時韓伐韓下
以下文詳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
使者矣之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
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曾與子之國相之善

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不
事一本無大以燕賜我也齊我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
還一作遣是一本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還
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燕七
年齊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攻三為
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思曰不若勿救段干明曰不救
則燕且折而入於秦也田臣思曰秦魏攻韓齊救之是
天以燕與齊也田臣思曰秦魏攻韓齊救之是
六年魏圍邯鄲齊救之魏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
南攻襄陵以弊齊齊救之魏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
相陵策也齊救之魏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
○宣王二年魏圍邯鄲齊救之魏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
魏趙不利不如戰于南鄭齊救之魏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
忌趙曰不利不如戰于南鄭齊救之魏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

王曰善起兵擊之馬臣曰不如早救田臣曰轉請救於齊
田召大臣而謀張巧曰不如早救田臣曰轉請救於齊
王曰善起兵擊之張巧曰不如早救田臣曰轉請救於齊
為同。史凡三節與策三章互有同異田臣曰轉請救於齊
王條合南梁之難與宣王條合傳史為張巧田臣思策
歸按威王二十一年公取柔丘與成王伐魏宣王伐燕相
二矣田臣思即田忌宣王二年田忌以馬陵後出奔至二十
九年子會之復居二十七年不應復見使忌果在齊則
王安得樂之而將章子策或誤載其名也且桓公時秦
魏攻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燕何其事之際合知此是必
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燕何其事之際合知此是必
可疑考之桓公時秦魏攻齊而僅為取柔丘而韓魏趙伐之
全系立齊伐燕取柔丘也故大事記書韓魏趙伐齊以宣
辭曰是天以燕與齊而僅為取柔丘乎是史亦誤以宣
王代而章之桓公也故大事記書韓魏趙伐齊以宣
桑立而不書齊取柔丘於宣王伐燕則引韓魏趙伐齊
伐燕楚趙救韓即岸門之戰而齊之取燕則因之子會之
亂亦由諸侯連兵不備無與競者也故隱具列史策所

載而著大事記之說俟覽者得以考
正焉正義云桑立於易州遂城縣東
張儀為秦連橫儀傳連橫在卿袖出儀後說楚魏韓齊
四年此十三年說當有說字 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
正曰曆王二年說當有說字 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
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
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
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
雖有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言夫
從人朋黨比周比周親周相比也與論語意莫不以從
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
魯戰勝齊史傳不書時魯故在在亡形耳正曰此雖有
取譬之說猶孟子言鄰人與楚人戰與下交不同雖有

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文濁漳出上黨長子

鹿谷山東入清漳上出沽再戰而再勝當以勝秦句

下秦戰於番吾之下不書蘇秦傳注再戰而再勝秦四

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

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

弟之國儀說懷王亦云然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池

農補曰今河南府池縣水經注穀水出嶠東馬頭山

穀陽谷東北流歷池川漢景帝因嶠池之地以目

池二反割河間以事秦據此則說趙大王不事秦秦

驅韓魏攻齊之南地秦趙涉河關悉起其兵河關是也

正曰河之指博關東即有博平以在博關今按泰山有

博亦通關齊地也後語不齊州博平即此

齊地也關同馬真云在博州博平即此

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

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北大有入掌幸而教

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

有里字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始

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長惟無大齊

儀亦所惡也而秦任之

張儀補曰一本此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

有開之字

王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然後王

可以多割地諸今齊王甚憎術張張儀字之所在必

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肯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

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

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

禮器諸侯所不備今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章車

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補曰難王張

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

之齊上楚之事已畢事因謂齊王上甚憎張儀儀雖

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官於人甚憎張儀儀之

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

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

儀願乞不肯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上齊之兵連

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

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

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

罷疲音勞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

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儀傳有彫謂此計之

儀之所謀於時有妾婦之所置市人之所不為者若譽

南后以取金數萬於以賣楚皆何辭也唯此為文無害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歟補曰大事記秦惠王牙
公孫衍欲窮張儀見秦策儀之逐其衍之力歟正曰
謂將死言善爾反覆說詳之
術死猶未已何善之可辨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本宋地則陳留襄邑注補曰
大寧記襄陵故宋之承匡

牛之地宋襄公而不勝張儀謂梁王曰難不用臣言以

危國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儀以秦梁之承匡合橫

補曰猶犀首欲敗橫事謂衛君曰過衛非有怨於

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當也君必解衍解說行於儀

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

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

儀與之俱

是必與儀補曰一當吾國矣遂不聽處謂此一時

為機齊豈可與同謀哉此在衍術中而不悟是以知儀

之疎也故其智踞於秦其辨屈於軫而此謀敗於術也

補曰為儀之為如字

楚王死懷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名

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王元作秦下並同秦

立非代則焉也秦謂薛公田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

市其下東國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國之薛公曰不可

我留太子鄧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夫不我於

天下也蘇子秦曰不然鄧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

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

與秦韓魏敗楚三國謂此重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秦之事此
書者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王新亟入下東國可以益
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
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秦於薛公可以
為蘇子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
使蘇子此字自解於薛公蘇子秦謂薛公曰臣聞謀
泄者事不成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補太子者以
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
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奈何
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得成

齊求地而楚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
與之為得成此七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著書者叙說薛公曰
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著書者叙說薛公曰
字不謂楚王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為項襄則項襄
詳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
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借
於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
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
何請告太子其故謂告蘇子薛也告使太子謁之君君
公亦使太子白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
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

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
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
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
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
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難者輕故臣
能去太子使人去齊人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多王因
馳強齊而為交往馳齊辭齊之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
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因蘇子故曰可以
為楚王使太子返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齊未必
割制割制字正義論字例云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

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
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為車而暮去故曰可以
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
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
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楚之跡今
勸太子去補一本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也臣
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以使人惡蘇
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又蘇秦也割
地因約者因為之約齊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
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

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秦
為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故曰可以為蘇子秦請封於
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
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
與少有言如之君因蘇秦則是不善蘇蘇秦則是圍塞
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蘇秦而於
君之事殆矣與於猶今蘇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丞親則
是與楚為讎也此亦非薛公之恐楚王立未能自定安
下薛公不非用世猶薛公其語也謂不親楚則與楚
為讎以事楚言爾于薛公不用世猶其語亦曉度之
故君不如因而觀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

善蘇蘇秦故曰可以為蘇蘇秦說薛公以善蘇蘇秦秦
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非太子也
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畧謂頃襄非太子也
而頃襄立楚人知其懷王之必不歸而秦要之以割地故
事勢言之楚人知其懷王之必不歸而秦要之以割地故
立後明矣絕君而喪君有君所以靖國頃襄之立非懷王
也或太子不可曉然以薛公考之皆有事實以非備說
為交為武為繼之為如字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謂幸其薛公欲知王所欲
立乃獻七珥珥以充耳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
為夫人類韓非子淮南子皆有
孟嘗君將入秦賢傳言秦昭王聞其止者千數而弗聽蘇

元從傳今秦字誤宜依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

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曰秦曰

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子孟嘗君

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淄水出於有土偶

人偶相人也此土為之與桃梗集韻梗畧也荒也此

中有山各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間東北曰鬼

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神荼鬱壘主治害鬼

故使世人刻此書其首正處置門上辟鬼曰汝非木之

也隨策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謂木梗曰汝非木之

根則木之枝是技梗皆可言梗此謂刻桃木為人也

及說死作土偶是技人索處謂以此偶此江區

偶比孟嘗君時秦昭王使迎陽君為相與語桃梗謂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士也梗亦以為人梗按也梗於土

也藝文類聚至歲八月降雨也降大雨自上下溜水至

則汝殘矣魏也士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士也士則復西

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溜水

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如往也不知其所

輪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

出知孟嘗君乃止傳其入秦蓋在後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薛時未相也曰代立荆

人攻之溥子斃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補云

本補令人體貌容有禮也而郊迎之謂溥子斃曰荆人攻薛

夫子斃憂文無以復待矣言且溥子斃曰敬聞命至施

齊畢報以使事悉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而

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

王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荆固而攻之清

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和其顏色曰

嘻集韻痛也而呼之言也和其顏色曰先君之

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之請者不者詞也言善

也言其請望拜之謂望拜之請者不薄矣言雖有得

不如厚善說者陳其勢其方勸人之急也言應若

自在隘窘之中也隘險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以四馬百人之食言其

之甚勸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

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厚董之繁菁

人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

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君豐之以為

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賢有容之稱高以吾毀之也

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善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

元字恐是長者字下脫術在此善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

孟嘗君謙坐謙合語也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

補文闕者也老先已以生者一曰嘗天下之主嘗

無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者有侵君者侵凌也臣請以臣之血前其

短短者者疑當請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

其欲有君也有言如使而弗及也若有使之

勝元作亦可作齊人齊人賢姚云恐作曰臣願

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

同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二侯師友此臣之所

為君取矣求以此為孟嘗所取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非其人

如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

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惜貌而相訟者人之情也真

錯之錯也勿言也居林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

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嗣與文

布衣交言交於請具車馬皮幣皮羔狐之屬宗伯孤執

此從衛君字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

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

不肖以臣欺君欺者已不肖而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

厭羊殺馬軼其血又厭羊殺之以盟使盟曰齊衛後世

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

CENTRAL LIBRARY

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

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言或以此人

若疑者輒以頸血湔足下衿也衛君乃止齊人聞之

曰孟嘗君可語言可與語也善為事矣轉禍

為功處謂周衰禮義消亡以若孟嘗君者為能愛一愛則

論著者以為美談亦非義之強也論著者以為美談從史事類此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木言自置木上據水則不若魚鼈

不如狐狸曹沫術之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

與齊桓公會刺沫執士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鉞

鐸與農人居壠畝之中鐸呼高反說文按去田草也

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

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

棄逐言黨有以此士見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

怨之豈非世之立教者也哉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

弗逐謂仲連立言

孟嘗君出行國故曰行行當去聲至楚獻象床象床

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以登徒為官名未見所據然直使送之直猶不欲行見

彼云大夫登徒子則非官名音恤臣却之登徒也直送象

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同言其如若漂

賈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

獻之公孫補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

孟嘗君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

孫成曰小國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所以皆致

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

小國英傑之士累猶議皆以國事累君以事

以累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

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

成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君召而返之曰子教

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

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重言三喜孟嘗君曰何謂也

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

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即之

登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

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

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處謂孟嘗君於是能

過而巳彼得實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

難因得宝而摧折之後孰敢以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煖即煖也煖煖况反者貧乏不能自存

使人屬孟嘗君屬屬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

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

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陳平傳惡草

具注去肴君有頃倚柱彈其劍食無魚左右以告

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列士傳孟嘗君厨有

下客食菜一本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

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

車乘車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集韻揭舉過其友曰孟

嘗君客我待我後有頃復彈其劍缺歌曰長鋏歸來乎

無以為家家工乎反左右皆惡之以為貧而不知

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

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

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總合也會會古外反

計計最之簿書月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馮

煖署曰能署書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

長劍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

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

是依事蓋因音而說類憤於憂憤貴同憤亂也而性

王章則是作則事亦此類類憤於憂憤貴同憤亂也而性

是依事蓋因音而說類憤於憂憤貴同憤亂也而性

王章則是作則事亦此類類憤於憂憤貴同憤亂也而性

惛愚集韻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辨於

下沉於義同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取責於薛乎馮

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

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編合赴

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編合矣乃來聽命

一本赴作起則起屬下文謂作起而矯命也合讀起句

亦矯命沒黯傳注矯註也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萬歲祝孟也長驅到齊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

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

而反問也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

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猶君家所寡有

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

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相猶因而賈利之臣竊

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

君市義也孟嘗君乃本一作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

春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

此遺其就國而為之辭猶世孟嘗君就國於薛未云

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元作正日

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曰狡兔有三窟元作今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

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元作惠王昭文奔

辭不往事必在曰齊放其大昭孟嘗君非書時於

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廷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

上將軍而虛相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

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

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王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也齊黃金千斤文

車四文乘服劍一王本書下無

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宗廟之崇流故也

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友國

統萬人乎集韻統馮煖誠子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立廟矣今又廟成還報

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

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也獨則介也馮

煖之計也孟嘗傳有煖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

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差乎氣俗之移人莫覺地

稍異未無三窟之說為勝馮公自言無能非真無

能也孟嘗蓋已知之故聞其署則曰客果有能也魏子

子粟馮公焚券孟嘗卒蒙其力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

臣豈迂也哉食以食之之食音嗣為君為文足為之

為去

聲

去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君奔薛此言復反

此駁譚拾子齊迎之於境謂孟嘗曰君得無有所

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拾子借以

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

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

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

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盈非朝愛市而夕憎之如

和存故德所求者存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

怨五百牒牒札也書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傳考之蓋文後謝病也

蘇元作秦中秦字誤自燕之齊此二十六年見於

章華本作華章南門史作東門注齊都城小城北門

齊城東有閭門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多大子之來也秦

使魏冉致帝致帝號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

而與齊而患之所從往一本若微往與從來異也

如聽之以卒也本秦為猶善勿庸稱也庸用以

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

無傷也雖稱有先后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

字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辨能為會則明為人謀則

此言微今不聽是恨秦也

今未著

故言微今不聽是恨秦也

聽之是恨天下也不

忠蘇張之巨擘也
以叔天下無非詐謀耳
受帝號以順秦而不稱
子以為之為如字

蘇元作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
秦史作代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子則天下

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亦問約伐

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
補此五字

宋六對曰夫約然然其伐宋之約
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
恐鈞鈞字無然字而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

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

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倍同實同償同
謂古通用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倍

之陽城危汝南潁川皆有
地史作陽城有淮北淮水之北

相柏濟水之西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東有陰平陸陰屬

之事武不與秦合也秦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燕

以為名非實之而後使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

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說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

蘇元作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

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為天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

而後人人必怨之又為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而遠

怨者時也雖得其時也人怨之則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

推言後起者藉也此而也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

物之率也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

時勢倍昔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

莫邪陰浸理此二物吳王使干將非得人力則不能割

割矣利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

非不銛集韻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知

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軍舍人註車不休傳言其言也

衛國城割平言城守割地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墮

規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逾於魏魏王

侯也時未稱王此衛王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

戰却鄆之中驚驚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

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

此據地里志黃及索隱以為非正義云衛非強於

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

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

於州西河內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馬飲於大河

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燒棘元作溝下同

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南蒲蒲坂也謂此正義云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

邑趙世家史趙隊黃城八年拔魏黃城陳留外黃是

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蒲為名按陳留外黃是故剛平之殘

也中牟之鹽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

魏之欲也然一國勸行之者何也備明於時權之藉也

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

罷廢同音下事敗而好勸之韓窮也兵弱而憎下人

行也字無此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行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

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

人挫強不以兵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

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行秦秦楚也齊閔王十

六年齊與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秦遂共伐戰非甚

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歸咎於

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是楚懷二十六年此二

且天下備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

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謀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

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

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

人為利也為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

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

不義也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之人與則多則元作事

是本亦以衆強元作適而離罷寡也兵必立有缺字

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

讓而至兼通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元作

同謹靜而寡信諸侯信借時也僅靜則四

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籍績

元作積禍積積亦常是朽腐而不用幣帛矯竊

一腐作矯前算也有變意此言安其初也則別本注

夫一句文義而不服矣小國道此行則不祠而福矣

不貸而財足矣貸音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

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

先衍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而

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玉強

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東萊故萊子國

滅萊傳萊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忽迫而

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

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

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

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

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有能无作而

察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微用兵而寄

於義猶假也謂寄怨而誅不直者使人誅之而已不

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則霸天下可踴足而願也

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

子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共事猶交割而不相憎彼此

割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宜多反覆

交割地者宜相憐俱強者宜不相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燕齊戰於桓之曲蓋在齊魯之間燕不勝十萬之衆盡

胡人襲燕獲煩數勝獲煩屬取其牛馬此蓋之夫胡之

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

相趨者何也循何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

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為我役故

明主察相相之明誠欲以霸王行也也為志則戰攻非

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言而都縣之費也隱元年注邑

曰周制二千五百家為縣周禮四甸為殘費已

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

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

炊之轅斃牛而觴士蓋以飲之則是路君之道也疑

作露言國中所有悉出於路又疑作路窘中人禱祝

言財用窘於道路止是道路之路中人禱祝

之人為君翳釀翳華蓋也故有隱義通都小縣置社行命者言釀於以待飲至賦言講祀之事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

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屍未雖若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

者空財而共藥共亦傷完者內誦而華樂華大飲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與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

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矛首也兵車所建四尺戟銀鉉絕鉉刀鉞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注見前

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與宮之宮古者士大夫之所匿斷養士之所竊所折薪十年之田而不償

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

姓理檐蔽檐衣蔽前者檐蔽言出言舉衝檐中道罷於刀金兵器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募數

而能拔城者幾數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音短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

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愛一主趙襄此用兵之盛也

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補患也二子在滅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

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
山十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相此用
兵之上節也節猶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此二
城中山見前及燕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晉書由此觀
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有今世之所
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而守不可拔守城天下
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則非國之利也臣
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
姓罷而城郭露外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
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譏的

非咎罪於人也呂春秋亦有極罪於朱王之語便弓引
擊而射之便謂乃發一者則善善之不中則
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貴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
的以難中人爭欲買之如惡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
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
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
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
下當有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注
于注今按諸說不一周禮司右月令注矢受此據淮南
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

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不用師也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不知何故此注亦作敗雖有閭閻吳起之將將若閭閻之善用兵禽之戶內千丈之幟援之尊俎之間豆上在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記注故鐘鼓琴瑟之音不絕于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功言其

之名若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則其國無宿憂也無宿留也猶宿也何以知其然例宜有也文侯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言也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元作矣昔者魏王惠擁士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後却却西園定陽屬上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孝公也此史秦人故尊稱之前說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今於境內盡堞中堞城上為戰具元作竟竟中為戰具境內為守備為守備為死士

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
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
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
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
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
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笞使也策馬不足以王天下大王
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
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使天則王業
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
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用

建九旂旗從七星之旗鳥隼為旗又繪星馬

鳥隼為旗為旗州里所建旗也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

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既行地也也親按兵於國

而東次於齊性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

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西喪地於秦謂此數而不以德魏

王故術故字無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
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檣
未施而西河之外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見上

之堂上禽將戶內按職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此策輾轉皆中車機而不詭於聖雖鐘竿倡樂非所以

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此閱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

之獨百世之戒也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後起藉植不為

於義最其術之害何故於是豈仁義之師正之大論中其

後極言戰之意不類鮑之不察其矣高宮室太苑固以

民同樂之意不類鮑之不察其矣高宮室太苑固以

得齊意欲散齊而為燕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太苑固以

云齊之伐宋也蘇代賈啓之秦之救宋也蘇代復止之

代為燕反間驕其君以勞其民而速其上也其說燕三

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君以勞其民而速其上也其說燕三

民懌此其若之欲得也此其民力竭也云此策而包十二

中而勸此其若之欲得也此其民力竭也云此策而包十二

或遂以勸此其若之欲得也此其民力竭也云此策而包十二

後取准一本每章首三言以之則此上之明蓋已逆知闕

齊負郭之民背負橫有孤狐咥者誤衍大事記去之呂春

秋責直論狐援云云即謂此正議閔王斯之檀衢也

市蓋齊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循宗室云直言殺之

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為景公將去此時

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侵河上晏子薦

襄首斬監軍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意襄首

之禍言遠怨之禍後藉之得止臣曰夫以下至強弱大小

見前事為一節今世所謂善思兵以下至弱攻之敗可

軍為閔王却燕晉而戰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
國離記度以為景公時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
燕舉兵使昌國君羊之將而擊之齊使向子穀下
史不書曰呂將而應之後趙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
春秋作觸子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元作償
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此四十年淳齒數之
曰夫千乘青州博昌之間屬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
知之乎王曰不知禮禮地城
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闕門求之
則不待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三不
後論淳齒曰夫雨血霑衣者知也地城至

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
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
里音中太子名法意是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澆
澆灌君王后太史后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
本作太史氏女無后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
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給傳言單設詐燕將代祭教者
遂以復齊襄五遷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時立五年
耳齊襄王即位補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既之為去聲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

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如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
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如尚何歸責其親王
親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書之
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刺而殺之案反說文揚也露膏

襄王閔王子元年二十二年戊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名攻聊城東郡高平注在平原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曾連乃補書約之矢經束書以射城

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將不信時而棄利倍昔勇士不

怯記作死而城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

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

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

再計勇士不怯死一本云此三者世主不無此二句而今死

生榮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故願公

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史云齊之南陽屬

齊齊地也魏攻平陸平齊無南面之

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無不無此二縣故不南面

CENTRAL LIBRARY

陸陸之害小大不如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
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面
不攻橫秦之勢合齊善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
右壤亦棄也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退燕
救不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聯
城共據暮年之敵據相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齊
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
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
圍於趙秦燕與齊事二十八年燕王喜四年趙孝成王
於趙秦燕與齊事二十八年燕王喜四年趙孝成王
於趙秦燕與齊事二十八年燕王喜四年趙孝成王

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既多民
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以距全齊之兵
距拒同也暮年不解是墨程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
之見般以帶為城以膠為械般九設食人炊骨士無
變墨九距之般之城盡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
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
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倍魯士民
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據言非齊前也
袂顏云猶今人言將臂按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
攘膺字見孟子即此義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辯說之士資以善終國華俗
於天下其國俗功名可立也也忠者亦捐燕燕

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陶穰侯邑衛自梁

索隱引延篤云陶陶朱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爾姚氏亦引世世稱

寡稱孤寡一本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

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辭疑一字訛或徹且吾聞效小

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

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遺忘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

桎足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

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

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踐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一

云并是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

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

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

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

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

也曹子以為遭遭字句謂曹沫忍耻而與魯君齊

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魯君計言此說見上

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曹子以一劍之任

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

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信其楚傳名後世若

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

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恚恨而成終身之名除

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並流名與天壤相

敵也言天壤敵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補元作到讀誤字未詳或而去清弓衣倒故解齊國之

圖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傳有魏按此書以齊

時不合如此者甚眾得為後人何錄之誤至於此章引

栗腹之說惜其書不存疑為之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

失之說惜其書不存疑為之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

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大也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

北牛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

二注此粟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

氏古史亦因之疏矣故補論之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

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

年自燕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

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

喜九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為一自燕攻齊止殺騎

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諶之十○字亦

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為齊不聞

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

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扶今曰攻之歲餘不

下可見為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

獨首即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即墨

策亦有二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齊守而

非燕將為燕守者此誤因聊城不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

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

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為將少年遂相趙必不

復逐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為齊將哉

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

勢將必接其言初不涉濬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

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復之不聞

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諶懼誅連書亦

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

屠聊城尤非事實齊前所殺燕將惟爾不聞其
此因騎劫而罷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
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
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致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
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
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
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
書則史策之舛誤殺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
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
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
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貞文忠公反據鮑氏
為斷而謂魯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
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微猶信也太子初易姓
有說可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單也疑齊國之衆皆以田
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水同舊有老人涉

苗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

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

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也恐單左右顧無人

巖下有貫珠者齊人補姚云別本巖字作聲句絕無

襄王乎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

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

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

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循

單有是善而王嘉之雖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

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吳六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

宜召田單而揖之於是曰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

者收穀之穀猶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

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

者使單有與志明謂威震主者欲奪王亦不明甚

不徒以救單之死一而齊國定君子哉

又前言告單必殺之天

紹勃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

素惡云單初起安平故以為醜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

召紹勃曰單何以沮

紹勃曰師之狗吠堯

此非貴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

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關徐子之狗

元由

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

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

用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

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願使將軍

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

右孰可九人之屬曰紹勃可

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失一人身

CENTRAL LIBRARY

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也哉...且安
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
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補撫其心振窮補不足
也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
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
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
刑也去上衣曰傷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
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
王賜諸前...王賜諸前...乃...前酒酣...王曰召相
單曰...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

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
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
固知王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
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
安平君而獨曰單且有天地之開...民人之治...
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也
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與
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
君以揣上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
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

當是時也闔城陽而聖不通王而有王城陽天下陽

與天下之人城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

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皆以通險而迎王與后於

城陽山中元作中山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因

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連與不同且嬰兒之計

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

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別

屬淄川又東來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掖不全或不夜

省不田單將為大攻狄狄北胡正義云淄川人徐廣

古云齊地不夜為名使者使楚之使去聲

北狄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

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

齊城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

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箕條劍拄頤攻狄

不能下壘枯也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

題反立其反廬陵劉氏讀壘林立謂壘守一立為

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

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繳繳草立則拔拔為上

卒偪曰偪導可往矣宗廟亡矣亡即尚矣尚猶久也言

卒偪曰也

日已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也何黨矣皆叶平聲讀說苑宗廟亡矣廟亡矣今日尚矣而亡卒無生之氣聞若言此若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牽西有蓄上之盧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淄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屬激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狄人乃下補曰馬謖對諸葛亮曰用兵之道攻說苑作掖中陽又女婦注又○將攻燕掖中陽又女婦注又○元使以長安君為魯齊師乃山燕師又索云趙王割

示京一城邑市五十七與齊求安平君為將攻燕伐之戰大事記併書於一年而襄王十年趙周取齊仍歲攻而一壽以單之在齊而喪地被兵不開其却戰而克雖為之殺諸者所以任單者不能發盡敵不然而齊之懼禍特怯而自悔也秦策云田單將齊之良橫行於中十年終身馳於封內考之殺騎劫之歲至襄王十返齊明年遂為相然單之在趙自二戰之後不聞他功蓋既其端而亦終不忍肯宗國以為趙川也單之心見矣孟嘗君為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襄二十三年中立為諸侯其後遂卒襄王八年諸侯無合從事此閱策有薛地百里之文遂以公孫弘齊謂孟嘗君曰君不為文中立為諸侯時誤矣

如元作以本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昭意者設疑秦

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秦奚暇從以難之意

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

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

欲愧之以辭使弘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

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續元

同由下由姚本猶下同未敢以有難也為今孟嘗君之

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由可乎公孫弘對曰孟

嘗君好人人賢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

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

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字疑行

治當屬下句或可為管商之師管仲說義聽行所說有

而字上有缺文聽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

使者退而自刎集韻刎必以其血塗其衣如臣者十人

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

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以告孟嘗公孫弘

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著書者羨其昭王大國也

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是使矣能

謂公孫所陳亦士之榮亦自曹沫劫桓公薛諸士其

不謂公孫所陳亦士之榮亦自曹沫劫桓公薛諸士其

有司耳矣豈在榮若世之猶狗然哉帝曰

人不當如是乎此說者之所當知也

曾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補也好士也一本謂孟嘗

好士也補也日雍門補也下有缺文說苑有雍門子狹雍門子

亦無考雍門見前養椒亦門猶公養之養椒未知名

姓不陽得子養此下脫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未

詳今君之家富於二公得門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

游猶交也言不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等使文得

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

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紵

也豈有毛晉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

哉補也君之廐馬至北與王斗云云故曰君之好

士未也譽而已昔人譏其未嘗得士故曰君之好

是論矣仲連之言亦引以自謂而非區區於孟嘗者

且仲連之不止也王建秦王五十年

秦攻趙長平年五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其交

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

不聽蘇秦元秦史作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

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元燕元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元燕元齊元燕元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元燕元齊元燕元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元燕元齊元燕元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元燕元齊元燕元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元燕元齊元燕元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元燕元齊元燕元

CENTRAL LIBRARY

隱蔽也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經趙猶齒之有

啓也啓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

趙之務務也也宜若奉瀆蕩沃焦釜之急夫救趙高義

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

務要則為國計者過矣齊時三有云周子謂最是也此

云周子蓋齊之謀臣史失其名不必強為之說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之

西趙魏不伐不伐秦周韓為割割地與趙魏韓却周

害也則言趙魏徒不伐周韓不救韓及韓却周割地與秦

言割字恐之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

周韓之捍秦代必及今齊**應**補補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

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齊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界今

齊入於秦而伐趙魏果今就令也入言應之趙魏亡之後

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補補是下無於字非於天下乎

也此言趙魏近秦畏之不得不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

也趙魏既亡而齊亦不免矣所以言此者欲齊之援趙

國子齊大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

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魏公子無忌魏信為天下

循便計循行順也秦伐因取二地今言公于無忌云

CENTRAL LIBRARY

魏實救趙者不應先佐之伐恐當時無忌雖急於平原
先取其殺晉鄙將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
地也趙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晉鄙
救趙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晉鄙
兵將代之將進兵秦軍解去魏安釐二十
通鑑以無傳公于魏晉鄙在前一年大事記以晉鄙留軍壁鄴
在前亦止作一年謂以傳修今按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人
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安邑者魏
之柱國也言其於相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郢者楚之
柱國也故三國皆欲疑欲字即故字而與秦
界境上界境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鄆
到矣福作福思按福乃偏之北偏義長三國之

君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良猶今
又劫趙魏疏中國魏言難封衛之東野封割地東野猶
也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
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
專矣一志以逆秦逆謂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
與秦壤界而患急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
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
補補謂日疊舉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
上文宜有矣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
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謂三晉諸國為齊之
及齊蔽相依為晉蓋秦攻諸國而齊不救諸國成亡勢必
齊蔽相依為晉蓋秦攻諸國而齊不救諸國成亡勢必

緩秦得齊則權重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說者明切
如皇十八年滅韓台秦人行遠交近攻之術善齊而不
計中父長后之謀事秦王建不修戰備不助五國其墮秦
十餘年間士之為齊謀者其智非不及此而卒不用宜
亡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書未發其封威后

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恙憂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

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

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

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

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屬居江曰路史云沂之季



五年仲云鍾離子國在九江蓋其後徙于此其威之無恙耶是其

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

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補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

其賦葉陽子諸書葉陽不地淮惟傳注華一作葉

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而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

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何以至今不業也此宮之女嬰兒

子無恙耶徹其環瑱集韻徹去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

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

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

仲於陵屬濟南昔以水居為號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

路是七八十年矣路史於陵今淄之長山

此言於陵仲子之行與孟子所稱者合恐此人也趙
惠文王與齊仲子之同仲子與文王仲子用事實成之世其在
子猶相及仲子尚有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
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
不殺乎仲子不能仲子其仲子若女子仲子不仲子於仲子聖齊有仲子此仲子數
也仲子非仲子王仲子故仲子王仲子建仲子時仲子鮑仲子因仲子策仲子言仲子謂仲子后仲子為仲子賢仲子智仲子故仲子曲仲子說
至此仲子王仲子使仲子之仲子使仲子如
字仲子項仲子官仲子典仲子官仲子每仲子二仲子反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仲子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庸
同均太史敦女仲子敦音羅仲子徐仲子奇法章之狀貌以為其
直也仲子常仲子竊仲子衣仲子食仲子之仲子與仲子私仲子焉仲子言仲子中仲子及仲子齊仲子亡仲子臣仲子亡仲子齊仲子
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言中及齊亡臣亡齊
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

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
無嫌而嫁者非吾種也况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
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
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仲子四十有餘年
不受兵仲子年為仲子秦仲子成仲子而仲子言仲子之仲子建仲子立仲子字仲子可仲子見仲子建仲子四仲子十仲子四仲子
不悟其計也與諸侯信仲子此仲子恐仲子未仲子然仲子史仲子稱仲子齊仲子亦仲子東仲子邊仲子海仲子上仲子
秦日夜攻仲子三仲子晉仲子燕仲子楚仲子五仲子國仲子各自仲子救仲子以仲子故仲子四仲子十仲子餘仲子年仲子不仲子受仲子
兵仲子此仲子實仲子錄仲子也仲子齊仲子與仲子諸仲子侯仲子秦仲子昭仲子襄仲子之仲子元仲子不仲子遠仲子始仲子皇仲子也仲子
信仲子則仲子安仲子得仲子不仲子助仲子五仲子國仲子乎仲子秦仲子昭仲子襄仲子之仲子元仲子不仲子遠仲子始仲子皇仲子也仲子
始皇仲子字仲子謚仲子尊仲子遺仲子使仲子者仲子遺仲子君仲子王仲子后仲子王仲子連仲子環仲子相仲子貫仲子曰仲子齊仲子多仲子智仲子
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玉后引
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

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
受言牘書也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其指蓋怒建之不
君王后死後后勝之族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
入秦皆為變以恐王也勸王朝秦不修攻戰
之備謂君子也義不也利不能其不能正始乃其父
策云君后賢不失人子之禮又秦王令解環以齊之
智為諸侯以賢賢之不能始既不足言賢信秦之
謀何智之有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
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死即墨大夫聞元

云一本作雍門司馬練而聽之則以為可作
以為謀疑本字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
數元百同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
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
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左
欲為秦不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五放而與之百
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秦
東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亦
秦人之亂時未有此也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
齊王不聽秦使陳也客入秦皆為交亂又陳為齊姓故

云然不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蓋偽齊王不聽
 可考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共松栢
 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共松栢
 城臨共而先死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
 客邪不謂陳動自秦稱之曰客也謂建之聽雖客似矣
 者曰可爾以正心誠意為先乎故也
 之曰齊不爾以正心誠意為先乎故也
 以而齊王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
 雖正而齊王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

凡五十九章

戰國策齊卷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楚卷第五

楚

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

肅王七年壬子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

告急於宋急下殺於此中立宜待

請宋許之子象

楚人為楚謂宋本有此字王公別成未嘗稱

王此假也與懷襄相接曰楚以緩失宋將法惑之急也齊以急得

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

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

急言楚今結於宋齊後將常急言楚之攻齊而令兩萬未已齊戰勝楚勢必危宋言齊強必併宋

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

爭論乃明年事按史年表圖邯鄲昭奚恤謂楚王曰王

元本里曰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強其割趙

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兩國相持景舍

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

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與如

魏共害必深矣趙之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曰

一本以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言雖有楚而不

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見救曰曰姚云

有割作知愚見有二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知

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

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

楚應言乘此起兵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

邯鄲楚兵取睢濊之間後志梁國睢陽注在城北

南臨濊水邯鄲大事記取濊

江乙為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語昭

以為魏人不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

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

亂得無遂乎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衰十六年惠以

殺子西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

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之世無如

出口矣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
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
我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
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
知駭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
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此則昭奚恤為蔽國
○大事記江乙之言
○亦畏可知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章我
○天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

有昭奚恤與彭城君彭城屬蜀楚人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

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謂目姚
○云一本

更有言甚後三字此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
○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

使我疑慮賢者為疑詞以兩傾之也

江尹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

山陽屬魏知為魏人策文明曰梁山陽君○注賢請封於楚諫而其無功奚恤必
○黨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

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以山陽君故楚王生一昭子昭

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惡

奚恤

之言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一聞天下信
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苦猶惡也夫苟不難為之外其為
世外謂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日也王曰寡
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私而愛之
善言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同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
入言之徇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行入言耶
鄆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
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此言申鄆事在乙居魏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楚王曰下比周則王危下分

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

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

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

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

已曾劉作己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

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願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

說口之資耳大事謂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

此周上固危矣苟下皆非手如齊之田闢唐之牛李上

亦豈能安乎愚按此與

前章言州侯云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譽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

者別一人也按說楚作安陵屬楚而魏策亦有同

字有能彼以為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宣王非也

王

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為
氏之安陵楚王曰君無咫尺之地元依地骨肉之親

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
服無物委物也委曲也其手皆卑下意何以也曰王過

舉元作而以通色已字類恐當作而以色為文色言

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
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英華變也是以變色不敝幣變時而

不及寵寵臣不避軒趙猶退軒曲新藩幸也車散則退
而受寵言不火之意是故字無於有語今君擅楚國
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

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已辭臣云奈如是

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

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

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

於雲夢譯名在商郡華容補曰楚時集注雲夢澤名方

馬日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也兕虎隼之聲
若雷霆兕若牛而青補有狂兕兕作祥車集韻詳音
字祥則羊耳補曰字書有祥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
一發而殪起子宋王招魂青結子齊千乘懸火廷

親發弓博青兒此合王抽旃旄補曰而抑

兒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

後誰與樂此矣問安陵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

則編席編吹簡也言與出則陪乘陪重乘也此大王為

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尊蠖蟻類為尊以辟二

日姚云試錢劉魯又作武李善引同延叔聖論云為王

先用墳黃泉為王作壽以御蠖蟻類聚引試黃泉

難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此

鄧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上其罪則宅

入官故可請客因請元謂補曰知本作為之謂

上則知之也謂云姚作客因謂劉作客

因請之姚云姚本則此上昭奚恤曰鄧人某氏之宅

臣願之昭奚恤曰鄧人其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

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

為以故與奚恤故謂說中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補曰姚

辭而不得有說色非如何也補曰如

威王宣王三子元在

蘇秦之楚三日補曰乃得見乎王談卒

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

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會貴於

王新貴於桂謂者難得九如鬼王難得是如天帝今令

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合寡人聞命矣

一本標類要引百乘書以作宣王

蘇秦為趙合從或在連八年正曰大事在威七年說楚威王

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

中巫郡屬南郡補曰徐黃云黔中東有夏州

州曰夏州補曰左傳楚水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夏州即此正義云夏水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用注後語云屈原離騷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夏口而西海蓋具山也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東今揚州海陵縣南有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蘇氏云楚之東端東有夏州車胤云夏

諸侯莫不一本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

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

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

動矣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即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惠至

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言諸侯去其國以從楚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匈奴畜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

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謂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虜馬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以備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今君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

社稷以從傳有在五國後處謂五國之禍與子也華

有難素之心念之不可合徒稱從命也夫志諸國之也惟成王

威王問於莫敖莫敖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

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夫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

敖子華對曰君王也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

憂社稷者有崇其也豈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

也一顯而萬世也不規不知所益志於死也以

憂社稷者亦有也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

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謂也也莫敖子華對曰昔

令尹子文關穀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

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也月之積故彼廉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也走也昔者葉公子

高名備身獲於表薄也財於柱國財材同

為材子高定白公之禍見哀公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拚方

城之外言取地也以大先君之封四封不廉封城廉猶

事故不察治也本四封不也急不控於諸侯

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也不公子高食田六百

畝畝井田故彼崇其爵也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

楚戰於柏也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舉定四年兩補之間夫平交夫夫百莫教大

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本于楚國亡

之日元月備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

其庶幾乎以是為可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

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教大心是也傳不書左傳

史皇以其乘廣死司馬沉尹成傷而死句甲到而暴之

考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暴君身出王昭大夫悉

屬百姓離散蘇勅蘇定四年以為中包胥謂鮑失

索德云紛古本作紛昔實亦持曰吾說堅執鏡

聖甲也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

糧潛行上崢山崢踰深溪蹶穿膝暴傷七日而

薄秦王讓之朝雀立不轉也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

冰漿無入口頰而殫也秦王聞而走之疾趨冠帶

知人猶老字通並昏也也秦王聞而走之疾趨冠帶

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勅蘇乃蘇也秦王身

問之子孰誰也也蘇冒勃蘇對曰臣非異也楚使音新

造也楚官也鮑見秦官有上造也良造也遂也此也造

備字通又音列罪也當是此字新造也也蘇也勃

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暴君身出大夫悉屬

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暴君身出大夫悉屬

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暴君身出大夫悉屬

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暴君身出大夫悉屬

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暴君身出大夫悉屬

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暴君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元作不

或衍起寡人聞之萬葉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

此之謂也遂出車重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廣之縣山而大敗之

亦聞於遂浦楚地或謂是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

地當考夫遂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蒼目動

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蒙穀捷結關於宮唐之上結謂交宮唐合

齊郢曰若有孤未如昭王存楚國社稷其幾幾乎

入大官負難次之典楚國法也雜一作難是所

守者皆離其局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

官失法百姓昏亂五官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

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

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血謂餘

豈憲無君乎當作餘遂自棄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子

此山名城也昔蒙穀負書不徇楚漢注引歷山氏引李通傳論

奔入官負離次之典齊注引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

豈患無君乎遂棄於磨山也磨字說見秦策至今無月

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

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

節

而能立也馬依式而能起

而後能起言以約食故無力也或疑士不當言細腰首

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一本標墨子云楚

三卷中辨此文三卷者則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

惡然而不避

發者發發其臣決拾

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

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

積孽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

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

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言不輕用民之所善節

身之嗜慾以此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

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未詳其畧訓楚兵注死者以千數

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

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

如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

賤故人難之此策本以蘇秦之楚之上知蘇子秦也然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處謂此策人主

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

出於蘇氏不過欲時君用而已而發言是而意則非也

懷王威王四十年

韓公仲相初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齊楚之交善秦

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補王使景鯉之秦鯉

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時與烏秦策有其楚王怒景鯉

恐齊以楚遇恐齊以楚遇恐齊以此謂楚且

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買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

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

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使鯉與

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與於遇王之大資也

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齊楚

信之必輕王故王不知無罪以視齊於有秦魏

同示齊以齊必重楚而且疑秦

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也下

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

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

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圖兵於

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救楚也

強楚散楚其於王孰便也此句在韓

春申之文既簡誤衍者有不自見其文而於此復不明言在楚

為如字

楚王逐張儀於魏魏使張儀之初陳軫曰王何逐張子

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

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

聽則可若不聽走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

天下之事也止言魏使

五國約以伐齊齊

秦齊共攻秦此十一年

五國伐秦可考策併言齊不可考懷王為從長率五

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趙了魏津即策所謂齊反趙魏

諸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楚王曰

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楚言可為好利而惡難好利

可營也營猶求可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

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

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

大公事楚人之韓見公仲曰夫牛蘭之事未

馬陵之難魏三年齊破魏馬親主之所見也命公

齊強不可使益強本主作王者無以五國用兵請効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字也也以圖齊作備備作圖止

有圖於齊此下音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

楚楚將入之秦於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

秦者楚也楚也指為從長而言餘說見秦策義深君章

不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

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

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又魏王謂昭子曰

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

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又魏王謂昭子曰

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其之半折開也外謂病不

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謂子何以救之折其東

有越累元作累此言越有德北無晉而交

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林山言蓋昭忠楚魏

而復以誰魏今恐魏之折入秦昭子曰善因令人請和

於魏謂昭子曰善因令人請和

秦招楚而伐齊於向謂陳軫曰秦王德必

外向言合他國楚之齊者善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

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

齊不窮也侯劭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

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

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以強秦而有字晉楚則

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元在歸策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

冠之散故欲歸特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

鄭襄美人袖襲同周紫芝楚醉說云鄭國之女多

所以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當欲逐之於魏

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

象不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將

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

墨別本作黛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

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

補有見字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

爽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

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林何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

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

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半醉半醒也中直衆反再拜

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便所

習便所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

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

王曰子釋之釋猶吾固以為天下莫若兩人也儀自楚

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後相秦之四歲此十六年也

可考謂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愚謂此正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也

策南后鄭襄為二人辭氏止為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楚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

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

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襄

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患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

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

本無麗好詭人之可好可說者習音者以惟從之

惟也以從愛女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

冰邑以邑為女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

資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補疑有缺字

妻以臨干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

益賤而日疏矣鄭襄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

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

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

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利在

襄遠說楚王出張子此十八年 獻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及

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所製必中矣

楚王將出張子姚本自為 恐其敗己也補曰

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地

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事者 曰以張儀之智而有

楚之用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

便若儀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

則魏無楚 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

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魏

如殺儀於此也 大事張儀欲以求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反以殺身事變之來亦安可迎隨哉此可為小人之
戒屈原曰前大臣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厚之
而豈惟屈原雖庸人孰不謂然儀王聽靳尚之言
而出之既出之又恐其欺已而使尚隨之不悟其詐尚
之見殺則雖怒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惑邪說玩弄
於儀掌極之上召冠屨師喪國亡身死有餘責持以為
秦人詐誘天下反從而於之計其
愚闇強恢六國之主無與輩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袖曰秦地半天下其
敵四國四方 被山帶河姚及別本有以為固被
也其 虎賁之士百餘萬姚及別本有以為固被
也周 非始有 虎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
安難樂死死 難事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
卷常山之險元 取此 如卷 席之 易無 遺也 恒山 屬趙 之

云常山在嶺州西記巴作常漢時傳焉所改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
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
與羊不格明矣格猶今天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
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西
國敵俾交爭俾齊其勢不兩利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後語作上黨地下河東取成臯
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
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
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
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

與持久持相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飾錄飾高王之節行
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禍意同無及為
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
於汶汶水以汶水故汶水唐志汶州汶山注有岷山循江而下至郫
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音併舟也一舫載五十人與
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
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距本難足故謂至楚
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正曰徐廣云魚復有扞
水得關史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作扞關
拒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
有巴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比地絕非比境之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
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
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
書不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猶故正曰陳古陣字姚云會符陣有偏守
新城編之成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
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
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
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補曰攻大則不出甲
五年此謂上率詞謂實史作齊則無之若云不
攻齊則無可通也楚嘗與秦戰於漢中楚人不勝

通侯執珪微侯漢武帝作通侯見前死者七十餘人遂
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補曰謂本有此四字與秦
戰於藍田又却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
年此處與上章所稱楚王皆後人造
書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
其後計無過者一作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
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開補曰姚云一本作開不若開
義有天下之例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喻之
舉宋正曰秦隱云以常山為天下者則衛及陽晉當天
下綱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通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
國不得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
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

從親聖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
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閱因受而相之
君二十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
朝其以詐死耳補曰蘇秦為客所刺說計以取財故夫
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
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
也其勢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
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而之妾帚蓋也以酒掃
獄事記其義諸侯皆曰事秦取強故稱効禹家之都以為湯沐之
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等臣以謂計無便於此

者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此書將也
之際必有風焉不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
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
以明制秦王之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
雞駮之犀趙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夜光之
璧鄒陽言魏文侯歸於秦王傳在諸國之先
事秦故楚救儀而重出器中此欲計之雁平諫不聽
許儀遂說韓齊趙燕皆聽儀歸報未至惠王處
張儀相秦儀相謂昭唯曰楚無聊即漢中有所更得乎
此皆楚之要地無此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
則危亡安能有也

李曰無所更得二臣楚之良臣無此二臣不能復張儀

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秦惠王三

歲至是并復之即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也

昭雖歸報楚王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

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來相工陳籍周策陳作相而

周不聽魏來相慕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補云

日本有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行是能言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

之所行有功名者亦亦儀也取實於

魏欲為攻於魏為魏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交謂

與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習於三晉之事故逐

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

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

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絕曰姚本疊齊儀聞之其

効鄢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太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是

昭雖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雖之秦重張儀秦使未至惠王死武王逐

張儀王因收昭雖以取齊收補繫之也昭善儀而齊惡

則齊而合於齊以收為捕繫拒滅楚為昭謂楚王

曰元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為王而善睢也今

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其茂貴其茂善魏公孫郝

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

之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因謂是

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補三字一本復有二

人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以楚嘗方城必危王不如復

睢復其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

不合秦絕王亦不從不從秦則方城無

患張儀遂惠施於魏儀時秦相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

郝楚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相結是

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者元作者來而惡

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說辭也儀以儀逐之

者張儀為儀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謂逐惠子

儀為儀逐而來而使之與且宋王偃之賢惠子也天下

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今謂天下莫不知也今為

事之故國事棄所貴於離人也楚王皆貴儀而今受

而是為儀也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耶誠有意為王

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

今必德王今儀必德王一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

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

下而納之宋 儀曰以為

陳軫曰告辭儀曰以為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

陳軫曰善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奕詳謂陳軫曰儀善

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詭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

儀之言為資儀言已為楚因而得復楚楚聞其為陳軫

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策有同

魏王哀曰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

說新入也甚愛新入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官室

則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

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入也

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入曰王愛子美

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為此惡鼻故則必拚于鼻

新入見王因拚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入見寡人則拚

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

似惡聞王之臭也王蓋有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不通新入之言

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襄則后死久矣

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

請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

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新所立后然則辭者不

買玉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

立之不買上宜有向字說

齊明說卓滑疑即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

之來也蓋自為擣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

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擣里子矣卓滑

因重之不聽明明懼見輕為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

滑重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擊昔楚公不聞老

樂子楚有道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

一本齒下有六十而盡相摩也靡同今富擊能有材

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是兩盡也齒之相摩以就盡也

諺曰傳言見君之乘下之乘馬也在見杖起之在坐則

下音戶起今也王愛富擊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虎謂

音去上聲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如不善不正方

蓋以富擊能為足愛也夫能之不善不正亦多矣不可

治之和齒之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

以不敵按史記及漢志並云孔子與

秦伐宜陽此二十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元

後乃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仲時守宜地公為其

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

以韓補後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補

黠慧也慧也者補也補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補因還走而冒人

不補趨網人至數獵者知其詐補數偽舉網而進之補

網補乃使其網而即補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

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補後之智於此困矣

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補此策亦可作補

故補作朋補等策補見秦帝等策補

四國伐楚補楚辭補其十八年秦楚令昭睢將以距補秦楚

王欲補秦楚補昭睢不欲補桓威補為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三

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

堅其伐秦王補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

相罷補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

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

補利補相敵補於天下補謂以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補秦見楚

楚相敵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割地而收秦補一本無害字

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補周出周補自周出補出周下連補三人之文疑為

於楚至於新城補並六年注新城補新密今葉補河南密也補

元補字補恐有誤補三人偶行補偶補耦補二人日耦補兩也補南游

新城 信作非 新城說見秦策下章言新城渾說其令曰

城陽人陽城在汝州當是與此近者 新城渾說其令曰

云千戶封縣令今楚亦有此稱變吉者非特秦矣 鄭

魏者楚之與國 而充也 而秦楚之強敵也 鄭魏之

弱而楚以上梁應之 此山陽濟陽故梁近楚故也 鄭

上梁宜陽之六也 得之 楚以弱新城 圖 元作圍之蕭

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 此言百

不相知 况 于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 漢志

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漢志言楚

故 字 楚王何不新城為主郡也 主指守也為

人事記即者縣之士故邊邑甚利之 此渾言其

新城公 稱公 尹大說乃為 姚本無王字 具駟馬乘車五

百金之楚 字 盡 通借姚本無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

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城書作成

韓公叔有齊魏 得二國 而太子有楚秦 太子幾也

日公叔伯嬰恐秦楚之納 以爭國 主幾也

策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 秦記注南陽縣有

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

得之 其 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

CENTRAL LIBRARY

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公叔然元作然而不死今將倒
冠而至言其婦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魏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一作曰本之五大夫楚

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

也是元一作得一作是一作曰姚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

善也如不賞其善王不知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

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

以知之史楚懷王曰蘇秦蘇秦而推秦蘇秦而推秦蘇秦

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

舉上蔡之監門也夫不知元一作如下事君小不

知亂室以苛察聞於世詩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故

惠主之明武王之察報儀之好譖耳茂事之取十官而

無罪茂誠賢者也然即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

國之利也且王嘗用補滑補於越其滑見而納

句章屬會昧之難秦昧楚將此二十八年越亂故楚

南察瀨湖瀨湖也言楚有而治之南陽有厲音賴

察勝而野汪東以難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計王

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

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鉅大也王若欲

置相於秦乎若公孫却者可夫公孫却之於秦王昭親

也備也作向事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其

重素真大王之相已秦相而口王之相蓋王相之楚國之

大利也其茂傳有人地相小異也上秦史俱作下蔡未

魏相翟強死為其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公

子勁也秦勁也相魏魏亦之交必善蜀秦人而魏相之

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以王不如與齊約相其茂於魏

齊王問好高人以名今其行人魏為齊請如其使者

謂魏之相齊王必喜魏以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

必爭事楚魏氏聽其茂與博里疾買首之讎也買言欲

首而魏秦之交必惡秦相秦茂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此二十

子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

出地以取齊取猶收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收前所

之二日楚出地取齊楚既弱矣何足與地秦收所

而勸秦收所公事必敗楚不得秦地必怒翠公不如今王

重賂景鯉蘇厲使人秦使人蘇厲不秦恐合齊楚

不求地所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

而止攻是約者復和也與如國之與和好也言翠能

和兩國之約國之時秦之割地希矣惟蘇正十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年割三城和齊韓魏一事爾儀王末年楚益以弱
合齊秦未必不懼而割地於楚者令楚劫地恐者
恐或如此之辭也景翠必與景鯨不合者故唯言
是舉以地取齊而二人使入秦為辭則秦恐或不
敗乎今不知重賂而秦之合若不求地則秦必不
結而與楚合齊見秦楚之合若不求地則秦必不
入秦則齊知秦楚之和恐不敢求所賂之
此若果不求是公能和好結納也說亦通

術視人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雖勝秦於重

丘屬平原曰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雖之乘

秦乘楚王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

漢中伐此請為公令

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雖之乘

秦敗楚漢中取入城宜得漢中楚王入秦秦王昭留之

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

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

楚王畏秦必不敢背盟

三國攻之義也

頃襄王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聞

而歸齊王隘之

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

元作

備秦故不
分其兵

秦敗楚漢中取入城宜得漢中楚王入秦秦王昭留之

CENTRAL LIBRARY

追字號而問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

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

歸誠之言曰歸誠命令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

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

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

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

求反而得主墳墓復群臣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

百里許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

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

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

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

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而萬乘今王

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

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且王

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

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

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

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

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

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

然

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求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
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音拂常與孟
然之怒也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
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
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
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
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
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
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也且與西
地則有則生失則死之卒三十餘萬甲地兵車

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
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
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
五十萬臨齊九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
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也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
東地復全謂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
勇犯此書三書懷王薨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
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不遠薨夫秦能劫留之豈不能
疑也楚王亡太子在外中必立王以絕秦望太子
以齊之重歸義嗣也其誰敢干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
云忠王而走太子則得太子卒不得位亦非也蓋即中

立王時蘇子以此陳干田文而語人以九可文不之用
世不備其語也齊使之水當直拒之齊常之不與是矣
不備其語也齊使之水當直拒之齊常之不與是矣
當絕尚矣景無而為之索於秦夫不共藏天之不與是矣
是皆太子以大義請而用之則其言也出矣且秦之責齊而
四秋戰國之時及之尚何足歸乎○餘說並無齊之責齊而
以秋戰國之時及之尚何足歸乎○餘說並無齊之責齊而
車使人之使如字為身之為去聲
女阿詳謂蘇子曰秦柄楚王懷素如劫危太子者公也
今楚王歸此蓋其書及史考之王皆不辯今太子南歸
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怒已
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知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大

子入矣言其歸之深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
復請於蘇子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疑此乃齊策
備說文說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
長沙之難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蓋破於此楚太子
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
而攻東國太子懼本其初言之亦明昭蓋曰不若令屈
暑以新東國為和於齊疑此乃齊策
上言齊與兵攻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
故地此忍其敗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
遂令屈暑以東國為和於齊此即子良之秦王昭聞之
懼令元作辛我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

出矣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謂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

中射士官有上中下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

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謂者

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謂者也且客獻不

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

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魁謂此謂士乃不可不殺荆王

何有謂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

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與汝而問之是安

而罪不至於死也王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欺王也

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

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延凌濟不獨燕趙然

也風平遠游之篇曰一氣孔神巧於中夜存虛以待之

惜子楚之先長生以視之亦無考

齊以淖齒之亂補曰一本添字云秦其後秦欲取齊與齊

故使蘇洵之楚洵固皆令任固之齊秦明謂楚王曰秦

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以示齊之有

楚親以有楚之以資固於齊為任固齊見楚納洵必受國是

此有王字一本之聽洵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

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洵來有之辭一本此下之辭必

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洵之辭必厚齊而薄楚王不

如令人以洵之辭謾固於齊慢欺也言洵齊者非實齊

齊則固言厚齊者非實齊

戰國策卷之五

七

必以固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
為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補齊淮泗之
間亦可得也元在齊

楚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
侯右夏侯章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

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
老悖悖亂也言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

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義
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莊辛去之
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上蔡陳之地

襄王流揜於城陽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也
史東北保於陳城當是指此城爾於是使人發驪車徵莊辛於趙

也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人
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節語曰見兔而顧

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即養未為遲也臣聞昔湯

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斷長續短猶

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蟲一名六
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蠶而食之仰承甘露

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
將調元作鈞當作膠絲於擊之調以願

師古急就章注以葉消米取汗而煎之漢弱者為餉形
 怡怡然此謂調以膠絲也淮南子柳下惠見餉曰可以
 養老益壯得餉曰可以開胃取捷皆以黏也
 疾持老益壯得餉曰可以開胃取捷皆以黏也
 膠或作膠言加已乎四仞之上曰仞而下為蟻蟻食也
 其小者此有夫蟻以黃雀因是以俯囑白粒囑象也蓋
 獨作囑仰栖茂樹鼓翅奮翼翅強自以為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擲也將加已乎
 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其類為的的本標後語云以畫游乎
 茂樹夕調乎酸醜也為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
 其小者也黃鵠因是鶴也鳥也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泗
 附囑元作鯉鯉字書無仰醫後衡衡香草也周禮

凡將篇涉從迷今俗書作菱武陵謂云四角三角
 曰菱兩角曰菱八角與菱並言即將接余水草也以奮其
 六翻翻羽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元作符盧字書無符字
 集韻若可為鈎盧旅同黑弓也正曰下之確即治其趨
 元作趨正曰趨通見射中恐是此字形聲趨即治其趨
 仍之上被監元作監石惟織也正曰廣韻力對反治
 上之引微綴折清風而抃矣如折然補曰高傳力對反治
 也反松羽粉反徐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鼎鼎補何
 按呂春秋與庚同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鼎鼎補何
 夫黃鵠其小者也燕靈元作聖侯之事春秋及史無
 通補款下同古因是以南游乎高陵此引說文上日池也

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故馬也故與吐反正曰魏云
山之食湘波之魚湘水出焉左抱幼妻右擁嬖女與之
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破
方受命乎靈宣補曰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
昭昭子發召之楚子誘蔡侯殺之于中經傳不書子發蓋
子發伐蔡宣王知迎人問訓蔡靈聖侯之事其小者也
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先考也
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其方四金與之馳
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
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龜塞之內

本韓鮑改作魏故云然魏策亦有案左氏史四年左司
馬成謂了常直蔡實經注漢東隘道史春申傳秦踰
隘之塞而攻楚蘇秦傳塞鄢郢正義云申州羅山縣本
漢鄢縣州有清平關蓋古鄢縣之阨塞又云石城山楚
毋家波鄢塞亦指此而正義誤以為河東太陽鄢城也
不與楚相陵河遠忘前說也大事記作鄢山縣發書
申州有鍾山羅山兩縣申州今信陽而投已乎龜塞之
陣也龜鄢字同誤前反隘當從阮音
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瑋而檢
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虎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
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
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令
○大事記頃襄既失鄢復召莊辛謂其言至於色變
○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
○諸侯蓋喪亂之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幸特不能

大有所為耳劉辰翁極抵幸
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之

齊韓魏共攻燕燕惠七年書韓魏共伐燕他書則

宋未滅時豈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

之景陽後至考烈六年為將至史世家景陽最

年齊及唐義行倫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

已植表知華表以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

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

魏魏立魏國取之以與宋宋時魏為三國懼乃罷兵

魏軍其西齊軍其東不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

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同魏本車齊師在

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大沮

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燕策四曰

離及通使

考列王襄王二十三年巳亥

唐睢元作且曰見春申君楚相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為

益益謂有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言絕險行于

餘里來竊暴舍之義大言其而善若之樂臣聞之責

諸懷錐刃孟賁專諸不

當作謂西施衣褐詩相

而天下稱靈今君相萬

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

為者有刻身為形者正義云博頭

不知不勝五散獨善不亦明矣今君

何不為天下集而令臣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

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史正義引

湯所都亦明矣今君

湯所都亦明矣今君

湯所都亦明矣今君

也補曰帝諱也君藉之以百里補曰時為蘭

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

之趙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

君曰昔伊補曰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亦嘗不尊國未

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

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

惡疾猶愈於劫故反憐王補曰癘願也劉辰此不恭

之語也補曰雖然古無虛語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

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

不敬乎

史正義引

湯所都

湯所都

湯所都

湯所都

臣竊以為

臣竊以為

臣竊以為

臣竊以為

臣竊以為

臣竊以為

臣竊以為

臣竊以為

臣竊以為

臣竊以為

則大臣主斷國專斷私以禁誅於已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已故主斷以

禁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

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

王殺之因自立也元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

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

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

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釁主父於

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懸於其

廟梁宿夕而死夫孺雖癰腫胞疾痛當與交切上比

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

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厲矣由

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爾雅賦曰爾雅以下寶珍

隋珠隋侯珠見大蛇傷瘰而愈之蛇不知俾兮襦衣與絲

衣謂畫袍不知異兮問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

昭云梁王魏登之美女楚辭注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嫫

楚辭注云黃帝妻又甚喜之兮以警為明以聾為聰

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然

此言衰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

而問之曰何為而可使之同乎則合乎天理之公是

非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詩曰上天甚神

悔禍則轉禍為福禍言天理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處謂

無自祭也春申君之愚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

豈有知之絕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持操安
在也荀卿之宜或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
言也趙失之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
之禍此書蓋知神之矣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
乃荒柳之弊神詩作踏傳謂當從蒙也詩作焉本言人
講不敬朝事王而王甚神朝之無不自取禍也○朱子謂
天不亂人神甚可畏不可不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
黃歌亂人神此然以詩書札義言治禁暴除害言兵要為
異於戰國之士者此篇不載於其書賦即危詩未章其
言執貧良而宜切弱春申甚然而首以法術知楚圖崔打
近迷李允紳幽剽切春申甚然而首以法術知楚圖崔打
亦不出申商可謂高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第獨載此
而不及其可謂高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第獨載此
於齊襄王時最為老傅齊尚條列大夫之賢上於鄉三為
祭酒劉向曰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鄉三為
尊寵之若如遊李至襄王時最為老傅齊尚條列大夫之賢上於鄉三為
知年十五始遊李至襄王時最為老傅齊尚條列大夫之賢上於鄉三為
酒也大事記取史又書卿為列大夫祭酒在襄王五年

是也朱子采劉向而文結吳曰卿少遊學於齊歷威宣
至襄王三為櫻下祭酒卿少遊學於齊歷威宣
申之死在考烈王二十五年齊王建之二十七年也上
歷襄王二十九年潛王宣王元年已為一百有五年卿
世自王建二十九年潛王宣王元年已為一百有五年卿
之不逮事威王胡美蓋白之言但為歷忽威宣之多士
其言猶先宣而後威不土為知言也祭酒者古人飲食
必祭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後因以為官號與街為列
大夫之時卿年尚少其位既死齊修其缺而卿與焉故
卿在襄王時最為老傅而三慶祭土之上也向之言觀
史猶明朱子偶未之察耳史云五十始游學
向云十五史字偶置無礙朱子改之當矣

虞卿史不書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補曰此二字於
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
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
公也而後王補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後侯也宜太

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議不載十二年此故君不如比其以德趙踐亂燕之趙奄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曰比數語與秦策謂穰侯章趙策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魏陽救燕之役正曰燕策齊魏共攻以與宋云云特猶有宋去此特遠其鮑靖以為懷王二十七年此為考烈王二十一年就使果然則相去亦遠建策周云魏齊新怨楚軍元作君雖欲攻燕將道何益是豈得為彼時事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景園王可言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

魏而使所以信之信者可為所可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補曰王曰以下脫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闔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一作我稱曰姚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敵楚也敵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補曰魏攻年封歇春申君賜淮地後十五年以地邊齊言於王以為此策言楚王春秋高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則在未封之前頃襄之時乎頃襄之三十四年趙嘗伐燕豈或此邊齊猶難之况燕地乎亦非計之便也然遠楚徙封

卒用於城吳之特皆
斷言有以啓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

聽之也燕昭末年用蘇代說復為從此二十二年春申

無月不與夫因誠為信正曰不專指此奮患有成患難

有以成勇者義之擇禍為福補曰攝裁少為多智者官之

官尊法之稱正曰義之謂制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

其宜也官之謂主其事也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

也墨墨之化報之及言及復相尋墨墨之化言變化無

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勇智者所

可及也新亭情平公謂師曠甚矣子之墨墨也唯大君能

賞與傳墨墨不得意皆同此字義或有異唯大君能

之禍與福相貫貫猶生與亡為鄰不備於死備猶專也

備於生如兩不足以載大名正曰載承也

死不專於求生者無所冠艾冠外兵艾已所懲創

不足以致橫行於世則不足以橫世橫言莫夫秦指德絕命

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噤口集韻噤聲也言

利機噤者利其發動之機上牟主心下牟百姓牟取

公舉而私取利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

丘山備曰此王從而然意多未詳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策趙人全晉舊姓見楚春

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備曰有

武君與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將向於卿至趙

與孫臏議兵於成王前臏為齊宣王軍師世遠非是

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譽之可乎春申君曰

可加曰異日者更羸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

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

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

此華也有隱痛於身猶華也女設發而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

尖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一本未忘聞弦者音烈

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避箭也引其義為足首皆之謂而術也烈引之謂也

故瘡墮也以瘡痛今臨武君嘗為秦孽孽敗於秦未詳不可為

拒秦之將也

汗明誅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

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

生大息矣異於汗明元作驚馬字書無驚字感是

不安貌踟蹰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固陋不審君之聖

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

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

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

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



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中君曰善召門吏為

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其著者書此語也曰著汗明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服服盤盤元元作作檻

當作盤車車前前而上太行蹄申膝折申備展皆尾湛

附附漬漬同同亦亦汗汗出出膚膚如如漬漬漉漉汗汗元元作作汁汁灑灑地地

之汗之汗對對汗汗言言其其重重者者白汗交流白汗不綠暑而汗外

與汗對汗與汗對汗言其重者言其重者白汗交流白汗不綠暑而汗外

阪遷延阪遷延貌貌也也遷延不連遷延不連負棘而不能上負棘而不能上

之辭紵衣以幕之之辭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

天若出金石聲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者何也所以然彼見伯樂之

知已也今僕之不肖沈於州部集韻加號號堀穴窮巷堀

也也以窮巷以窮巷沈淪鄙俗之日久矣海也獨無意前被僕

德之上陸沉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公樂之不世有長

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之大哀耶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

不可不詳也不可不詳也補曰高鳴補曰高鳴於梁於梁疑明疑明於梁者於梁者

楚考烈王無子楚考烈王無子補曰此時無子也補曰此時無子也右山云楚考烈王得卒

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廢兄負芻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廢兄負芻

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

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來事春申君

引策云



為舍人已而謁婦故失期後於所謁自趙還春申君

問狀狀事對曰齊王遣使建言來臣女弟與其使者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

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

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

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有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王後彼亦各貴其所

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

王兄弟兄弟誠立補曰兄上然亦當獨且及身奈何以

保相印江東之封乎補曰後語云江上春申君封邑今妾

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此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

主也楚國封盡可得四封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

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

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

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

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

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

英楚人正曰後語云期入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原史

為魏州觀城縣觀音館者非是又謂春申君曰世有無



妄之禍無妄言可必正曰朱子解易無妄云史作無妄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又有

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

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

且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

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

不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

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

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主議不據言

中必制斷君命制斷謂此秉權而縱君以城口此所

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

為郎中君王崩此章唯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

王亦有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殺之剗王

庸反刺也為編皆通者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

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

乃亡去後十七日待楚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

士止於棘門之內棘門以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

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

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

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不

章所進以說始皇亦為亂於秦不常傳毒與太后謀曰

母帝太后者也後置呂政維一天下世僅再傳矣

即楚以子為後呂政維一天下世僅再傳矣

也趙與秦同姓王廷母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

也固宜抑諸國運盡林窮乎

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已

春申於楚非若商君之於惠文也如不為此則策而

有舟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為此而計出於滅

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戒也朱漢之

深矣然亦聞道也春申以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

我固曰凡鮑氏責春申以婦老江東策補舟之事在

未納文之前也西策納之後又入其乘間之理

年異時縱欲歸印策禍亦隨之

英以未聞道有謬女專秘人豈知之義豈其然

觀其說而不聽可貴以匡正大臣之義豈其然

越其說而不聽可貴以匡正大臣之義豈其然

中君國難之又求解於春申才入言之遂得幸

烈王死也王位環使國相春申後告周以具其

侯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相為假君治十一年

文謂所經籍志稱越絕為子夏作今惟記秦漢事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籍也

圍寇之言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

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以以正國盜

何頃間有鵠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

之鵠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姓國令尹司

馬與令其住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

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鵲不為鵲也元在韓
韓從者言可按此言借名在法有申韓之意而以鳥
居折治何歟抑申韓原於道德木不異歟
聲為去

元五十六章王地張子地張子地張子地張子

漢書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

卷第六

趙

南

黨

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
之高陽鄭州鄆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
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
南一坐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中五原

襄子

簡子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名無恤定王十六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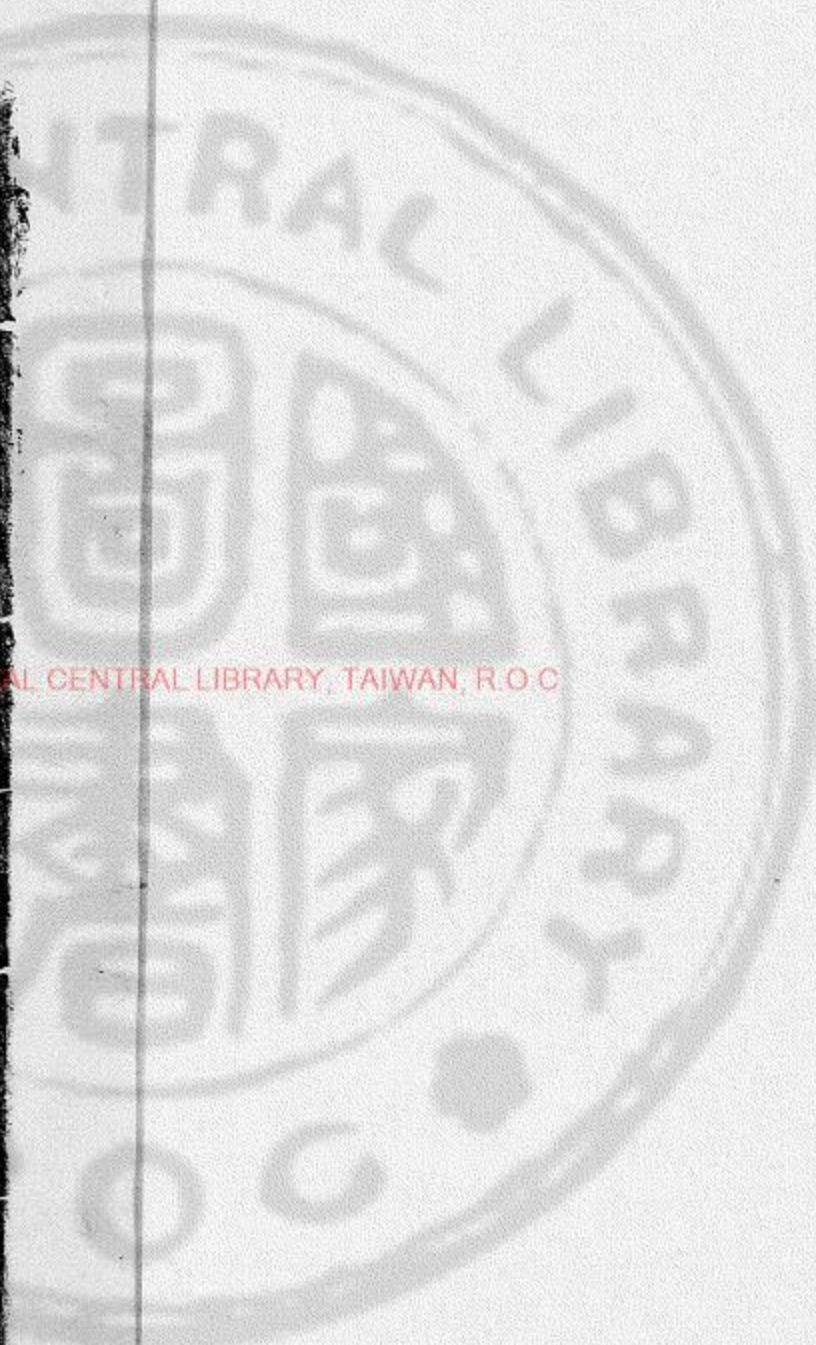
范氏士會之後荀
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

為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

利而驚驚殺鳥也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姓譜段鄭叔殺之後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

復劉作悽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

子作驚悽



他國他國不聽必卿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

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

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元作宣宣宣亦並作宣宣說苑

字訛子欲勿與趙趙魏魏人亦亦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

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

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趙請趙元作蔡

狼之地蔡蔡非趙地蔡狼狼屬西河蔡恐名偶同蔡志趙

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

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勸親而陰謀三使韓魏而寡

人弗與焉則則則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

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木木木主之才臣也世治晉

陽而君澤循之君君君澤澤趙趙臣臣維維變變于于者者日日大事大事記記晉晉陽

字字誤誤韓韓子子曰曰語語作作尹尹錡錡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

君曰諾君君君謂謂乃使延陵元元元作作王王王王謂謂子子王王謂謂子子

趙襄子名延陵生今將云將軍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

至行城郭案府庫條條條按按同同視倉庫召張孟談曰吾城郭

之完府庫足用倉庫實矣無失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垣垣皆皆以以荻蒿苦楚荻荻荻之之荻

荻荻屬屬爾爾雅雅蕭蕭菽菽也也即即蒿蒿又又繁繁魏魏秋秋為為

甚苦蓋也楚荆也以是為牆牆牆牆同同其高至丈餘君發

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齒露之動不能過也
齒音寤露即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
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也質質請
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二月不能拔因紿軍而圍之突
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
食將盡士卒病亟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匱音
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何如張
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
解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請張孟談

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
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
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蠶中而少親蠶相同也也也我
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
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
三軍與之期原曰姚本夜日既遣入晉陽張孟談以
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其間故得
朝遇智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智宣子將以
太史為輔氏通鑑取轅門之外以車為門智過入見智
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伯智對曰臣遇張孟談

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謂與一國約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志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者言附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不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盾補曰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皆皆非是皆能殺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一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

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決有感動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本有軍守救水而亂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規謂段
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特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

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灌晉陽城之
不法者三板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
於利故晉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元

下下或注之不沈者三板郤疵晉人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

曰何以知之郤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謂曰一本作夫

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沉竈生蠹人馬相食城降

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謂曰何

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郤疵言君之且反也韓

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

三補曰姚云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補曰愚下忍皆信

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
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備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
解偷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越而
出郤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焉智伯

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越疾視端畏之越疾避之

智伯而辭也郤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

之韓魏之君果反矣愚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始天奪其魄者至以謀人之言

管人以及夫非狂昏

管人以及夫非狂昏

管人以及夫非狂昏

管人以及夫非狂昏

管人以及夫非狂昏

管人以及夫非狂昏

管人以及夫非狂昏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補曰談史作同大史公時發

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百補曰即乃稱簡之塗其稱者舉

此土國地不復發之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周地御

有之曰五霸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約字而兩兩字

主勢能制臣約者自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

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

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補曰一功名去權勢以離衆

天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

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

操乎補曰也劉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

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

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臣主之權均之補曰外紀能美

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

足愴然有决色雖欲决去而猶决然明襄子去之卧三

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為何如對曰

死修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見使於國家安社稷

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任

之辭行之者許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

代故許張孟談此下著書便便以便名便而耕於負親之丘其地

安其名所以納地釋事以去權而耕於負親之丘

其去其張孟談者便便以便名便而耕於負親之丘其地

安其名所以納地釋事以去權而耕於負親之丘

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

燕補曰下文有楚負親以趙趙之正曰上言負親之

在不應此項異襄子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

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復來魏嘗以言矣今

復來而今諸侯上當云而今復來魏嘗以言矣今

君自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之也為大臣試計之

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使妻長子之韓次子之

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四國之謀臣而其妻子分

出厚趙也居謂孟談有道之則去之已去而復

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韓若足之

晉畢陽得畢陽及梁無明揚晉魏伯宗索十

送州畢子刑義乃其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

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

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補曰史漆其頭異日智伯

晉伯漆其首為飲器索隱云案大傳日虎子也

氏漆其首為飲器非用飲者晉以執子曰豫讓道迷山中

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備其容願曰

備願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

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列心動索問塗者則讓讓也刃其
扞并解田集其謂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
趙襄子曰披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
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讓讓又添身
為厲補曰索隱曰願惡身九流有壽近之多患齊厲若
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補曰史乞其妻
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
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
志則愈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
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讓讓也

而應之曰是為先
臣之義者無此矣補曰無字下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
臣之義非從易也且
心以事君也吾所為
心者君頃之襄子當
子至橋而馬驚襄子
於是趙襄子面數豫
滅范中行氏而子不
子獨何為報讎之深
此本中有行氏以衆人
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
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
心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
心豫讓伏於過橋下補曰一本本襄
此必讓讓也使人問之果讓讓
曰子不堂事范中行氏乎智伯
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
讓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
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

遇臣目士名蓋臣故國士報之為國上所襄子乃喟然

嘆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

子亦已足矣子自為可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

臣聞明主不掩人之惡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

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固曰故伏誅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望不如此

敢布腹心於是襄子殺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

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遂伏劍

而死死之日趙國之之聞之皆為涕泣刺者傳有地謂

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危於亡始也郭若善善為華者歟補曰讓義士也史記列之刺客而蘇秦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畧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按索隱引策云衣盡血護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惟而剛之歟

烈侯籍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趙侯將不許趙利

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重魏

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

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

賴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補曰魏本彼將知矣利之也又汪劉無矣

字此本趙利又舉人姓
名皆難解疑有姓誤

肅侯成侯子元年補曰世本名言索隱云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令其弟

嬖賢也臣曰奉陽君說見後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臨游談

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歸人死曰捐館舍蓋亦

通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

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

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怨身不得

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心兩敵為趙而民不得安倚秦

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其言斷絕人之交蓋人願大王

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白黑所以異大

誠能聽臣燕必致鹽燕必致鹽燕必致鹽燕必致鹽

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地正曰

下文對類湯沐之邑貴戚公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

實實如五霸之所以強後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

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

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
 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補曰正主
 華等也此即韓弱則效宜陽皆以此宜陽効則上郡絕
 西河之外也韓弱則效宜陽皆以此宜陽効則上郡絕
 并州郡正曰正義云上郡在同州西北則廣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
 下軹道秦紀述亭名在武關陵正曰故軹城在懷州濟源
 上十一年韓使計息以下言武關易於南陽知之韓水經注年
 王三十六年秦伐魏至武關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
 也軹道通策又作軹武關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
 云我下軹道南陽封實武關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
 魏代云楚得軹而國亡武關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
 者劫韓包周則趙自銷武關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
 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

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
 吾正義云番音發又音蒲音盤徐廣云則兵必戰
 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
 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
 如趙言秦於天下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
 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
 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
 而止矣傳附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中猶射也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正此蓋士無據之辭且舜顛項後

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下爾禹乃崇伯鯀子亦有國士者今日云云豈足信哉故乘書舜無在雖之地禹無十

戶之聚李善注義引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

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

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

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

敗存亡之機節節節固已見於曾中矣豈掩於衆人之

言掩猶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

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

西面而攻秦秦補破必矣今補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

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

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補

補臺有美宮室聽竿笙琴瑟之音補後有長庭美

味之和前有軒補車補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

以秦權恐補喝補獨補恐補也前補三子補表補坐補恐補備補並

許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

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

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

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

CENTRAL LIBRARY

若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策也或見
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而為橫人
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少盡於
建難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即儀謂秦
地非勢便兵強士武足以橫天下然則天待人而道德
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
而宋所以論於此特也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及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
乃者過柱山蓋賦柱山無考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一蓋

吳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
繩墨察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

也事指分國吾所苦夫鐵元作鉗鉗然自入鉗言鐵
則鐵鉗也義不合此鉗鉗字音類鉗鉗也蓋字與鉗

所以出而夫人者人謂水有自出之為今臣使
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元作鉗鉗鉗字音類鉗鉗也蓋字與鉗臣為鐵鉗鉗者
無有言得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顯王

齊破燕子會之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

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不如

所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謂地近趙有河北齊

有河東此二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

燕言齊得河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天下憎之其

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

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今俾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大事記按樂毅傳齊人舉之及此靈王

有子燕世家不書其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散色秦王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周宗伯魯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

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去

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本無山

澤散色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

之內恐居僻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

也高紀注督今秦以大王之力因吳越而西舉巴蜀并

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守白馬

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情亦含怒之日久矣今寡

元作宣宣補日字詭君有元作徵甲鈍兵軍於

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

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游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有蘇秦字熒惑諸侯

也猶光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

車裂於齊之市見楚策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

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冊於東藩之臣一本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闘矣
其當而孤君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
塞午道關前告齊使與師臨濟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
軍軍於成臯歐韓魏同而軍於河外正義云河
聽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
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續元作切
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
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
相君論見後專權擅勢敵侮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
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寡人年少奉祠祭

之日滋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
也乃且願變心易慮部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
行趨趣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
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年彭
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也此時諸
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
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
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
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燕昭未年蘇
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又北之趙冷
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
齊王閱欲求救宜陽必效魏狐氏地韓欲存宜陽必以

路涉地端氏屬河路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

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

里疾則二人還秦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間居肥義鮑相也錄並公族

姓趙文趙造言文造無他揚元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

權甲兵之用權猶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補和糾下

有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

錯猶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勸

補謂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勸

弟長解慶之名弟順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

亦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

平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正敵弱者謂胡翟用

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

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俗不與俗同有獨智之慮者

必被廢人之恐所謂熱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

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補曰正義云胡服今時服

改矣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

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

舞干羽致以服人亦異於俗正曰舞羽非為服而禹袒

苗苗格非因舞羽舜修德教苗至適當其時

入裸國非中國之體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

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

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知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

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補曰姚本作地史同依服字則句

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

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

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天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

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

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

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仲同所謂行也自近始正今胡服

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

云曾本按此據史出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

叔逆從政之經補曰叔字疑衍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

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各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

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緜謁之叔補曰索隱句請服焉公子成

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

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

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

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



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

有義有行補曰自中國者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至此以周官大司徒文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士

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

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

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

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文錯而立言無禮

身謂其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謂右衽其臂也

謂既言文身則畫臂為後必後說足錯或祖字誤也

水作祝以象誰子不見傷害助語本說越之民也即漢東區閩粵補曰漢東越人

本作祝以象誰子不見傷害助語本說

CENTRAL LIBRARY

疏索隱云今珠厓借耳謂之瓠人是有瓠越文選三越

注吳越南越閩越東瓠即閩越瓠人即南越也

云後語作越一各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為黑

之緹冠林縫緹大緹以其皮為冠林綦也言女工之

犬戎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

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累可以

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

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訖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

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各

不疑其異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鄉之所言

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溥洛

之水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

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教本謂在趙與齊中山同之

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

西有樓煩秦韓之邊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

志云東胡漢初冒頓滅之餘得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

蘇胡樓煩秦韓之北也嵐勝以薄石州離石蘭等諸

州皆七國府地也趙西境也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

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

射以備燕元作其燕曰史作參胡樓煩秦韓之邊其地也

其地也上文則秦當作東音訛且音者簡主不塞晉陽

以及上黨塞者志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接諸胡此愚

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

民累累引水圍鄣屬常山非社稷之神靈即

鄙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

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

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

所望於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

道世俗之聞問與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

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

勞補正曰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

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蔽猶國之祿

伏

也福猶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辭於物

忠無過罪過者罪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循古

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元作修稱曰姚云一作

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唐人書脩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為循無疑

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

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

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

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

若今胡服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

治行智者作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

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教不足與致意故

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

私不取用私意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達

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

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患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

之類也賤謂輕國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城有元作反

謂曰姚云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

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讓一作諱忠也

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名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

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

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撈猶慮徑而易見也徑以

省便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

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泄國者不襲奇

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

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文王曰古今不同

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

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

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

不一其道禮施於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

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

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

也鄒魯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趙造言

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於國者不襲奇制之服

國不近蠻夷之行故此舉其言而詰之按索隱云鄒魯

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廣辨

之屬豈無奇行哉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

化則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今欲

畧改云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

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

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

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為是故聖與俗流言其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

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

功不是以高世法古之學未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

記

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嚴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
也胡服其無一不義而得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益於
孟子曰服行一不遂舉國而夷其矣其不權於輕重小
山胡地而巳遂舉國而夷其矣其不權於輕重小
以言且其所謂者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於之類古所謂
論之辭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論之辭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有高人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於教於
民必彼疾人之恐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累者

必彼疾人之恐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累者

成者聞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則民不循其禮

王曰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刑果可以使其事

其龍曰聖人下易民而殺習者不變法而動因民而教

者不勞而成功綠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趙造曰聖人下易民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於所聞曰龍之所言居官守法可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弱

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

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

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弱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

且夫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

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

杜尊曰法古無過循理無邪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不循古而王

王曰禮世不夏殷之一其道便國不可法古聖人之與也

相襲而王夏殷之一其道便國不可法古聖人之與也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不循古而王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非但所以行是言者悖耳商君傳語策具有之惟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無不聽用而用其意也史遷於趙世家所不載者二趙諫詞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文錯雜之辭亦類此亦可以參觀韓安國王恢文選如周禮而後皆諫服也趙後即趙燕後服者王諫之贊嘗有諫而史不言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禮記縣過者吾當子為子

之時踐石以上者禮記石謂能騎乘者禮也道子之孝故

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謂病

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

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詩言有危曰之

也忠可以馮意詩信可以選期詩元作詩云服

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音教少以學義

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失元作失而不補補日以下

缺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正曰士言

訪謀議之行鮮有窮急而不憂訪議又疑放義謂放於

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元作乎補日乎當周

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

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

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

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

而不快從謂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

隱中不謁謂不自隱也不謁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說

臣之罪也傳命僕官傳命謂同也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

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

王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

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

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溺苦於學

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曰醜言惡事也學言誦也

謂厚愛教之母使見醜事以行義道之母沈溺謂溺於

傳爾方務胡服射宜以誦習為苦也秦異人子也

於類是焚書之謂此矣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

者先君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

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

貳禹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

之備也謂帶劍正曰史記胡如傳黃金具帶音義云侍

中大帶補曰淮南子云越武靈王具帶鷄鷄而朝此

貝依貝漢書傳事傳孝惠時即侍黃金師比章主術訓

武靈王具帶鷄鷄而朝注細讀曰私銜頭三字與此

同大事記師引又謂師比以傳王子補曰大事記善趙惠

王子解題云惠后吳娃也娃方死於其子而將立之廢

命胡服而誦占之遺言豈其然乎

趙燕後胡服於服後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

諫而不諱也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
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
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
成惠主不臣也惠猶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
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
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故稱親也以明有司之法
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施及賤臣臣以失
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宜服刑
王王之惠也臣敬備衣服以待令甲甲也更

王破原陽原陽以為騎邑君賜上於此進諫曰國之固籍固言不變籍謂令共有常經變籍則
亂失經則謂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
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便其用者此言本
易其難補曰今民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
也故利不自有補曰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補曰此亦商
法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
所失之費也音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音陰陽不同
道四時不一音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音俗而變不為
制兵而不音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

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君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

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詳則若

元年燕之所以格越王者語見國語大事記辭題周元王

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

境上為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

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借言其因舊正日

胡服騎射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

開信不棄功智不遺可乎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

非子所知牛贊肅拜首曰臣敢不聽今乎主遂胡

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軍胡首山今

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胡中二本

西畧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也大事記謂

賜周昭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此胡服也又引水經

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下代吏皆貂服即胡

服之專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帶飾前胡

貂尾為貴職或以此比士多寒胡人以貂皮為額後代效

之亦曰惠文或曰武弁曰衣冠武官冠文侍中中常侍

如黃金當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儀又各鵝冠愚

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〇一本標春

秋後語云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武宮乃召肥

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畧中山登黃華之上

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

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按史十六年游大陵夢見處女

年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

魏敗楚於陘山會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

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韓魏

五年明豈味此二十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
 薛公太懷子質於齊使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
 令仇元作仇下章同趙宋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元作仇
 故不與齊和趙宋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元作仇
 趙使元作仇下章同趙宋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元作仇
 齊大相客元作仇下章同趙宋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元作仇
 宋公索隱元作仇下章同趙宋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元作仇
 必怨公元作仇下章同趙宋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元作仇
 言為緩元作仇下章同趙宋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元作仇
 請之不元作仇下章同趙宋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元作仇
 公謂是事而不成元作仇下章同趙宋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元作仇

事成六字恐魏冉固德公矣魏冉固德公矣
 魏冉固德公矣魏冉固德公矣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
 明也疑有缺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
 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善之也
 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
 其合秦之道以合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
 元依楚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
 也虎將即禽若獸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
 疲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

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敵而歸其國
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
之欲伐韓梁東關於周室甚惟察志元作亡也姚之
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合其楚也楚強晉弱先
合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羅兵後復攻已五年矣先是秦
取召陵又獲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王趾而見
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集三去然此二十七年必為楚女
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
入於秦秦亦有謀故發元作殺使姚使之趙以歸
趙言欲與而離三晉韓魏必不合秦而今王美秦

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
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
也策韓不待伐割挈馬兔一作免下同而西走割地挈而
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失禍安言其不
案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字矣無矣字
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
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
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姚本案攘於趙愚以
攘即移字記當作移於字不能隆禮安將學雜姚志順詩書而
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將學雜姚志順詩書而
已其三年問作焉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
臣其主安重釋禮助或方言耳以強秦之有韓梁楚
蓋當時人通以為禮助或方言耳以強秦之有韓梁楚

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割必深矣秦割國之舉此

趙舉行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

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其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

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補前是秦禍不離楚

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相合而堅也

必不出楚王合其日即多割出楚求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

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無急字是此下蓋叙述一本

辭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道秦伐戎元作魏

梁之西元作魏邊本在秦秦見三晉之

堅也果不出楚王字印劉改作印亦相通而多求地

CENTRAL LIBRARY

彪謂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效已見

是以知張儀之可治也然其效不大見於後則是諸侯

割之必深矣以上其論從橫之利害當矣自事有可急者

以下勸三晉之相堅而移禍於楚亦未得為盡善蓋陳

軫不得已之計也愚考齊策秦攻魏陳軫合三晉而東

章及韓燕策與此章多合此章言楚王入秦正秦誘懷

王武關之歲在赧王十六年詳見齊策○所為為楚為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

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主父曰

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

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上言

前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必以趙為辭伐秦告二國則

不補補曰則下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

不伐韓必聽秦遠齊畏秦遠齊而親秦親兵必歸於趙

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

順齊齊無**不**元作而而西日者言昔樓緩坐

魏時欲離齊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今

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散秦也罷疲趙必為天下重

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是俱散也曰不然我

約三國而告之行秦秦恐行以未講元作構中山也此

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年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

我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講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因

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

當作三饒中山而取地也饒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

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

兵可也我分兵而孤字樂或中山必之我去

一本之已亡中山而以餘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

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上章

聲法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趙恐請

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子效或者教之效趙謂

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言橫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

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取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



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之相魏不合虛言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哀之故二國齊也策魏用齊所厚以為相是厚齊也秦魏雖勁無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十七年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趙攻中山取扶柳信

宋突而倍齊人謂仇元亦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

元作坐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扶柳也云實非自武后時傳焉相承如臣作心之類然古文乃作坐又鶴冠子充倉子皆有坐字恐古自來愚按鄭氏書畧

CENTRAL LIBRARY

言於齊案猶曰四國趙與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

腹擊他國入為室而鉅荆敢楚人自趙臣無據言

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無據言

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詩注子孫也金幣與衆

不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

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日主日主君上

章五當作三齊甲君矣主君大天之稱也秦策并伐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為諸侯故稱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

武靈自稱主父與編主者不同此策時不可考鮑安置
於惠文時故為之說又齊魏攻秦在惠文元年滅中山
在前三年大事記從川家以年表為誤愚考中山亡實
與此和涉安得以此改撰文也
章五年自有所指初不

蘇下元作秦秦同李說李說李說李說李說李說李說
蘇同秦同李說李說李說李說李說李說李說

秦駕馬則一本兼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馬車
秦駕馬則一本兼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馬車

秦義里西北家貧親老無罷車駕馬也申勞敗散桑輪
秦義里西北家貧親老無罷車駕馬也申勞敗散桑輪

蓬篚元作嘉秦見秦滕負書擔囊也申勞敗散桑輪
蓬篚元作嘉秦見秦滕負書擔囊也申勞敗散桑輪

塵埃蒙霜露越河漳河
塵埃蒙霜露越河漳河

入河其後河徙入東而漳自此下又自漳中凡言漳是重
入河其後河徙入東而漳自此下又自漳中凡言漳是重

造外關願見於前口道天

CENTRAL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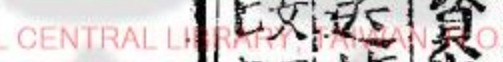
下之事李兌曰先王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
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
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
後至不及藉席無所得藉謂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
其開時叢見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闕曰汝不
如我我者乃土也也使我逢疾風淋
雨淋言其大霖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
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
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今君殺主父而
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

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求見兌也蘇子秦出
 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
 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
 郎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
 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
 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
 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
 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明
 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秦明月之珠珠賈宜訓佳和
 氏之璧下和所獻楚文王者趙得楚和氏璧黑貂

之裘黃金百鎰蘇秦之死在慎解

盜蘇子秦得以為用而入於秦四年夫主父見我時遠甚此策言

蘇秦之父事非秦明
類抑本言秦事而
上田文說同被亦
所謂異時事有類
皆謂之蘇秦其此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武城清河郡下東武城北當
 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
 馳之借車與衣固時弗愛也且被也今借衣者被之哉借衣
叶音皆對曰有之孟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
 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
 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



往也母伐樹木毋發秦言然使王悟而知文

其不期得知而見知也謹使之辭可全而歸之

善任人也

本使御下句使如字

齊欲攻宋

乃

趙以助已實未伐也

宋齊攻秦

齊也史不書

宋齊攻秦

齊也史不書

楚王為從長乃懷王十一年蘇秦約楚齊趙燕魏伐秦也秦紀無楚年表無齊故以五國稱楚世家書持詳
一語記者遺誤附之非李允合從時也按念伐秦時
楚頃襄王十二年七年楚迎婦于秦十四年與秦昭
三好會于宛中間未嘗構兵大事記據下章書楚齊趙
魏五國之數後亦屢言燕是時固有燕矣又此章勸齊
初天下未及秦而後楚下章云齊將攻宋秦楚禁之可
見秦楚方睦必無楚伐秦之事矣鮑以五國為韓趙魏
燕齊者得之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從講
然當首書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從講
姚云曾作講大事記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
同以下有已講字故也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
解秦而取封焉自封之封非封地魏王昭不說之齊
人補曰大事記魏王不說齊人謂王云謂齊王曰臣
云愚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性名謂齊王曰臣
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

本以秦屬五國伐趙此說辭也言趙初伐秦今乃趙

必亡矣齊逐李兌講秦皆齊不伐宋者兌也李兌必

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

秦而陰鬻之於秦也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

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武城武城在馬邑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負蒿地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趙敵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也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
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劫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
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甲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
可乎齊人謂之曰
皆齊人之去齊者曰
人曰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其疑齊相謂曰
有秦陰秦以趙嘗講秦也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文去齊如魏在閔王三十八年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驕也伐宋前已去齊矣
大客皆齊人之王固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

失在魏也文可疑齊於
出此下此
怨於趙言其事齊止於怨趙則
下有缺文或其怨臣願王之
日作重是聞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
怨於趙推猶怨願王之陰元日作日上列趙而無
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
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魏亦且重趙
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三國爭趙趙從親以
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

皆私其之也私則所謂無使見也其言說之

使臣以韓魏與燕趙使冊也冊順皆以趙劫燕

魏此下皆且使臣也其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其之以

天下劫楚使也氓也其之則天下皆傾秦以事王自

於秦也素於天下有偏而已不知齊之有而不取相私

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

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王曰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為

臣之說以豎三晉以攻秦者非

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為齊之利欲以使攻宋也而宋

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

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為

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

衍說奉陽君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豈或襲稱如馬服

為相魏君弗說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後說

侯魏君弗說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後說

奉陽君相魏君弗說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後說

成而魏君弗說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後說

後相魏君弗說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後說

李兌約魏君弗說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後說

六年而魏君弗說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後說

六拜而魏君弗說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後說

六年而魏君弗說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後說

孰國柄何久也史策明言捕館合豈得皆誤武靈易服
之請猶繼繼敬事其各張儀豈得公言其罪而無所諱
哉奇子以奉陽君為臣而揚律注亦疑非公子成
秦所值者必別一奉陽君非公子成明矣然則奉陽君
果則文也五乎曰謂秦時成君為方並用以成史遷之
無則功陰謀於秦欲與秦攻魏以解楚取陰以定封
秦齊今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定封又云公孫衍說
陽君封地莫善於宋莫如於陰又蘇代謂齊王臣為足
下說秦陽君天下散而爭秦陰必不可得陽言李兌取
陰又言奉陽君取陰不患為二人事竊以為李兌取
於成寧也何秦以明之趙策魏魏之辭曰李兌留天下
君約魏趙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云云正與前同則知
君說奉陽君之辭曰五國使君之為李兌其微一也趙策
代說奉陽君之辭曰五國使君之為李兌其微一也趙策
曰無召元公王曰命說見本條與策代和未陽君之辭
亦同奉陽君自稱說說於外之說奉陽君之為李兌其微
二也燕策又有奉陽君李兌之說奉陽君之為李兌其微
李兌者並味其封邑姓李兌之也其下謂以爵代為
秦則亦因燕味其封邑姓李兌之也其下謂以爵代為
其徵三也按趙世家公孫成子成平君則安平乃成田不
而安平為上郡善志相安平君則安平乃成田不
表安平為上郡善志相安平君則安平乃成田不
也奉陽則未有考而排州有安平君則安平乃成田不
人又說以為公子成是以此餘見各章可參觀也
以策文考之而得其說如此餘見各章可參觀也

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
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元作辟中
山之地薄此言其故地也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
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元作得字就
夫早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合元作食

相於木後益復封陶甄曰魏侯大事記先書魏侯魏冉為
又封公子市為宛侯公子惺為鄧侯陶繡又謂三子之封
皆取於他國秦去年取宛今取鄧陶繡不載何年
得之矣蓋亦近歲按魏王十四年秦伐韓取魏大事記已
書之矣獨以陶甄為近歲所取則陶甄於史文未考其實且
後秦紀則冉始有相封後秦紀則冉始有相封後秦紀則冉始
策者之策考李兌約有五國伐秦後秦紀則冉始有相封
亦秦之策考李兌約有五國伐秦後秦紀則冉始有相封
宋秦禁之齊欲與趙故說者勸李兌上距舟復相秦五
歲爾使冉已封陶甄矣安得後之而言者亦安得云冉
齊之有陰因此言而為五國所破趙既取陶甄而齊亦卒
能取魏侯之取陶甄在此時或在謂魏侯秦之取魏侯之
楚取魏侯之取陶甄在此時或在謂魏侯秦之取魏侯之
封陶甄曰魏侯取陶甄在此時或在謂魏侯秦之取魏侯之
而宛亦非冉封不足據信也

五國伐秦無功能於成畢趙欲

五國伐秦無功能於成畢趙欲去從才從請

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

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依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

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構

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

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憂

君無患矣秦非不可以夷秦而不可構秦雖有憂

不懼秦矣若不得已而必構秦雖有憂

不懼秦矣若不得已而必構秦雖有憂

戰國策卷之六

四十一

非可以无構也疑此句已字矣上句得則願五國復堅

陰而構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構乃願則願五國復堅

約同伐秦也先伐五國補兩願得趙時趙足下雄飛者

後講則不示弱五國免一作先免通齊王必無名也

補從與韓氏大吏東免免一作先免通齊王必無名也

五國約講秦也齊之諸國必無辭上謹與趙足曰齊

王云必不反韓氏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依齊無疑

又言韓氏與齊相齊此下文云秦下爭秦陽君合諸侯與齊

大夫吏鬼齊王共合使臣守約若與國秦本非與今諸

從則齊必不召我也使臣守約若與國必使之與今諸

者信並以四國功之無信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

儼元作賓補曰擴通莊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

堅約而講此因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

有補元作騎騎重者矣角一附一仰曰騎言有偏重

騎說苑切騎即在內一人在外曰騎言有偏重

趙之利也即上復合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

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也臣願君之蚤

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此下皆事秦一本皆不利趙矣天

下爭秦秦主昭受負海內內之國三晉非負海也

負字因合負親之交天下皆負之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

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

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

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魏於齊內成陽

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復合

行公孫衍時相魏推不善秦今相懷因交兩王魏魏國

齊謂魏也王賁韓他之元作曹此曹下有皆字文

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

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以據魏臨之而求安邑秦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

邑而倍秦此倍益他國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

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過韓勝也言秦行此策不

韓他恐韓人餘無考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

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以據魏臨之而求安邑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

邑而倍秦此倍益他國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

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

韓他恐韓人餘無考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

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以據魏臨之而求安邑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

邑而倍秦此倍益他國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

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

韓他恐韓人餘無考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

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以據魏臨之而求安邑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

邑而倍秦此倍益他國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

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



韓他恐韓人餘無考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

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以據魏臨之而求安邑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

邑而倍秦此倍益他國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

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

韓他恐韓人餘無考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

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以據魏臨之而求安邑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

邑而倍秦此倍益他國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

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

韓他恐韓人餘無考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

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以據魏臨之而求安邑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

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

秦秦堅三晉之交攻元作曹月國破財一本作曹屈三晉破

而兵東分於齊兵分謂謂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

用兵而攻收是秦之補兩字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補兩字

安然即上是補兩字齊之已救救補兩字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補兩字

於即上與秦爭戰也補兩字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補兩字

切即上國在謀之中補兩字不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補兩字

劉姚云又天下爭秦秦補兩字焉補兩字秦起中山與勝補兩字

罪之君必起中山與補兩字而趙宋同命補兩字何暇言陰六矣補兩字

而趙宋同命補兩字何暇言陰六矣補兩字

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

收齊魏以成取陰補兩字而齊秦方惡爾然趙卒不合齊伐宋者皆齊之驕而止

不聽乃入齊惡趙補兩字齊魏之不合齊伐宋者皆齊之驕而止

以此牧補兩字齊魏之不合齊伐宋者皆齊之驕而止

魏補兩字齊魏之不合齊伐宋者皆齊之驕而止

楚補兩字齊魏之不合齊伐宋者皆齊之驕而止

而補兩字齊魏之不合齊伐宋者皆齊之驕而止

我補兩字齊魏之不合齊伐宋者皆齊之驕而止

事補兩字齊魏之不合齊伐宋者皆齊之驕而止

因補兩字齊魏之不合齊伐宋者皆齊之驕而止

DIGITAL CENTRAL LIBRARY

世家所記者
豈非得耶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一作秦史為去聲廉上

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柔施於海內也教順

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其露降

風雨時農夫登日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

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本喜之今足下功力精畢非數痛加於

秦國而怨毒積惡非魯深陵於韓也謂韓也

韓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身操不信之

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

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一作韓而

逐以為愛已也出聲於天下欲齊國聞而觀之也其趙其恐其事不成故

出其次作示趙魏虛示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補

其下韓以貳之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

以為信實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

韓之臣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以為秦計謀一本

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言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

謂安韓亡則魏謂安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皆

禍及於趙不謂安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

故韓亡則魏謂安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皆

禍及於趙不謂安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



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

故破中山之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破中山

曰大事記中山恃魏楚魏又連兵中山失取而亡今

韓魏齊擊楚敗唐亦此時由說見燕魏等策今燕

盡韓之河南言得真地也言趙韓之北地距沙丘而至鉅

鹿之界鉅鹿冀三百里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

城下栢十五百里關至於榆中云云史佚秦之上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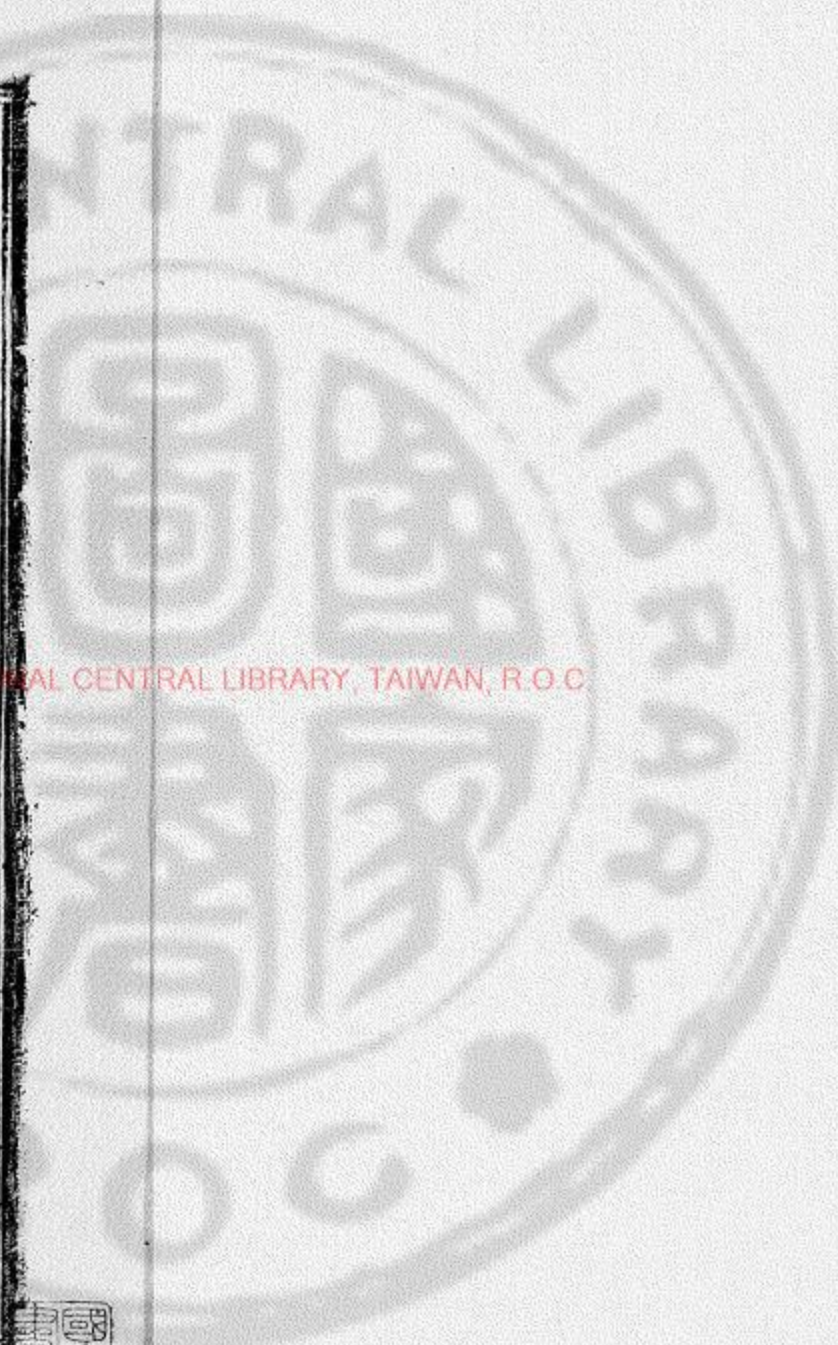
前自上游至榆中則十五百里為是楚有扞關說見前

策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也此趙扞敵之關

與國都相謂邦焉而寢者言為秦所取七百里秦以

三軍強弩坐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

地志云勾注山在鴈門縣西北非王之有也今

禁常山而守附猶三百里通於唐曲

遇者不順史注中曲遇聚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

曲逆蒲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此代馬胡駒不畜

胡駒史作胡犬郭璞云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有

州貢珠玕琅玕爾雅崑崙虛之瑇瑁玕李斯傳崑山

之玉正義云崑崙在于闐國東北出王按武帝以于闐

山出王故號王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

於強秦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

王齊楚魏韓燕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

本五國上有昔者字



地著之盤蓋取大公為武王作盤蓋之也言其目見而不志屬之

同言其相屬趙於剛五國之兵有日矣齊元作韓乃西師

以禁秦國秦國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言令其國素服者

不也史反温元作和並積高平於魏亦有

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言臨淮者為正友三公什

清於趙公字疑張儀塞什谷之口當也道則三

近也留後志中平報宗於魏反分先俞於趙根柔未

陵西文已明括地志云勾注山一名西陲山兩雅云此

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為趙開秦今乃以

罪取伐非印本作此當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

也王者之一本今王收補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韓

補危杜稷以事王危曾作抱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

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下至齊韓慕王以

天下收之就之上故收言下是一世之命制於

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

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齊文趙世家惠文十

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擊齊齊人患之

事記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言即墨僅有齊厲之書皆不

及之恐非此時事按策多為韓言乃趙籍擊韓而厲為

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即韓而首云伐齊為齊味不

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為齊抑馬遷之所改欽然趙

不可強為之說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却音音為質於秦而請

內焦弘農陝有焦城大事記據此黎東即黎陽

狐之城以易蘭離石祁於趙元作趙趙背秦不予焦

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續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

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

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逮不及其社稷之不

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

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氣類左氏卒昔秦秦王大

怒令衛胡易史無胡字趙紀伐趙攻蘭與後志

西北關與襄關陶高初與音預趙秦將救之年破趙蘭



與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制之秦

敗於蘭與反攻魏幾魏將魏紀當在相路之間幾音幾

音廉頗救幾大敗秦師魏魏紀當在相路之間幾音幾

趙殺趙取離石報王二年秦拔趙蘭虜趙莊蘭弓而

比言取二城在伊蘭趙而今為秦所拔齊報之二年豈戰

國地里不常後復焉趙而今為秦所拔齊報之二年豈戰

年當惠文十八年前一年秦拔我石城是年秦拔我石

皆謂此按史趙奢趙奢今策關與在惠文二十九年廉頗攻

大事記趙幾本屬魏廉頗取之自是遂屬趙秦師既為

趙奢所敗趙師還因擊幾故下文籍救幾也又按秦師既為

不明是再攻蘭與也與策亦祭大事記從史書之而

詳不詳當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鄭士

辯博之士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秦官有博士或何以此稱鄭本傳士或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

方草鄙之人也對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

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故

反辭也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祖

喜也相獲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臣故

意大玉不好也固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昔昭王

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

之累故不愛元作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

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今有人操隋

侯之珠持下脫立之環謀萬金之財時一本宿於

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荆成荆范惟傳注古勇士

伏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軻非也又或是成

荆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象虎手搏兕虎

慶忌吳王僚子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初夜夕人

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素王之也告以理

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鬪守禦之具王亦其何

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謂

鄭月陳喻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子

皆以兵為諱今舍組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

論也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

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

伏事句隱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

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

公子牟夷宋公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莊十年文

張他國人也善宋宋王善之惡公子牟夷宋元作寅

然之補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之客能便今臣之

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

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

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實趙國中牟趙邑也見

秦橫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章昔疾者來言而

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此言寡人不可信

燕封宋人榮晉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

濟東三城合元作令盧屬泰山高唐屬平原平原陵地城

市邑五十七平原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焉

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

乃割濟東三城補之合令無大事記去城市邑五十七

以與齊此夫謂三子無大事記去子大事記并與

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肉

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

一本此作甚也應上甚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

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日知之百日之

內天下之兵未聚齊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休邪謂即墨其於齊也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當使安平君智必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愛一為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矣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拒曠日持久兵相持不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中羽毛凋敝府庫倉廩盡也

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

明此者矣是元休夏軍也懸釜而炊又曰未詳懸釜上下

炊前章圍晉陽云此時或有小害大行三城字也也城

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果如馬服之言也謂

馬服之請將有知明也其策安平知教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入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

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都平君田單元作都平後文

魏策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考成元平單將趙師攻燕

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八年至孝成乃攻燕

是仍齊相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也惠文三十年

CENTRAL LIBRARY

年正趙奢破秦軍閼與後一歲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

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

民不得耕作糧食輓饋資所給於民者不可以也此坐而自破

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

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上萬之衆乃用之

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趙奢曰馬服君曰

謂收馬則萬目七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之倫時勢

則之異夫吳干之劍吳王使干將以試則斷牛馬金

試則截盤匝匝盤注則折為三節之石上而擊之

則碎為

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

言劍鋒利然薄之於石而擊之則不敗

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脊夫無示作母

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而刃不斷兼有是二

者無鈎竿一作竿竿一作竿鍾蒙須之

便鈎細錐鏃也兩雅草有夫須蓋以草為錐錐蒙須為

若無十餘上萬字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竿錐蒙

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烏能乎且古者四海

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

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言平時也距比奚難哉今取

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

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言以三萬拒敵十萬必敗

云以二十萬能具云云即下去齊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

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衆

志况三今者齊韓相方方指也兩國圍攻焉兩國或攻

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

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索猶圍千丈之城不存其

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虞而野戰不足用也亦不能圍

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猶至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及也言慮不及此形謂兵不期少多高敵為數耳單也

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也以衆敵衆正兵也論兵者當以

正為常而用之則務出奇不可論也單也但於即墨

之勝欲以奇為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曰兵不

期多少商敵為數此論是矣而有所未盡以其論兵而

不論將也單之破燕蓋衆之憤懣而設奇駭之奢之

以計敗秦而長平之役枯以四十五萬之衆而不危於

白起將善則能以少而勝不善則雖多而亦敗爾雖然

人多將非不善也故韓信之論高帝曰不過能將十萬而

多益益辨辨信能之論兵者可以不知將哉

孝成王惠文王子元年名

趙太后惠文王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

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曰索隱云趙亦有

也明長安是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

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名觸龍言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觸龍言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

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

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噤耳

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

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其

子舒祺

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

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太后曰婦人異甚

泣念悲其遠也念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舊乃反爾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

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

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

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

不作為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

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

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養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人聞

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

勞之奉以守金玉之寶也而况人臣乎趙元年有虜

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

頑冠自待必死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

不當如是邪二士有焉捕曰程子釋易納約自脯曰左

師觸讐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文響謂張良招四

輿觸讐類亦可並觀諫殺事不同後亦失對辨說見後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

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

在十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又韓襄五十四

秦惠十三年敗楚藍田韓北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

三十五年補近無處可伐耳年表被長平在學成六年與世家異韓為中
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
轉不可約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韓出
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
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
韓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
兵一萬臨榮陽一軍臨太行韓補補曰恐使陽城君
其當作成陽秦取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
韓陽告上黨之守元作韓字書韓曰秦起二軍以
臨韓韓不能支合王桓桓令韓與兵恐守不以上黨入和

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補口秦陰云漢景時
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無此太守大者衍字
策五言之失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斬韓曰人有
言挈瓶之智挈瓶之智不失守器器謂德王則有令而臣
太守雖王與子其亦元作亦其猜焉臣請悉發
兵守以應秦正口若不能卒言戰則則死之韓陽趨
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
使馮亭代斬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
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
有城市之邑七十補曰史作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
才財趙王喜召平陽原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
是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

云召趙勝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

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

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人以為禍王曰人

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

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

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

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

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缺因其水為曹正田牛田積穀水漕通糧秦於渭水漕運入

或以為漢武始用牛耕竊以為古用木耨木耨與牛耨用人耕未用牛耨也為耨耨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牛耨漢始專用牛耨也為耨耨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牛耨

於上地韓之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至

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

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

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

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

十補此二字此六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

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補太守有詔太守有詔

使臣勝人語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郡封太守太守太守

縣令說見楚策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

金馮亭垂涕而元作也勉勉曰是吾處三不

可

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

不順主命不義二也齊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

也辭封而入韓韓將也韓將也韓將

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

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

平趙記四年有韓亭下冠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

而孝威怒之昏於利也勝再入而順旨以齊其欲不

幾族一言而喪非故為邦者以遠後人為急

有和此

秦趙戰於長平趙有不勝本此亡一都尉軍尉趙王召

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公孫起尉公孫起

使卷甲而趨之也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知發重使

而為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各並作講而媾媾

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為不媾媾者軍必破而制媾

者在秦制由之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

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

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媾發鄭朱入秦

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

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

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

CENTR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媾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媾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媾媾虞鄉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而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郭申圍解後按郭申之媾非秦德趙而解也趙魏之力爾何事朝秦而媾以六城此策以表平媾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破懼而路之楚也

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衛人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

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一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隨稱是人也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補曰云相室傳媾之類愚按檀弓云公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山入辯士之言或過度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若是者甘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采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工曰諾虞鄉聞之入見王

王以樓緩言告之虞鄉曰此飾說也猶飾辨此下衍秦

而講二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

秦割六縣而媾補曰此二十四子既備謀在此史以為

王曰何謂也虞鄉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

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

必以倦而歸也虞鄉曰秦以其六攻其所不能取倦而

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皆之是勸秦自攻也來

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鄉之言告樓緩史云

事正曰史云趙郝新序樓緩曰虞鄉能盡知秦力之所

至乎至猶及也虞鄉言秦力倦而知秦

力不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

力之元作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

攻王得無割其內而樓媾乎主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

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

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

交韓魏使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王

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鄉虞鄉補兩字曰樓緩

言不樓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樓媾乎

史此曰樓緩

言不樓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樓媾乎

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
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
無媾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
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我以六元作五下
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
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
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也
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割地
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秦前攻也
貴貴而挑秦禍也史記此戰為致師則

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
而聽秦秦兵不散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
字愈新序同史作益強然有愈字亦通益謂增益之也強之秦而割愈弱之
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
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按此飾說
則文有亂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
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
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今趙
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者則必在於秦矣

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破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而趙危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嘗手為帝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卑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齊為三國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西發虞卿東見齊王王與之謀秦虞卿未

CENTRAL LIBRARY

反秦之使著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詳耶卿與今所衍一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然而局乎止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逃去也謂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廷之臣孰不晝夜憂講秦以偷須使之等卿獨為之延慮却顧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必反使秦人先趨而謀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亡國辨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為賢矣哉同大事記引蘇氏云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非說客也鮑以卿與陳軫並稱軫料事明切不下於卿其屬懷王賂秦而取償於齊意亦類此他雖尚給可善而言稍得至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激憤羣首末歸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秦圍趙之邯鄲年此九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

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後聞入邯鄲

間謂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

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今齊王字

今乃秦王閔王益弱已益弱姚本作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事秦

昭王為帝無益非當時語秦必喜兵去平原君猶魏

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示圍趙聞魏將欲令

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本亦何矣平原君曰勝

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內圍邯鄲而不去

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其人在是勝也何

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

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立垣衍安在吾請

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

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備曰

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以相信用也索

者繼也故禮云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

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世言已辛垣衍許諾魯

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若此圍城之中者

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未有求於平

CENTRAL LIB

原君者曷為久居元作若

中而不去也曾連曰世以鮑進

無子亂不臣天無從容而死者皆非

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才

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

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彼則肆然而

天下過猶不幸彼則肆然而

作過而則連有赴東海而死元作

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

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

此無亦可圍城之

介士見莊子

外傳云周特

也其人介故今衆

死為無以自彼秦

明已今亦然權使

戰獲首級者

所辭上也

為帝過而遂正於

矣元作吾不忍

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

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

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

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

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君歲餘周

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

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斷之威王勃然怒曰

叱嗟嗟咨而母婢也元作告也今文作計索

而母婢安王驕也正義云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

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其無足怪辛垣

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
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補
也補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補
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補魯仲連曰固也待
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魯縣有九鄂佐左傳隱六年納
諸鄂注魯別邑路史云在大夏一作鬼鄂佐
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即此否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
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
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
之庫補牖里在補百日而欲令之死補之拘發補之死補曷為與

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
執策而從也策馬箠也魯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子愚按維
即維地維水出齊州魯東萊之邑其居夷
北至今維州昌邑海萊夷即今萊州也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
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避舍納衍于補于補無筦鍵補者補不補其補納
攝任均補几補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補
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魯人投其籥籥同關下不
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魯人投其籥籥同關下不
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
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

柩倍言背之去也棺立兩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不在殯東將背其殯

也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也鄒之群臣曰

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

不得事養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養者事

臣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賻禮之禮然齊欲行天子死

則不得飯合以時玉實死者之口含此謂反然且欲行天

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

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

三晉之六臣不知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

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補曰史無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

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

却軍五十里適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

軍引而去魏曰秦將聞仲連之言為却軍五十里說者

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

戰而自倍矣是時公子無忌且至連之智足以知其事

之克濟不然則且有傲僥非帝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

將者必開其言而憚其謀故爾不然豈為虛言知哉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

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

此元作此作所史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處謂

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口也太史公贊之既矣夫說人

者不可一乘或夜而順之若觸蓬或折而服之若仲連

然後濟天下之務不然諛且後矣史遷論仲連謂

指意不合大義固未當鮑以為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

賤肆志然時出而救時亦非逸也大事記引蘇氏曰

過儀秦氣凌暴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效言切中

機一會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

國一人而已斯言萬以加矣愚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

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上皆以勢為強弱而連獨以

義為重輕此其所以異請為所為為却之為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

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問一

卒不頓一戟頓劍之頓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

力有也字一本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

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若堅白論莊子無之距是遠甚豈

孫龍之學合同異難堅白而史平原君稱公孫龍善為

堅白同異之辨苟卿傳未以為趙人又見則子等書同

此人元史當顯王三十年故大事記以楚相之欲以為相

下至赧王七年趙勝封平原君則周距平原未遠也

魏破秦軍邯鄲時以為王五十八年則周之稱公孫

龍者則誤蓋聞補史有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

州去遠爾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

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而君為相

國者以親也補曰故句史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

無功不以無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

地是親感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

向之受封也已不當得今又欲益地是在親感則無功

受封國人則計功乃受賞輕重不倫也漢光武封陰天

此語引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

封謂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

之取不謂之功之足論我然因人成事亦又秦

明者讓功之誼謂之請帝王慈賞之舉公孫龍之

虞此謂之善言也謂之趙勝功不曠罪

為失言

秦攻魏取寧邑秦昭五十年拔寧魏地邑徐以為趙非

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按秦紀王

亂取邯鄲不救還奔汾軍取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寧

新中更名安陽正二云今相州外城年表止書新中大

事記因之又齊韓魏楚救趙新中此策秦攻魏取寧邑

非寧新中也寧卿在朝歌屬魏或如鮑所云然以策文

稱趙豹平原君為母弟雖之知為惠文之世而與孝成

卿鄆園後取寧新中事不相涉也秦昭王少而魏用為

政葉陽徑賜貴四十一一年用免而二貴衰趙惠文王元

年平原始封二十七年豹封平陽君此策不稱豹封則

在其未封之前按魏策秦拔寧邑魏用曰云云此策正

冉用事時也鮑謀次於孝成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

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弱

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柰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

諒毅者有曰猶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
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
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君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
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
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
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
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
請奉而術西西字號或術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
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
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命謙辭也

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
陽涇陽君也史注兼陽一像華陽華陽半戎也此言兼
弟二人曰陽涇陽公子陽涇陽公市陽涇陽公無所謂兼陽者陽涇陽公為陽涇陽公其陽涇陽公封
名又按趙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平原君弟而約無紀
趙豹為平原君魏公子仲相勝為惠文王弟而約無紀
其為王弟以策知之也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彼
又平趙豹歎不然則有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彼
弟豈有所疑而別之欤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
字使使字注姚本膳使字注劉本並無之便於體膳嚼之嚼於口
嚼食也味之嚼食也味之嚼食者集韻懶也嚼食者集韻懶也
口筆反口有所銜也為獸類貯食通作嚼未嘗不分於
兼與涇陽君兼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
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郊而鳳凰不翔割胎焚天夫

同小兒正曰王制不殊天注殊斷殺少長曰夭夭鳥者反少詩照又母殺胎夭疏胎腹中未出者夭胎已出者正曰麟鳳而語史孔子世家將西見趙簡子聞寶鳴犢舜華之死亦云梅福書戴鶴遭害則仁鳥增逝類此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敵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敵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危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曾之事何足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若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讐同傳可也正曰惠文王之世趙勢尚強秦雖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開與之敗秦終不能逞志於趙當時之臣外則蘇頗趙李為之奪侮內則藺相如之徒一壁之微一鼓瑟之恥為之辱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二母弟以聽命則雖垂亡之

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之從哉大言以之耳諒毅之對她而不迫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毅應之曰敵邑之君有母弟而授之以政也亦惟先王之故以共衛社稷大國馮恃其威日尋行兵是以二子大懼殄滅之及以與寡君周旋其獲矣于大國則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之職也討貳勸忠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子之忠而使臣之職也討貳勸忠何以為勸雖大國亦將有不和焉臣不知所命以是告之使王使所使今正曰蕭同叔子云云此傳語○折使勿使之使如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姚賈說見秦韓魏符以以交之正曰兩交字元作舉人舉茅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姚云劉作反茅趙人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

CENTRAL LIBRARY

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

此二字曾謂皮相國相曰以趙之弱而讓之建信君據猶任建涉

孟蓋為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韓之建信君信趙幸臣涉

字未詳或言建信步孟二人以其反有害於趙故以無之雖然者何也此法當至也字句以從為有功也

齊不從句建信君此從知從之無功建信者

安能以無功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不能以無功惡

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從無功則反

不為從然與秦爭地助則是強畢矣言建信國之

謂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怨齊之不從則合楚建信

春申從春申仲襄四年上則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

功有害秦秦元作分齊秦見二國合齊亡魏則有功而

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今秦夾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

補無功為知哉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不合

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建信信而不知其不合

而衍秦齊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則無功而其勢可

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分齊亡魏則有功而可以善

謂皮相國曰本有或字魏殺呂遼魏臣秦所重者

作呂遺未知孰是又言收河間而衛兵衛亡其比

何異殺呂遺則呂為秦重者而衛兵衛亡其比

陽以危之衛兵衛亡其比



一本此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元作齊齊後言攻齊
必此時併危謂不果攻趙也趙以封文伯而不果秦策所
也戰國封地秦攻趙以廣河間是時秦以河間也封不事
後言封不事文信不得志文信不得志此十七年也未得河間故不
得志按史封文信侯後封三晉倍之憂也河間必伐
趙韓魏趙之與國故其憂倍信字說衍今魏耻未滅言
背也三晉之憂也倍字疑信字說衍今魏耻未滅言
分魏之憂趙患又起信文信之憂大矣晉文信為三
日文信之憂未齊不從不與山三晉之言疑矣疑從之
詳恐字有誤齊不從東約使三晉之言疑矣不可合
憂大者不計而講御構也御構不待割而成今急於成
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構不待割而成今急於成

特巴割蓋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上攻齊趙必
先講也此說欲趙以一河間廣文俱亡矣信封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
卿曰為入必語從為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
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
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
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
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傳有君謂虞卿
反覆揣摩為人緩頰說也後之利害正爾維微平原之
託卿亦必云爾終之趙利魏亦利矣惟不能必趙所
侵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平原君謂馮忌後無外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以燕

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有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

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破

軍之散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

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趙非有

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

而欲以罷音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

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趙

之敵此乃強兵之所以亡而弱趙之所以霸故臣未

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年魏公子即下魏年若莊子

時按莊子中山公子年謂勝子下云魏年萬乘之

公子也是中山公子年即魏年非二人也又云公孫

問於魏年公孫龍一平原君之門正應侯同時也史報

子書及稱之增則魏年之上及莊子下及游於秦且東

而辭應侯魏東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

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

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

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

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自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年魏公子即下魏年若莊子

時按莊子中山公子年謂勝子下云魏年萬乘之

公子也是中山公子年即魏年非二人也又云公孫

問於魏年公孫龍一平原君之門正應侯同時也史報

子書及稱之增則魏年之上及莊子下及游於秦且東

而辭應侯魏東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

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

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

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

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言直屬
貴之金石也有能書諸紳銘之九杖勒之盤孟則何亡
國敗家之有則利輕則曰雖知而未道能自勝於是其意其人
告以重生則利輕則曰雖知而未道能自勝於是其意其人
重傷之說為故莊子許其雖未至道可謂有其時其方
可矣秦權廣身封快意恩仇沈於富貴驕奢警之是時其方
者皆當與其微旨固非唯所得聞也此二章平原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者無考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
趙人多君少多猶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
膠濟至黏也結一本作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
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奉鶴毛以則橫行四海
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

後志溢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地甲百萬掌抑強秦
水在鄆齊此言蘇齊四十餘年而秦不但付所欲何時考之史
秦後時也自慎親王四年齊敗魏趙觀津甲二十六武靈九年是
後趙伐齊則有之惠文之世而不聞齊伐趙也所謂強
敵不得所欲亦大言耳然與抑強齊之言不能無輕重
矣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以萬乘之強趙
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深不可復得也巨竊
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自是之後眾人廣坐
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
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客

面之有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
顧則反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
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
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不知寡
人不肯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
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
中不知為冠官不獨秦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
之國虧猶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
治國治國或非也社稷為稷矣見秦策先王不血食而王
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收日且王之先帝帝士者人與

獨秦孝公為駕犀首以御馬服以與秦角角有間秦當時元作
適適其鋒今王懂懂貌乃輦建信以與強
秦角遂巨恐秦折王之元作倚也故云詩倚重
或謂建信君補曰君下有日字之所以事王者色也
普之所以事王者智也其人字書解字蓋
多一作晉云韓策身夫一本指之魏策男中一本耳字易混也

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遂衰惡之色君必
因矣建信君曰柰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乘驥
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音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御
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今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其言
則普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君因言王而重責
之普之軸今折矣不勝多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
任普以事能能能重責之未期年而普亡
走矣以事普以人為不可知其矣智知所無柰可彼厚任
不不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公猶同而將以

趙惡秦也言世者皆惡秦也何也殺呂趙元遺遺
作作而天下交之天下惡秦秦重遺魏殺趙而諸國
當有缺字即上今收河間不封文信君不不草草於
是與殺呂遺遺何以異不與也秦必惡趙君唯元
釋釋虛虛偽文信侯虛與之猶且知之也如是秦猶知
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釋何何
合從之國虛偽難信君獨釋而不合則文信侯猶且知
之也上言天下合從獨以趙惡秦故此言文信侯知
也不希焉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為丞爵五大夫補曰秦武

晉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揚此文信侯

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言已待之學希馮曰臣以為

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

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

司時司伺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

矣昔者文王字務之之拘於滿里而武王名旗羈於王門紀成

北門注王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名旗是武王

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

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此亦不經見虎虎怒決蹠而去蹠音足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

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

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言王且以愛願

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比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

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女媺兵內應者必有六臣欲衡者

耳王欲知其人曰日贊群臣而訪之贊者美其事

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王曰王先帝

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王曰王先帝

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王曰王先帝

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王曰王先帝

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王曰王先帝

獨率首... 建信始... 幸小人... 齊人李伯... 何人告之... 成王不應... 燕為名而... 其故因以... 王從事於...
獨率首... 建信始... 幸小人... 齊人李伯... 何人告之... 成王不應... 燕為名而... 其故因以... 王從事於...

為齊獻書趙... 臣一見而能... 竊怪王之不... 以臣為不能... 他欲用王之... 非然則智不... 行者也... 不足者也... 能亡燕能亡... 名於王天下...
為齊獻書趙... 臣一見而能... 竊怪王之不... 以臣為不能... 他欲用王之... 非然則智不... 行者也... 不足者也... 能亡燕能亡... 名於王天下...

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行重字重無下王字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四國無齊故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以肥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補曰能卑者才也此卑下也此策時不可考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明効地趙因賜趙莊齊明為

CENTRAL LIBRARY

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命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張歎貴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按史年表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蘭陽將趙莊此策必未嘗之前豈得為孝成王將哉程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程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韓向亦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敵以殺章故卿因以德建信君矣馮忌忌作愚為廬陵君成母弟也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無

二周曰言對曰秦三聯以虞鄉為言而王不逐也輔
不畏之也爾非今曰一本秦三以以下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
文一以字推之當是王字誤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
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
術之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免元作免
此書傳免通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
子者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
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交淺而深
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是不稱師是

庸說也庸說也言然者人亦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
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畝而廢席者於之取陰陰
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于湯名未著而受三
公此說者指此說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
公不得也街趙王曰趙王曰一本此下有甚善今外
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
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補對曰王

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
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
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
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
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補天下舉錯
非也舉置也有國家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
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
有所謂桑雍雍雍同系中有蠶則外如燕人之雍
云曾創並作桑雍下大夫郭偃乃下假也王知之乎主
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優



孺子也便僻也言愛之甚一曰倡補曰一本此皆能乘
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
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
下食於魯諸補曰朱子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
南也同通則月揜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
則月亢日而月食又謂蟾蜍桂樹之說其感久矣謹備
然策正以此為喻姚注云東坡本日月暉暉於內言備
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魁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其言
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
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真之座右
悼襄王孝成子元年補曰名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皆趙人正曰徐廣引年表云太
留之世元作世補曰史鈞人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

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趙記二

幽王 悼襄子元年 始皇十二年 丙寅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二年 徙國飲醢死與司空馬不韋也之趙

補曰 與趙以為守相 守侯官也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

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秦官屬習秦事

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無其

事施陳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王曰不如民孰與之為之

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

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

之明日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

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

因計因非正為之猶秦王謂陳軫以其餘司空馬曰大

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

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趙猶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

之患於有守有救則秦受地而郗通姚本趙

同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

自危趙亡則五國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

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

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

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

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

者之計非更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

以宮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兵

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請骸骨司空馬去趙度平原

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也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

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勿元作勿

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

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其交甚

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

韓倉數之數列曰將軍戰勝王將軍將軍為壽於前

上趙而揖七首及名蓋其首如七漢也

也揖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殺刺士然

揖劉一作揖按李善注文選引此論文揖兩手擊也希

也揖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殺刺士然

也揖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殺刺士然

也揖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殺刺士然

也揖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殺刺士然

也揖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殺刺士然

也揖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殺刺士然

也揖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殺刺士然

也揖衛也誣其以七首自衛如殺刺士然

買反七短劍也補履當死武安君曰緹敦名緹曰此因
反捍捍劍七首也
說文病鈎鈎短也如鈎曰病
結也病鈎鈎短也所謂臂短也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
不敬不居門不敬也恐懼死罪於前不敬者其罪故
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緹請以出示出之袖
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柎因柎也蓋為木接手可以就地
柎柎也與揮同音柎擊也疑此亦類此故名曰柎
本作柎集韻以因為柎今柎本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
本誤柎乃木各柎先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
又以為柎苦本反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
為言則泪矣柎呼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
故為木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
王前不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
故以柎七首罪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柎
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

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縮劍將自誅縮劍將自誅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元作過曰姚司字衙空字衙
馬門趨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受命捕
得斬之非也使之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
乎受代事而謀載明出後元作非曰未詳門也該別右
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徵猶
銜劍於口因柱以其可死即柱以為驗也武安君死
五月趙亡為秦自誅牧八年邯鄲平原令見諸公必為
之言本言之一曰嗟嗟乎嗟亦司空馬又以謂元作為司
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

亡國國亡者而國亡一本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

之說皆有所備而從人欲合六勇以攻一事變不感小利

為也患諸疾之不一耳使諸疾而明於事變不感小利

不修小怨併力合屬而西雖不可以大有為其於秦

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終不聖秦兵四

出諸疾惟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時制趙之

半趙猶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夫下之從豈不謬哉夫所

全趙猶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夫下之從豈不謬哉夫所

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何以自存乎秦有并吞

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

罪在用韓食而殺李牧無與司空馬而平原令非篤論也

秦多與趙秦王資領弱以金比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

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以張釋之傳云趙用李

牧幾霸會趙主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縱卒誅李牧

列女傳云趙悼言者即郭開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

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為

幽王后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謀其良將李

牧趙亡後大夫怨得后之請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

聲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御御御亦以御

冬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患之乃多與

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

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竄史作駘

本葱作思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元作三司馬

三云則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作趙葱虜趙王

遷及其將顏竄遂滅趙牧傳有音

滅其家諸說皆可互考但史因蘇頗不受代事而設以
為牧恐郭開韓倉亦有差互耳。三請為其為必為之
為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趙卷第六



戰國策魏卷第七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
魏召陵隱彊新及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鄭許僑
陵河南之開封中
年陽武酸棗港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

重欲無辱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元作彼

憊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

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歸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書陰符者王應麟曰周書云云此豈蘇秦所讀周

為見此書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

氏釋猶舍也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元作質音致

乎舍此不獨適足為智氏來伐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

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梁元作梁於趙趙弗

與因圖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桓子之孫 名勣元 年威烈王二年下已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

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

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

講本以講於已也 二國不和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盡一杯文侯謂

覲斯贊魏人 姚云按語作堵師思按左傳堵師後因

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

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成謂樂羊所謂隱忍以

烹其敵人之遺之羹將以亂其心也何救於亡子故羊忍為此

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然羊之義視分羹為有餘

師贊之言其諱書之渠乎然羊之義視分羹為有餘

北覆醢為不足使其士未可重之豈肯以彼

竊負而逃介冑之棄千金之璧重之豈肯以彼

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竟豈肯以彼



如拙誠真名言也飽雖為之曲說萬端莫救哉項不
大公如上也高粗亦美一語貽誤千古亦幸而不殺爾不
然何以自立
於天下乎

西門豹為鄴令魏郡屬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圖

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夫夫屬下句卿邑

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

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

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禾下生草莠言

草莠今物尾也元作驪牛之黃也似虎驪黑黃色

黑馬耳黑馬耳也爾雅倉庚倉庚黃蓋言倉庚色黑而黃增韻注

黃黑而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似玉補此皆似之

而非者也補曰去子曰不知類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正曰孟子注守是

日飲酒樂天兩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文兩

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

哉昔與之期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辨樂音文侯曰鍾聲不出乎

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無兩則字樂切音

下

比猶協補曰比音左高之聲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

此不此言不和也

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

無兩則字樂切音

下



文二語甚明可推愚
恐則乃明字隸術
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
審言聽

臣恐君之聾於官也
文侯曰善敬聞命
無謂周衰世主

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方子夏之徒誨誘規切之雖
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蔽於天下信矣補曰大

孫成進史以由子方為文侯師說於水而君友之進先生而
君敬之蓋得其實故書曰晉魏斯

好賢師卜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
補曰正義云西稱曰河山

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鍾
補曰一作鍾侍坐元作王曰此晉

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

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

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

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君左
補曰姚

本無有字是披
補曰姚

元作文
補曰姚

衡南岳在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術夫夏

桀之國左天門之陰
後志高都天門即此開註云戰而右

天谿之陽
今據天門即史太華伊闕被言右故此言左

伊洛出其南
伊水出今商州上洛縣南

洛陽縣入洛山至鞏縣入河
有北險也然為政不善而



周代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太公世家註晉山險而右

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

是觀之地形險阻矣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

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小異

文同未云由此觀之德不在險君若下脩德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也○史遷曰吳越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

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思亡其軀揚雄曰美哉言乎

其言不可一以人發也西河龍門之河地即周華等州

矣險豈足恃也哉起

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武侯子名登示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澮水出山

敗韓馬陵敗趙于禽樂祚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

祿之開田以行公叔痤反走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

直而不倚直直前棟撓而不避者撓折也喻此吳起餘

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形見其顯決利害

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饗襲之力也所謂能

士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

敵之可擊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

倦賞臣可也若以臣為有功臣何功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舉襄田各十萬王
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
之後不能掩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
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善
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盡也亦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卻至騾稱其伐彼已
矣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受賞何其前後之
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
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
國伐澮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
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表云勇太子痤孟是年言
長子死焉蓋太子中戰沒於齊者也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人
公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公族官
太子官正曰公叔痤有御庶子知為淫之家臣
如耳羅為文信侯少子之此諺又見秦驪身錄公
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若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
出而謂左右曰豈不非心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
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個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
子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言鞅臣
量其君之聽否下鞅之言則鞅之去孰非悖而何公叔
產死公孫鞅聞之已葬禮巨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痤
卒而於相也今衛鞅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
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惠

王之愚固以不悖者為悖商君傳

本行韓 韓園梁秦魯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

公叔孫無疆之言 以為魏敗韓趙于滄之年少梁

大梁在惠王三十年 年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楚宣

時也 曰秦戰而勝二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

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 故云

此鄭即謂韓計者 不如搆三國攻秦元在趙策

侯二年已滅 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能忍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亮王信之乎王曰否一人言市有亮王信之乎王曰否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

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元作 矣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

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

卿去大梁也遠則徒知大梁以後事惠王三十一年秦

厲公子印後徙梁而韓朱魯衛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

舊次恐 不以

梁主魏嬰史作壘 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宋鄭

書韓宋魯衛為序 觴諸侯於范臺君來朝

而朝之也 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

桓侯即昭侯 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

禮侯即昭侯 酒酣請魯君舉觴文選引此堂書鈔皆

禮侯即昭侯 酒酣請魯君舉觴文選引此堂書鈔皆

禮侯即昭侯 酒酣請魯君舉觴文選引此堂書鈔皆

禮侯即昭侯 酒酣請魯君舉觴文選引此堂書鈔皆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作奉觴大事記魯君奉觴古者於旅魯君與避席擇言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社奉也
擇善曰昔者帝女蓋堯舜教令儀狄博物志言作酒而
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兼口有所術也言不
高注快也則易牙六公世家註維聖乃煎元作熬元作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寢曰後世
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誅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親下

仿伴仿伴徒倚也類聚引仿伴一作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
崇山藝文類聚引仿伴一作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
其樂忘死誅曰荆臺之遊左王欲之荆臺司馬不其進
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遊也
後漢邊襄遊章華臺賦云王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
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
山之阿延目廣坐馳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
祭可以遺老而忘死王不可遊也王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
子佩請飲王不可遊也王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
若吾鐘酒之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
右三說聊遠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記以廣開也亡其國者王蓋莊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
被傳水曰也王蓋莊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
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
夾人南威之美也見荀子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



樂也臺林也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

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獨形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

秉周禮韓起亦云周禮盡在齊客謂公子理也申弟

君豈非賢君哉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申弟

攻齊客謂公子理也申弟

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天子年少不習於兵田

盼宿將也而孫子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

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敗敗

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危謂

天子之行正也

天子之行正也

之間不容發入議論豈不或也於正言

魏太子自將過宋補曰高註太子申也外黃今陳

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

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

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無加也

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

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

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希貴太子雖欲還恐

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此同不如

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

十年有魏謂此車



CENTRAL LIBRARY

生我事者之制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為之戮也子以為不仁則子以過來而徐子言之從善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

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

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

者得度度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

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趙三趙代魏趙代魏趙告趙告魏魏趙告趙告齊齊

急於齊齊救趙趙乃魏魏乃惠王惠王十六年十六年攻攻桂陵桂陵時事此

見春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上得王若欲報齊乎則

不如固變服不為人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王游

人而合其關游謂使人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

齊罷音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駁齊也魏王曰善乃

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畜自此田嬰許諾張丑曰不

可戰不勝魏此諺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

勝也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

萬乘之魏而申秦楚二目之上此其暴矣定矣言

定止也謂齊之怒止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

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

CENTRAL LIBRARY

並朝齊侯再三趙氏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

大敗齊於徐州魏謂趙之策齊楚知魏白黑數一二可

之而不聽邪以施之智其於策馬陵

之戰不勞慮矣張田者亦施之論欬

惠施為齊元作韓魏交為今太子鳴魏記唯申及為

質於齊王欲見之王朱舍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

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

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

義也

襄王魏王子名赫元年嬰王三十五年丁

元年解題云史記魏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按通鑑考異汲冢紀年

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按通鑑考異汲冢紀年

惠王三十四年改後元年即惠王

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

二王之年也哀王特不稱謂之今王世本惠

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今王者襄王也今從之愚

按秦惠之十四年亦改後元年即惠王

之世而襄之為哀直以字近而訛爾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半日駕車用牛故

族壞城郭且為棧道而契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

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弛解也

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

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

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是唯惠公乎

地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

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鬻其墓

疏也補曰楚云後語作在樂水注引荆楚記宜都烏水

季歷葬於楚山之名不宜得查水所鬻音齊為說文云

流也補曰楚山之名不宜得查水所鬻音齊為說文云

初學記引尾後云天林使明水見之見棺之前和頭木

曰玉篇胡頭也此作和蓋音通文王曰嘻先君必欲

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張善節如朝廷祭補曰本張於朝註百姓皆見之

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

牛日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

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節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春補曰

亦有餘首字非始於秦故使雪也因地期而更為日

此時語也匡曰杜祭義故使雪也因地期而更為日

下文補曰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蓋法文王乎

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

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

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雨去声為之為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止曰羣首謂梁

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初齊備也

於此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乘必取方城之外

楚戰勝齊初齊備也與乘必取方城之外

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太子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項禮在東陽補曰蘇子秦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陳純在也下南有字恐行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也下南有字恐行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下並屬潁川正曰也下南有字恐行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下並屬潁川正曰也下南有字恐行

所插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黃河西北定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北南至夏會等州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魏地也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補曰正義云河外謂河南地卷見秦東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燕下兵攻河外卷衍燕酸棗正義謂河外即其地也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廬田間屋廡魯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居人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下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如軍陣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元作謀謀字通見前然作謀自可謂橫人為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魏謂不被其禍謂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

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維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受冠帶受服祠春秋

取秦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則

非泉禽夫差於干遂補曰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

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

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蓋以青帕

士卒皂中補曰史記註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櫛十二

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

中而趨百里大事記前奮擊二十萬斯徒十萬補曰正

卿所謂魏之武卒也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

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

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

一旦之功偷苟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

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

書曰綿綿不絕綿薄弱也蔓蔓元作纒纒若

何蔓延也若纒則無文之稱耳若毫毛不拔喻將成

芥柯不滅炎若何消消不盡終為紅紆綿綿不絕或

云網羅未不札持尋斧相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

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

之患故彘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

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秦傳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曰秦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謂使韓

氏亡之厭史各厭謂趙厭正曰無考楚曰公何不改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補曰走儀兼相

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儀因厭得相必德魯楚得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補曰大事記魏惠王後十三

代相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安焉請以事以為衍

功有以魏乃任之大事記韓之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

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事記魏王不聽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

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必反燕地此齊宣因喪伐燕所

立齊宣王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次

城必非此時策云伐齊存燕蓋齊人破燕後事也

下楚字趙趙云失謀於楚而樹怨字行而而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
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字行而而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
趙之魏魏也伐取乘立屬秦而疑於齊秦也齊遂伐
地虛頓立危魏州頓謂魏州頓今桓州所理頓立故城在
見秦楚破南陽九夷疑當為九夷者以文連九夷許都
策之故也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
言九夷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內沛入其地
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內沛入其地
注異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
內沛地名必許鄆陵危之所得者觀也屬魏郡
非豫州者莫州秦陽云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
志觀津在冀州秦陽云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
今年齊代新魏取魏津以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
年魏代新魏取魏津以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

得新觀照所從事敗為趙驅以者楚不與也楚不與則
又限二國事敗為趙驅以者楚不與也楚不與則
援事成功縣宋衛由二國縣言輕重係之魏王弗聽也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賞猶勸也
就葉於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恐韓王宣惠也因勸之
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
王以饑故賞賜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
攻南陽內修武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且
以遇于王兩君相遇則講信修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
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魏王遂尚遇秦信韓言
欲之廣魏救趙其廣猶心廣體胖云樂之也此者書者然
止齊齊也趙趙也之憂也竟斥元作尺未詳楚人遷於草下
廣也寬也魏之憂也竟斥元作尺未詳楚人遷於草下

詳曰：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之術。遂敗。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之術。

字之左華。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

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軫自是如楚。

愛之當是惠王時事。天下皆欲以為臣。秦王曰：子胥忠其君，忠於楚，何以為臣？

時口給無入。出置其情哉。乃以為資而反楚，則前日所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

悟。曾作。桃。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

註謂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深鄭疆出秦。

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曰：應為智。言能止其父。

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王楚懷。

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儀相魏。

後八年，秦出之魏。次年死，其在位多惠。王時與齊宣相。

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

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
楚以察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所猶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
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為為可不知是其可也
如其明耶亡群臣之智術也亡得矣也
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群臣之智術也又
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
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
相半也此策云欲以
合謀王秦韓亦

張行子子魏曰姚云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
沮人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
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
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今齊楚解攻雍沮
謂齊楚之君謂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
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
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字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
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齊楚
楚羅蔽不足以應秦其弊不足以應秦一曰管戰今必
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

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齊楚之王曰善

哀王 哀王子元年 齊王死儀六之梁以與齊

謂首有缺文章張儀曰謂齊王見前曰王不如資韓

朋與之遂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因以齊魏廢韓

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

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是公無患此士計非徒

合儀故公仲據儀不合齊則復苦儀矣於此然後知

公仲之名明也元在韓語當是惠王時說見不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陳

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

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

衍無事必無事必來補曰四字恐犀首曰衍不肖不能

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

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補曰多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

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補曰臣與燕趙故矣補曰

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

父言不父旬五之期補曰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

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急約車為行具補曰

晉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
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
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於諸侯後
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初以無事請行
且任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
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主約故諸犀首
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皆為魏
約之昔從者故事於魏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
為不可任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
主天下之事復相魏而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

犀首傳之所立唯此有七國押闕風氣不然犀首而何也
若曰軫傳以李從為田需正曰陳軫過犀首而何不見
人皆不善于張儀者也教犀首以重下之事所以傾儀而
已鮑氏於軫深所歸重此章知其失不可掄則曰不然
醇乎醇矣鮑因軫答秦王之對而亟加矜獎曲為
之說故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聞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王懼恐
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
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度其至先以
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補以百金諫及報問隙也行以
百金猶云行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與從容談
幾金於其行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與從容談
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

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
 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元作
 不相補曰字不敬次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將按上章張儀
 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復相秦則所謂也計去之在
 義欲相之初衍得相宜在儀復相秦之時也正曰大事
 記書魏惠王後十二年秦張儀免相魏魏不事秦以
 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則不然儀慈
 無以歸報留魏四年始去魏復相秦
 後魏襄王二年始去魏復相秦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補曰
 比下有曰字乃和成固有秦重和補曰無一本標以與王
 教衍說秦之辭補曰無一本標以與王
 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正曰此悟秦
 襄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元作需從補曰不善季
 子誅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
 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
 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
 王察之兕謂用賢而使不肖間之說也而王時非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正
 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
 從田盼未非與謀故其聞衍之說猶能以用兵難之既
 而諒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衍而身將齊魏之兵蓋知於
 戰圖之習隨衍計中以成其欺以敗和好快讐秦之欲
 皆盼之為也觀馬陵之役魏客之言張丑說楚之辭知
 盼為鄰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此事觀之盼亦優於勇
 謀者也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

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
實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
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
二士之謀困也衍且公且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構難
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
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字補曰姚田盼遂得
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
兵從之六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
需從中欺君補曰一本標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

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
也猶股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補曰一本標毋謂天
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內謂親之捕群臣則衍與焉
與內之群臣皆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錯
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何胡捕犀首許諾於
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文田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補曰田文為魏相蓋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
下章與此同事宜在襄王時非文齊魏相昭王事也
身相韓術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摯二人則術仍
留魏矣一本此下別為一章姚本註云曾題劉建蘇
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
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衍

韓故云蘇代說昭魚亦云正曰陰王曰不知其為韓也
晉魏地術實魏人其善韓非以此此王曰不知其為韓也
字而而蘇代曰術將右韓而左魏右言助之力正曰文
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
不可中道猶中立也且王無所聞之矣不聞所以救
得而聞之外心王不王之國雖滲言浸微侵弱樂而從之可也如
必亟亡不得如是也補曰滲樂未詳一子王不如舍需於
側舍猶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
二人者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
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
晉需於側借借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事

相曰一本而便於事又姚註云王曰善果晉需於側
去身利字一無而字似姚註云王曰善果晉需於側
表王於是有人君之言不亡需是也惜其不旋踵需不
入行之事蘇代入之矣待術與是也如得賢而付之
國外若此者不亦殆乎正曰魏王始聽羣首而欲外田
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稽二人賢否乃不知用舍之不
能以聽之其羣皆甚矣
王讓先生以國術以此說儀使之為王為堯舜矣而先
生弗受亦許由也術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弗受國
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羣首王聞之而弗任也任舉信
之而數見史舉不辭而去補曰此魏國之說不特
事

秦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圖黃元作善善屬本未詳成快

為羣首謂韓王裏曰疾攻黃善楚師必進矣魏不能

交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善魏無韓患

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况存黃善乎若

戰勝兵罷散羅音大王之攻黃善易矣正阻此策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

十萬又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本枝分布而四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

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筮而至梁言時鄭所南與楚境

約與韓境也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成四方他國境或有

梁無之皆守亭障者參列之補曰障開邊境侯開封有

古夷粟糧漕吏潛水運庚不下十萬魏之地勢固戰場

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

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

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

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

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

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何外拔卷衍破酸棗劫

衛取晉陽補曰史作陽晉正義云陽晉則趙不南趙不

衛取晉陽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

CENTRAL LIBRARY

南則魏不比魏不比則從道絕主從者補故不言其也

三字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

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之危亡可立而須也

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

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

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比不

敢堅戰患補上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魏楚

而益魏攻楚而適秦補上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

信臣素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

人多奮辭補上大而實

約一國而成反而

下之游士莫不日夜

辭牽其說惡得無欺

樂金補上周語衆口

磨故願大王之熟計

請稱東藩築帝宮受

魏秦而無阻補上凡橫

魏一搖而諸國動矣

之是知其不可而計

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

腕補上封侯之基是故天

一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

以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

金註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

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

不帶祠春秋效河外儀傳在諸國

八之辭若可聽也魏使儀先之

以從之約魏其過使儀而釋其

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而無憂

哉如四轉計之則以秦之辭為美魏不動諸侯將又曰
彼如四諸侯之國又實惜死之不知出此也張儀後說王
魏四歲而秦復欲攻魏令秦王立實戰敗明年齊復又說
魏不聽秦於是儀陰令秦王與魏王立實戰敗明年齊復又說
魏王曰云秦復欲攻魏令秦王與魏王立實戰敗明年齊復又說
年魏王曰云秦復欲攻魏令秦王與魏王立實戰敗明年齊復又說
首約齊魏以伐趙而蘇秦約六國合從以蘇秦為從長
少秦再申前約也蘇秦約六國合從以蘇秦為從長
魏趙觀津則齊敗也蘇秦約六國合從以蘇秦為從長
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也蘇秦約六國合從以蘇秦為從長
矣魏秦不得而聽也蘇秦約六國合從以蘇秦為從長
胡於秦之強而慮於魏之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
與其情可見矣惜其自合連雞中一後二年魏復皆秦合
與以趨於亡從之不可也蘇秦約六國合從以蘇秦為從長
之意也書秦帥江丑用步降四及義並一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

CENTRAL LIBRARY

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皆魏人謂由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
齊言縱楚使深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
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魏董慶以善魏而
疑之於楚也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王九年魏走魏魏納而相之此
云不內恐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不
聽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
長色衰重嫁而已重猶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
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君謂丑之行哉哀王聽其說

亦魏媼之

字魏文子田文田需魏事也田需魏齊三十年時有此人至是

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

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

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

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文一人雖善文今術舊文

其所

魏王令惠施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施之

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言因禮葉數鈞之數將測交

也其厚我下術楚王聞之四楚王聞之恐因下文

術 施因令之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

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揚橫樹之則

生倒樹之則生則愚謂倒字勝折而樹之又生然使

十人樹揚一人拔之則無生揚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

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

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此與

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

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曰

以為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太事犀首之有一人相

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

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若汝也君莫為考下文是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目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薛代請昭魚為王而說為說王之辭無此回可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以一本作皆以

史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印也秦武同史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王初置丞相用擢里子此法在魏備死後此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云丞相璽則魏已有此名後此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魏記九年有書秦遂公孫衍謂新入不善事不復見韓子載犀首與張壽為怨陳乃諫之然則何去秦後終為魏所殺也愚按陳需即策中田需而策以田需死後魏欲相犀首其說不同當考又相王二十二年伊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割地和秦大事記猶著其名豈別一人耶李兌約五國攻秦時亦有公孫衍去此又九年上犀首為秦大良造時幾五十年掌疑其甚遠說見趙策

周最善齊羸強善楚一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人儀之為見者齋夫見者最與強見王也同

命之臣儀使其臣為見者之備夫以問何之
書註主獎之官秦制卿有備夫職獄訟收賦稅漢有
國高夫所或不問見者何之
因無敢傷張子儀再相

周最入齊周最不善之
昭王時信最見於齊今復自魏入齊詳周策所載
必最後欲之齊而魏秦王武昭怒令姚賈讓魏王秦所
為王通天下者語生此因下魏王為之最去魏秦亦怒
是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自齊走魏人言其不忍
齊齊而今復之齊必復為齊所學者魏雖欲合秦而猶
之故為之言於秦其辭亦魏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
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法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

下矣齊秦為敵魏既以謂魏使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
齊故曰齊秦為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知魏絕最而
齊收之齊何也敵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善則可以絕
之絕明矣秦可以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大國欲急與
則趣趙而已為使使秦也魏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
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
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相及獨以毀韓非相
毀之人為此人則年時相絕太遠矣可乎哉
秦召魏相信安君書史不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
或昭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疑於黨之黨不必忠今
臣願為下有缺字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斬刑也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天執

事於魏謂別置相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

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魏臣又恐趙之益動也

夫魏王之愛晉魏信也甚矣魏信言信其智能而任用

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魏信言信今王之使人入

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使魏必舍

所愛晉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

事而退謂去相也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

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

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謂去也則魏元作趙之謀者必

四舍於秦此舍猶秦奪其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

是趙存而我亡也我魏也秦本欲塞趙而云趙亡而我

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秦將與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

之益動也魏信不能獨抗秦必結趙趙之謀事者日

安信者用於趙則必戰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已亡趙大

王欲完魏補魏字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

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之不事國危而

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患矣下所

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

氏之各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衍韓

字也

CENTRAL LIBRARY

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

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與與國共使魏臣恐其害於東

周不微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言則魏可知元在秦策正曰交載秦魏事從舊可補曰為周之為去聲

秦楚攻圍皮氏亦魏十三年補曰一本為魏謂楚王慎曰

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何也也在此句法見亡也

必合於秦至何不背秦而與魏至魏至喜必內太子豈

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

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搏至疾怒欲與魏攻楚恐

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臣疾使臣

謁之曰敝邑之王昭欲劫城地補而為魏太子之

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

之交以疾攻魏此疾也非名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

秦因合魏以攻楚補曰大事記報王九年秦軍奔齊魏

魏太子在楚謂元作謂樓子質而楚任文於鄢陵

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魏也魏人仕齊正曰

翟翟死相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無公如指樓廉其人皆

事者所封正曰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地

樓子合楚之謀非也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

從太子而楚任之也

魏太子在楚謂元作謂樓子質而楚任文

事者所封正曰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地

樓子合楚之謀非也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

從太子而楚任之也

魏太子在楚謂元作謂樓子質而楚任文

事者所封正曰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地

樓子合楚之謀非也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

從太子而楚任之也

魏太子在楚謂元作謂樓子質而楚任文

事者所封正曰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地

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人公必謂齊王閔曰魏之受

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

王故欲伐楚此士言齊本自欲而又恐其不已善也必

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言備有秦韓之重

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魏棄為齊逐儀正曰策

逐張儀於魏者謀如此耳魏棄之時不聞逐儀也日此

語本謂以儀有秦韓之重而齊王惡之魏王不敢據之

以為安國之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

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鈞言齊豈若由楚乎秦疾

攻楚街楚還兵魏王必懼正曰楚遣兵者魏王懼公

因寄補曰恐汾北以予秦而為和汾北魏地也

因寄補曰恐汾北以予秦而為和汾北魏地也

使謂由秦此合親以孤齊秦楚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

臣意秦王昭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

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言出也

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

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對曰臣願

以鄙心意公意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

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

有餘守之於守為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

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鼻樓鼻即管鼻也也無此字

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鼻即管鼻也今齊王謂魏王

CENTRAL LIBRARY

曰欲講攻於齊言欲講秦攻齊皆於我夫魏求救欲講

當作講諸攻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怒於魏之

不用樓子而使程強為和也和齊怨願已絕之矣

見於魏王之懼也見亡以有亡懼程強欲合齊秦外楚

以輕樓子此強樓子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程強謂此

時事公不知按魏之和按謂主之使人謂樓子曰子

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

疾言此事樓子與楚王必疾矣言應又謂程子子能以

汾北與我乎魏人必為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

程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子

程強以為佐主魏言之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口

氏按此蓋庫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順也故

此上說之又說樓里凡其辭兩言齊楚程樓示無所偏

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為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

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

之腰也腰人身有蛇於此孫武書及李靖問答擊其

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

天下之脊也一本今梁王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

要斷山東之脊也要與上齊言之示者顯取之之意

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

CENTRAL LIBRARY

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

王計不知商出專於南方其兵弱天下補必不語顧

又下必字不必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國可富兵可強主可

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試謂先之以其

紀註密須在安定陰密須國密始姓國在今寧州史周

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為湯又

云試之於弱戰國游士言聖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

賢事多安謬此尤顯然者也

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

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藍田秦地疑新文

正應爾故司馬為秦議以伐蜀為先而我襄祖欲平大

原諸國亦先平蜀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

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善遠交近攻之策繼食諸

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

為試於弱之微謬矣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魏魏王不悅樓緩謂魏王曰

不如令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

制之緩時為秦計耳

昭王哀王子補曰世本名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二魏令公孫衍業

時而留於境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所講卑

辭割地以講於秦為實魏人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

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也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



王曰柰何對曰王不若與實彘蘭內侯侯於開內耳此

開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

聞周君令實彘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因也講秦夫周

君實彘奉陽君之與穰侯買百之仇也補曰奉陽君即

此言與穰侯買首之仇則二人欲陰取以定封之事也今行和者實彘也制割者

奉陽君也太右恐其不因穰侯也右穰侯而欲敗之必

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重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郊曰補曰淮南子蓋郊王

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使謂待王曰夫鄰寡人固形

元作刑補曰此書弗有也

補曰淮南子蓋郊王

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

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

交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

王曰蔽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

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郊應趙使曰蔽邑所以

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效元依郊補曰當從交

者之罪也郊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

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知以詠重者此也處謂此馬

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多寡之

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芒郊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事

中循內臣聞明王不背元作耳補曰一本作耳俱中而
應云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元作羊下羊補曰地未王屋
在河東垣洛林河蘇代所謂林中之地也王能使臣為
魏之司徒謂為之中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
今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
王曰未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
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壤地必不
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
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魏死
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王無以責秦王

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
以獻長平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
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
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本依懼然曰國有事
未元作澹漢志澹同下兵也也今以兵從後十
日秦兵下芒郊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
縣
蘇元作秦秦及史作代拘於魏欲走而之元作韜
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地時未舉宋此侵伐所得耳正義云陽君然齊假設

此策以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

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與蘇秦

下亦同也疑其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字也如此其甚也

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

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之使齊秦必疑齊

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秦秦之使齊秦必疑齊

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廣地蘇傳有在齊伐宋

魏王曰云云於是出蘇代代之宋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

五國伐秦成年之後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

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

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秦之合也欲講於齊謂齊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
 之城服宋之強者大國也乘宋之弊而與王爭得者齊
 則楚魏也請為王無合楚之伐宋也而王獨舉宋王之
 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為
 送役之不為讎者也正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
 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悲
 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齊又必且○玩○曰王必
 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
 輕燕上齊之交已醜也又且收燕以東索於王○使王
 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

宋國圖

秦善齊不可知也言不可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

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詳詳字句解

秦此即通策所謂不得已而必講則願秦齊合國不可

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秦權重魏魏冉明

元作孰孰是明且熟故又為又為元作又為有通又足

下或人謂齊傷秦者傷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

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驚與國而

以自解也言與國為天下可令實秦則為劫於與國而

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醋醋而以秦為上交以自

重也如是人若驚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

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太上其以之說上不

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

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伐之不已不能不能伐不能損又

俱生以殘秦姚本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魯安已

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利補令元作是下

以合於秦所謂當今字土恐有缺誤是免國於患者之

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聽臣之計也燕齊

離國也兩國自宜開易秦兄弟之交也與秦合離國以

伐婚姻魏合燕齊以此士欲為臣為之苦矣言伐秦之難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

夷之民不起元作起不從者不經見有以燕補伐秦

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

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口元從眠周家周韓餘為

徒與友從而下之有韓字不然而周字為徒從而下

又恐從徒字訛合從也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

惡秦扮之扮并也握也言合諸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

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傳之欲元休欲使五國約閉

秦關者臣也符不通秦其燕策蘇代謂焚天下之秦

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之吏也皆陰在邯鄲

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宋郭合天下共講因使蘇脩

游天下之語游掄而以齊為上交諸兵請伐魏兵齊臣

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也報以齊不伐魏臣

非不知秦元作勸懼上有忍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

者為足下也魁謂此非蘇代不能也故史言代復約從

中下為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走求成之不給安能

實之諸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聽其堅約之說哉蓋代

也計專以伐之為上而游韓見其多策耳計不出於此

與此章出入者知此必代之也三策並陳上則伐

葉陽君趙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躋漳

朝邯鄲抱葛薛元作薛是一本作薛亦作非陰成以為

趙養邑之供養而趙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元作

趙養邑之供養而趙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元作

趙養邑之供養而趙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元作

趙養邑之供養而趙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元作

趙養邑之供養而趙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元作

趙養邑之供養而趙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元作

趙養邑之供養而趙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元作

趙養邑之供養而趙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元作

趙養邑之供養而趙無為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元作

問趙策作河陽姑元作衣趙策作乎趙惠文十二年

同云封李兌子則兼陽君兌之封乎臣為王不取也魏

王乃止惠文十三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惠文無考攻魏者亡趙之始也

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魏伐魏者亡虞之始也故晉

息以為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

人伐魏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

趙而并衍齊秦賢而有聲者相之并

於趙而兼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言趙強兼齊

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所以為秦腹心之疾也

如此乃協此士引有明切謂春秋罪虞亦不悖秦使趙

攻魏之事無見或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言秦以魏

者趙之魏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

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子嘗君本傳齊閔驪故本魏

後見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

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

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文曰文願借兵以救魏

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

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

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

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趙西為蔽秦今趙不救魏魏軟盟於秦血也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二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

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不暇游魏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昭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亦而不偏其說燕也直而不偏其說魏也昭王十三年秦紀秦昭王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

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至大梁北十二年魏穰侯北元作北邲邲

近北邲宅遂圖大梁此邲為乘北邲也又史魏冉傳入北邲

亦字魏王且從服從也順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

攻齊得剛博在並屬太山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剛博

正義云壽州縣以廣陶得許鄆陵以廣陶有攻魏字缺脫秦

王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

陵必議當得其不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昭王魏

三年秦兵至大梁即取魏安城之役安釐王二年秦魏

相時而敗芒如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温以和二役皆

載頃費說穰侯云云攻而不後秦兵必解陶邑必亡前

功必棄矣下註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街亦以為此年事

矣然秦攻取剛壽在秦昭三十六年後此數年而策

見趙策許鄆陵魏地見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魏王初年魏莊王已用事則羊戎之

責已久十二年而當魏昭元年則其初年猶與魏襄相

及正孟子時也趙岐以為周人何以知其非也但戰國

人姓名多偶同者鮑以在魏策中而即為魏人謬矣又

亦此時史白珪傳首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

兵商鞅行法則其人亦在魏後看句特與李克對論非言

其世也以二十取一語孟子正欲以其貨殖之術施之

國家者也又新序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則文

侯時又山中白珪或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

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戎貴於秦王

宜為秦王今

珪說之豈非珪使魏或來魏不能禁人議姚本於君也秦策同

為羊或故曲為之說未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魏王發兵救之

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

此魏之福也王言救之大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

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口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

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

昭忌曰不用子之言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

秦王昭忌曰不用子之昭忌曰不用子之

昭忌曰不用子之昭忌曰不用子之

昭忌曰不用子之昭忌曰不用子之

昭忌曰不用子之昭忌曰不用子之

政與正是參行也以諸國參考而願大王無攻魏聽臣

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

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一本此以王之不必也諸

韓不可測也方攻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伐一不移伐則諸

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

無精於此者矣明精稱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

王討者不如制齊疑字設趙秦已制趙則燕

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是荆楚濟齊一本荆齊

傍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與秦敵則秦弱秦王乃止

水國有兵救之鄰之義昭王言是也秦伐韓而魏

之魏秦之禍昭忌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



救同室之聞也無從約而救之則是知鄰有聞被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魏人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太后之養地秦太后於秦芮宋云云與此交有誤

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與而王不

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

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本收秦

太后之養地秦太后於秦芮宋云云與此交有誤

為魏謂楚王慎襄正曰無考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

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

矣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從遂伐齊與魏便地言得

易兩便魏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鼻之魏人正曰計作鼻之名謬下兩之今程強與秦

事鼻之不欲故謂魏王曰謂之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

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

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聯食其傳詰止舍不足以舍

之守備之盛強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與為樵

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已已

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正曰程

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正曰程

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正曰程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

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次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安猶求質於秦質事有不留之驗乃成勝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和敢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昭王子元年報王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縣事在此二年正曰華陰之華去聲華

下華陽走芒郊而圍大梁須賈人為魏謂穰侯曰臣聞

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

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縣小邑也陳留浚儀

秋十萬之軍拔邯鄲魏王十八年拔邯鄲

CENTRAL LIBRARY

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補

通鑑大事記在宣王二十九年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

兵勁而地不并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此臣魏大燕趙可法

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吳之國而無親魏蓋

晉國戰勝畢子地缺正曰畢土刀及畢羊益反又據畢作

大事記作暴吏未詳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

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郊入北地梁之北非郡正曰

下同正義引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此非但攻梁也且

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循猶

文考之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也見二國為秦用遂欲講秦不反覆思之也正曰指即徇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新也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貨亦事魏也正曰素隱云不然必欺補曰素隱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畢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補曰漢史天幸謂本此今又走芒郊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難

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孫一本標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陰必亡陰即陶說見趙策則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之從而君後擇焉夫兵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其所以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格也

文有脫兩機盡封書無遺也故宋衛効國自也元

罈元作憚尤秦兵故愈長秦已合秦而君制之文

又此為陶開順道亦宜引從秦通陶開何西事之兩也

此特宋已誠是河東地言從秦通陶開何西事之兩也

也愚謂可全即上言不用之意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

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賈夫以說不足以已秦也為其為危也過深而說秦者不

是何危之有且其為危也過深也適足以疑秦豈但於

是章及積候之文大宋章謂同一則思謂則利於少則十

秦以魏三十二相國改條秦為故細細州之新晉四萬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秦魏舟伐魏起客胡傷救魏收魏神芒郊舉陽首十

河內之備武其一當州之諸陽象臣若以罪免是守

七年交楚執南陽人廷之南陽大事記必謂前已備於

今以新得之南陽而不知經書乃謂秦與魏正

南陽也於南陽上南陽中卒身州竹山陽郡而

取南陽也南陽郡秦南陽郡南陽郡南陽郡南陽郡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詎謂王曰詎謂王曰

而宋人有學者三年及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及

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

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

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母盡行之

子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

也也作中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

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

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

請殉寡人以頭周詎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

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

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

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

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

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

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
楚王項楚王入秦句王以三乘先之先楚楚王不入楚
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
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
侯魏相之善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
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
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
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何
所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
信侯曰樓公將入矣魏也侯其人後與之謀樓公將入矣

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
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
而見之今王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
柰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魏死於路長
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能使應侯王
無憂也謂周王不能聽而聽支期其論王也甚切賢智人
所効者事而謂之臣者其所論者魏期王示以事而為
秦以為魏之去去聲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
並魏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其地謂當可謂善用不

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計不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封受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其受元作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草也草更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猶用勝矣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梟鳥形者欲食則食欲慳則慳慳不食也食者行慳慳不行不便則正今君劫於群臣而

許秦因曰不可草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猶止說四年有自云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元作且且同火作序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夫人茫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

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不其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

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
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
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
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
愍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
全唐且之說也年有

虞卿謂趙王文惠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
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
而遠者范痤也魏相范痤魏此同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
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則從事可移於趙也

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
許諾使司徒本周卿此時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
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
范痤范痤字范痤字范痤字范痤字范痤字薄故也范痤字范痤字范痤字范痤字范痤字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
臣竊為大王羨之雖然有一馬百里之地不可得而
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
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元作使一本無史同也又
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
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
之克相字望也當以魏之故得罪於趙

夫國無用臣

用言可任者

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

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

欲言猶因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

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

在趙

魏將與秦攻韓宋已

史作無忌

魏王以秦攻之

謂魏王曰云云六事無據之以其辭二秦太后母也

已即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矣

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而不顧親戚兄弟

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益一厚積德也故太

后母也而以憂死

秦昭四十二年穰侯男也功莫大焉而

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

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

補曰一本今大王與秦伐韓

而益近秦臣甚感之而主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

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

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補曰大事記云韓世家不載

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與大梁鄰王以

為安乎欲得故地蓋掌喪地於而今負強秦之禍也

夫負強秦之說據此則負強秦從侍訓從王以為利乎秦

策文則直任在昔以為論也史義長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使事使事必就易與利

補曰使事使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

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補曰史作臨上黨正義

北澤路等則是復闕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數秦於此補

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音絕漳滏之水

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代楚道涉元作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

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補曰三十里

文作冥阨即阨也說見楚策大事記秦向楚有兩道

涉山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此是涉索隱正義之文按

二家本文似以涉谷為地名當考正義云涉索隱若道



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

不敢也補曰大事記引正義云洪河外出於谷關歷同

本作東向鄭州者恐因上文誰。火右蔡召陵在

云上蔡縣在豫州北邵陵故城在豫州鄭縣東並在

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

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補曰衛齊皆在

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立之城堯

津地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補曰史作

茅岡故通正義云懷州武陟縣西故懷城其地志云

州懷縣東此有茅亭即蘇秦生邑橫等。邢立見秦

策。史城堯津索隱引策云邢立安城今本無安字

武字即一城也史云段後有安城九段反正義引杜預

以為汲郡城商延津愚按安釐王十一年秦拔魏廩丘

或作耶立耶丘餘無見蓋地皆界也秦臨云共汲皆
縣名屬河內共居庸反又見下細辰翁以爲共汲河者
認秦有鄭地得垣雍秦紀註何內卷有垣雍故城在鄭川原武
於西北交決榮澤補曰正義云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
梁必亡矣補曰正義云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
城魏果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不致以韓
者與薛臣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言聽之久言秦之先自
異故深之出適而惡交陵氏於秦大事記策文則以策爲明顯許
史作誅正義引括地志云安陵在鄭陵縣西北許昆前
○大事記按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
此地蓋安陵越康子所封其後德別爲一國附庸於魏
者今無之矣秦使然而秦之樂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高陵
邪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且陽樂陽鄰故秦久惡安陵
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道史無高陵字策或

誤也注尤非正義云樂陽今許州樂縣昆陽故城在樂
陽北舞陽故城在樂縣東北時樂陽昆陽屬秦舞陽屬
魏大事記策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破亡之秦統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周紀註南國江漢
今詳此時屬韓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
許昌故城此時屬韓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
在舞陽西此則夫許故不遠矣南國大事記安陵
云魏舞陽西此則夫許故不遠矣南國大事記安陵
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大事記註引策文當從策
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惡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則謂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爲非已地而不恤也異
日者補曰史無上文餘守即以有字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秦
特邑補曰史無上文餘守即以有字河山以元作

CENTRAL LIBRARY

同蘭蘭入之蘭同蘭蘭入之蘭同蘭蘭入之蘭同蘭蘭入之蘭同蘭蘭入之蘭

可通蘭入之蘭同蘭蘭入之蘭同蘭蘭入之蘭同蘭蘭入之蘭同蘭蘭入之蘭

軍橫王章大事自秦伐林林軍林以來至於今也以至

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技文臺墮盡都焚

有密都亭曰此引徐廣說文元無都字曰索隱

云有廟曰都正義引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索

燔游巴奪之云與此類特取善豈以他策有臺已林木

伐孽塵盡而國繼以圍十年曰大事記根王四又長驅梁

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故法亦云北至乎闕魏記

州平昌曰此至平正義夫下即充所亡乎秦者山

北正義云山下山也華山之東元業無山南字長故文

州屬魏華山之北同河外河內謂華州以東

華銀緘並魏地也北同河外河內謂華州以東

東至大縣數百名都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

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

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問之去大梁

百里禍必百此矣事曰史作也異日者從之不成

也元作矣曰史云楚魏疑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

受兵三年矣受秦撓之以請為天下鴈行頓刃行

亡宜從策投質於趙見下也請為天下鴈行頓刃行

言以次進曰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

何也則皆知秦欲字大事記從之無窮也非盡亡

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

乎王史無字王史無字王史無字楚趙之約而挾韓字魏

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

亦王之大時已史作天時通韓之上黨於其莫使

使去音通其道不通他使通韓之上黨於其莫使

義云共衛州共城通韓之上黨於其莫使

取韓上黨故盤食其地通韓之上黨於其莫使

韓不與上黨則三晉之勢通韓之上黨於其莫使

出入者賦之取是魏重臣韓以其上黨也道已通因而關之

黨為質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史足以富國韓必

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

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已今不存韓

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秦魏之也楚趙不楚楚

事無大破衛齊甚畏皆為秦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

朝為臣之日不久記有與上二章相攻危謂言秦之情

云信陵君之謀世家不載其從遠如不書與秦同伐韓

取大勢使魏不至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不書與秦同伐韓

失上黨趙不至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不書與秦同伐韓

用又合諸侯折險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始再用之

前天下以策文易史之難通者註釋甚詳而於信陵文

載又下策文易史之難通者註釋甚詳而於信陵文

CENTRAL LIBRARY

陽重焉太史公謂說者皆以魏不用信陵君故國創
至于幾其合人而事而天大事記之故言始為遷發也
知幾國四公子遂而特以好士之故黃歇為人其事
夫趙勝不亡用趙奢廉頗而割地以召田單受湯亭
既之勝而為宗國召兵尚矣夫言哉其合從難秦
敗秦文昭西谷無攻以京東國而各善察然信陵
趙能事其無惜之皆非子也
因大軍其無惜之皆非子也
秦趙難而戰趙平之戰多矣此七年秦謂魏王曰
不如收元齊下言齊上可勝字趙而構之秦其
必收而取之趙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
必與秦合戰而構之秦趙復閭閻必重魏是并制秦趙

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以意或欲焉而收荆趙

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荆齊在魏東不樂為長待之也魏

之東曰荆齊趙皆在魏東長之為之長也待之待其

事也欲王者此士願之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也姚本

無也字

長平之役平都君曰單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魏地平都君曰臣以

垣雍為空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

長平之下而無决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

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

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

CENTRAL LIBRARY

割乎秦故不長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魏曰姚註一作部前有樓梧將令秦王

無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遇而無相魏者秦

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

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

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若王

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時必魏

令於齊將令平齊王曰昔曹恃齊曹今

十補八年此八年春申未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

而輕晉齊伐釐莒釐莒疑抹風曰此不相涉齊策昔

曹史曹伯陽十五年晉侯伐曹分曹衛田事凡言亡非必國滅

也曹史曹伯陽十五年晉侯伐曹分曹衛田事凡言亡非必國滅

勝齊和子亂大田和而越人亡哀六年昔人城節

路在魯恃之而曹此或訛為齊鄭恃魏以輕韓魏

補補曰此伐榆關九城國在平州界曰大事記安王

楚師于大梁榆關正義云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

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降使趙襄處原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周君曰周策宮他謂

CENTRAL LIBRARY

○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襄王十八年秦韓魏齊共
敗楚將唐昧事大事記謂使稱趙與燕齊滅中山齊亦
中山與國者亦未
然說見燕趙等策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其元其所恃
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
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
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
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補曰一本畜積
作滅化於利移比於患此猶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
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實元作實
補曰秦而久不可知久猶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其
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是即猶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

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

而耳亡乎補曰一本耳作耳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

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

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為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

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

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

韓之事王自知矣補曰此怨與信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是基補曰索隱云聊審趙三人

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慮也熟是不知天下者欲

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

詳史夏侯嬰食茲氏注太原縣春不知此兩者又不

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

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於子何不

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秦必受子不然

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從食其所而以資

子之讎也謂橫人皆以食其之從惡之於

秦拔寧邑此二十年正曰秦昭王四十一年魏王令

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元從下從

魏魏術曰王無聽其講魏王見天下之

不足恃也故欲先猶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

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邯鄲魏都也

八年解邯鄲圍時事日秦紀書拔寧新中以後年報王五

十九年解邯鄲圍時事日秦紀書拔寧新中以後年報王五

是歲魏王入秦而無云過新中而秦兵厭不聞卒後也

時也次為在前無元從才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

吳人恐魏王之從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

攻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魏王非秦故外

之秦因王不近秦秦之所去去秦之

日王弱也無秦王不弱二周言突不弱秦人去邯鄲

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若講於秦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

魏人非甚于所稱聞之中道

而反衣焦不申

焦故於中焦頭塵不去

於大行道也

行方北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

曰君之楚將奚為北

曰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

之路也曰吾用多

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

御者善此數者愈善

而楚愈速耳今王動欲成霸王

舉欲信於天下恃王

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

地尊名王之動愈數

而魏王公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

疑即霄孟子謂宮他日子為肖謂

齊王

王庭曰曰肖願為外臣今齊資我於魏宮他

曰不可是示齊輕也

是示齊臣而微重於外夫齊不以無

魏者以害有魏者

無魏重者而害有魏重者不可不以

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

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

趙王成自郊迎

唐

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

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

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
而知也能人不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
也不可不忘也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也公子有德
於人願公子忘也語本簡繁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
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卒魯臣願君之忘
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唐肅宗十一年求勃
其諫諍蓋高所謂者勸權道不亂者歟賢矣
魏攻管而不下見前策安陵人魏記註召安陵縮高其子為
管守守者也通縮高吾以仕之以五大夫使為
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以仕之以五大夫使為

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
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
命復猶重也信陵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
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守人其子之人
笑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
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
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見下今吾攻管而
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捍魏社稷必危矣
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此有也無忌將
發十萬之師以告本作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

成侯趙主也安陵為召陵召陵為魏而此謂成受詔襄

王趙襄子見大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謂大府

受詔襄子而受魏之憲則此兩篇明矣憲法令也憲

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謂常刑也不赦國

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不得與焉今縮高

謹雖辭大位謂辭則雖乃謹之說以全父子之義而

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發大府之憲也雖

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

辭反必為國禍全已全已無謂元祿為人臣之義矣

無為人臣者不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

刻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避舍

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不失言於

君敢再拜釋罪所以謝也以安陵釋其罪故縮高

而好違高不死必加兵其後破之日固不免死而

此死再聞安陵之命亦將謂然而悔矣仰不以古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幸也魏君亦言美人云

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不相告也對

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元祿

元祿

王得魚推記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
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
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執席凶再按本今以臣
歸謂字或之字疑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為之趨走
避人於途在途則行者避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
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蹇蹇而趨大王蹇蹇臣亦猶
美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
王曰誤以不若為誤是諱字也有是心也何不相告
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其死由
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擊誦也固矣推詩也又字同

義亦其白元作纂元作繁元作也完矣言自
可同其白纂元作繁元作也完矣言自
自結於上其白纂元作繁元作也完矣言自
作纂義按纂組固結之義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
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我謂
必得幸此句言假使得幸未必如我也而近習之人
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
之術也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與先其從於王者其
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之舟上繫
之以藉於也亦臣為王之楚王耳本臣之反而行
知春申君聞之謂使者即此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其

見考烈不必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

告秦王長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求以是而足矣

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有足不待楚也今許壽申在魏

魏及下二章元作韓

魏鞅魏人為魏說鞅一本魏鞅史作魏津人宋英見

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巫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

皆敗走考烈王以答春申君以此益時客有云云於是

去陳從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

鞅也不然先君者先春申用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

欲踰矣於元作澠澠元作澠澠之塞魏記所謂其阨計

不使何使下與不可假道兩周倍韓

以攻楚不可倍音皆此昔者今則不然魏且日暮亡矣

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梧屬楚國此時為魏

左傳襄十年晉師城梧及制杜註皆謂舊地制即虎牢

割必劫近此時鄭為韓拔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鄢

缺誤徐廣云陳在許東南蓋此時楚徙都陳也割以

予秦補去百六十里言秦伐楚之道臣之所見者秦楚

鬪之日元作也此策關字殺攻在之日上已在韓策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為之謂安

邑補有大事記有邑令曰公孫基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

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今聞王言故立其次

一本有次子吾難敗

今詳其文當屬楚

CENTRAL LIBRARY

其法因遠置之。○大事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
監郡此策云云六國已遣御史監郡矣非獨秦也
魏都安邑在惠王未徙太梁前昭王
十年嘗安邑於秦章次不當在此

景閔王安釐王子增元年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交魏取二十或謂魏王曰謂曰云

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知之何答曰吾私其計

然豈能賞於魏攻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驚如孔氏魏問

焉曰國亡矣如之何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棄謂戰而

對曰云云下文並同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謂能棄之弗能用

則地賂見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能棄之弗能用

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棄其地不知用其

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

今秦之強也天下爭敵而無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謂

賈質質曰天子時嘗質於秦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

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則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

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報不章秦自四境之內執法

以下於長轅者長為故卑卑曰與膠氏乎

朝之上猶之知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膠毒功

卑體以尊秦以因膠毒王以賈質膠毒今又

以割之也以膠毒勝矣不棄王以國賂膠毒不

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子

子子



若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王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
後世交秦為天下之上矣 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
今由魏內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下孰不
善呂氏而從魏氏則二人天下必元什合
魏亦呂氏而從魏氏則王之怨報矣章附見於始泉八
年秦魏二十城言亡地數百聖亡城數十則此在後
夫二年後朝象三年後大事則後之年所
聖出此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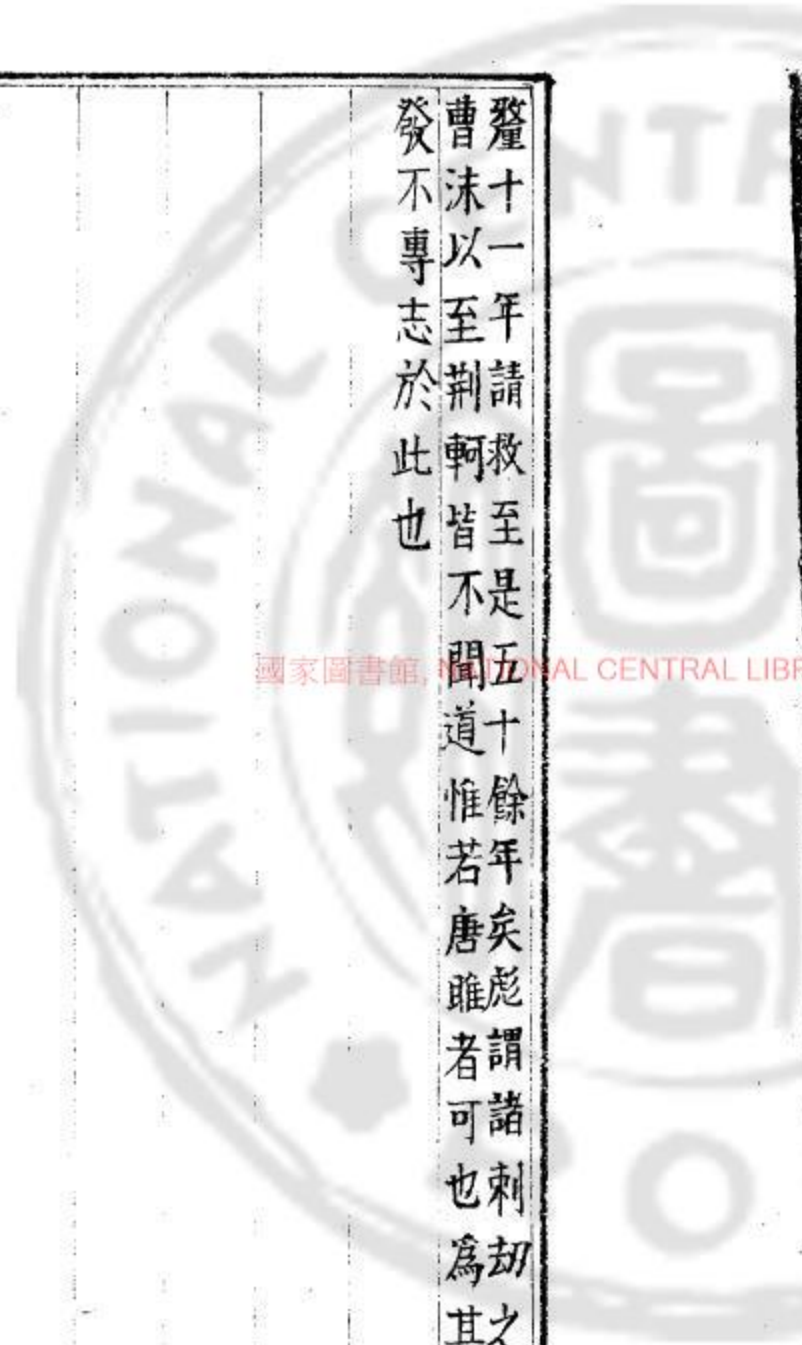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
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知惠以大易小甚
甚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

君因使唐雎元什且且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
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韓韓十八亡魏二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
者故不錯意也錯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唐於君其
地得之當其意實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且
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
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佛然怒謂唐雎且曰公
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
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且曰大王嘗聞布
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

也非此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唐且曰此庸夫之怒
 也非此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唐且曰此庸夫之怒
 月尋政之刺韓傀也傀韓相見韓白虹貫日要離之刺
 慶忌也吳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其慶忌以
 之劍刺倉鷹擊於殿上倉鷹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
 怒未發休得降於天休言微服矣氣自三子言之為吉
 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
 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也奴也
 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論笑論笑也
 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登十一年請救至是五十餘年矣彪謂諸刺劫之士自
 曹沫以至荆軻皆不聞道惟若唐睢者可也為其激而
 發不專志於此也

戰國策魏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韓卷第八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北城定襄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潁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
城止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皇榮陽潁川之登高
矣誤

康子名肅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

阜補曰見韓王曰成阜石溜之地也溜言甚無積囷

所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

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言

言鄭人不備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止曰取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王曰善諸稱王皆果取成皇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

皇始大

烈侯景侯元年安王三年當云

韓傀相韓韓傀相韓也今注本無俠古俠及累力迫反韓非子

韓傀相韓也今注本無俠古俠及累力迫反韓非子

韓傀相韓也今注本無俠古俠及累力迫反韓非子

韓傀相韓也今注本無俠古俠及累力迫反韓非子

韓傀相韓也今注本無俠古俠及累力迫反韓非子

韓傀相韓也今注本無俠古俠及累力迫反韓非子

韓傀相韓也今注本無俠古俠及累力迫反韓非子

韓傀相韓也今注本無俠古俠及累力迫反韓非子

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里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

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尊之聶政問之曰問曰一木子欲

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矣敢

有請於是嚴遂乃其酒自觴聶政母前觴猶仲

子奉黃金百鎰鎰仲子遂字補曰索隱曰高前為聶政母

壽聶政驚愈泣其母固謝嚴仲子謝史然固

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

得甘脆肉之脆小黃者以養親親供養備義

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因為聶政語曰

臣有仇而行游諸侯報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

進百金者特以丈人齋糲之費夫亦尊稱政也粟十

進百金者特以丈人齋糲之費夫亦尊稱政也粟十

CENTRAL LIBRARY

日攝補曰一本夫人史劭月事略云古者尊大相為以
夫人又或詳大人攝祭蓋反又力制即達二反。相為以
反足下之謹補曰一本交足下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
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老
母在前補曰一本居市井者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補曰一本居市井者
無前字同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構賓
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
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鄉相也不
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補曰
至淺矣夫未有六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
壽我義不受補曰一本本然其深知政也夫賢者以

感忿睚眦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
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
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
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補曰漢濮陽縣
也帝立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
親不幸而死補曰一本無而仲子所欲報仇者本仇者
為誰史請得從事焉補曰一本無此嚴仲子具告曰臣
之仇韓相韓傀補曰一本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設陳也補曰一本無臣使人刺之
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

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與衛中間不遠無相去

二字姚同史有司馬真引高誘云韓都領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

得失謂相生得失則語泄所將人多或生異情語泄今

本無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讓

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仗兵器也蓋以劍為韓適

有東孟之會東孟地缺補曰齊隱引無韓王及相皆在焉

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侍字史姚同聶政直入階刺殺

韓佩無殺字韓隗走而列元作哀哀侯傳皆言哀侯

史記及年表皆書列侯策傳可說見後聶政刺之隸中列哀侯

為誤年不可移也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補曰一本無擊

因自面皮去面之皮補曰索隱云以刀刺其面而去其皮

也扶眼屠腸扶排也補曰史作決遂以死韓取聶政

死暴於市懸購之千金縣金慕久之莫知誰補曰一本

同政姊嫪補曰一本無嫪字姚言嫪聞之曰吾弟至賢補

姚本無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

耳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持也是其軼賁育車軼

相出高成荆矣說文成荆古之勇士今對賁育後必死

也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韓王今死而無名顯

而周人皆畏按此對豫讓言則一人也不顯其名夫愛

其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恐累及姊夫愛

CENTRAL LIBRARY

故厚已而使為不義得為知己乎鮑叔說區區陋矣
曰姊發之而死蓋兄弟之義策遂其言以為不愛身以
弟之名而說者徒知論名而不及義此皆戰國之習也
史記云使政知姊無憐忍之志不重暴賊之難必能
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修於韓市者亦未必政以身計
仲子也列女傳云發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
喪之憾兄弟孔懷云云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情
子政得發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曰不滅名籍
世俗之失也

昭侯莊侯子元年年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中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

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補曰史申不

害鄭之賤臣學術以下補曰侯用為相

魏之園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

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

耶趙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

思之惟亦乃微謂趙卓韓昂曰子背國之辯士也夫為

人臣者言可必用可豈盡忠而已矣二人因各進議於

王以事補曰本各進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

之補曰此術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昭侯不許也申子

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從子之請而發子

之道乎又將專行子之術而發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

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美從事此如此補曰

此當獨下句

讀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聖人也

蘇秦為下元作楚謂日字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

鞏洛並河南屬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今上

在商是也補曰正義云商武廟在焉東有宛穰洧水穰屬

川水也氣南有陘山補曰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給子少府下皆弩各做真訓註

子陽匠各徐時力距來足以徐註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

謂考勢勁利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舉躐百

發不暇止遠者達宵近者掩心箭中如韓卒之劍戟皆

出於冥山崇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相州北攻南吳秀

有崇谿亭脩務訓註墨陽美初名合伯地快鄧師豈南

陽鄧耶借云洛師榮陽有馮池補曰州北非韓地餘

見龍淵大阿有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曰吳有干將越

父二人作劍二其名云以上類言以地名謂國脩務訓

山勝註會無伯字索隱云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死

龍泉可辨刀劍今按上論真山崇谿龍淵名皆陸斷

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看發聲擊聲擊聲擊聲

屬鑊大口金蓋整如之鐵幕革扶咳音芮史並不註罷

幕謂以鐵為臂脛之衣以革為射次次射也按詩決

拾傳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以決射也按詩決

為之著於左臂以遂發恐此革即決也亦通索隱云即

與戰同謂楛也音如字謂繫之也亦通索隱云即

伐即詩謂蒙伐者字皆通借史云為敵則斬堅甲也

幕華拔或為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其劍
 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擊句而甲看以下
 屬無不具之文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
 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助與大王之賢乃欲西
 面事秦撫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相春秋交臂而服焉夫
 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
 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
 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
 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
 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
 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牛後口無牛後
口無牛後

牛後雖大乃出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
牛後雖大乃出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
 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
 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
 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楚史正作趙王之
 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從在燕趙後云宣惠王今蘇合
六年此二十五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去趙而從約
解是歲燕易王立蘇秦則說燕蘇秦後說以惡韓明矣蘇秦以
元年也此時蘇秦已蘇秦則說燕蘇秦後說以惡韓明矣蘇秦以
而蘇秦說燕蘇秦則說燕蘇秦後說以惡韓明矣蘇秦以
趙蘇秦說燕蘇秦則說燕蘇秦後說以惡韓明矣蘇秦以
高門成而昭侯太子喜王立蘇秦說燕蘇秦後說以惡韓明矣蘇秦以
卒養爾口雞中主說

宣惠王昭侯子元年

宣王謂穆留韓人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鄉

而國分簡公用田成闕止而簡公弒齊事見哀魏兩用

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惠八年魏納河西至魏時為

此豈為秦良造儀為客御魏以事德之邪國亡大事

相儀留魏後四歲後張儀相魏魏以事德之邪國亡大事

儀留魏後四歲後張儀相魏魏以事德之邪國亡大事

時也大事記魏也魏以事德之邪國亡大事

方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云今王兩用之其善力者

其黨其黨方者藉外權辭臣或內樹其黨此置

韓子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此非謂

庸何傷若公仲公叔公叔則一謂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專擅

不賢則一人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專擅

亦事記云韓雖兩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

者而不得留之情故引以著之按此策宣惠欲兩用非

實襄王之世以其爭主魏公子留之言遂驗是以

尊賢而後敬大臣則無患乎此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發昭獻昭獻令人謂公朴曰

不如責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何時按策有云

CENTRAL LIBRARY

秦攻陜此時史不書後至相惠九年秦拔我陜然陳軫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秦已馳也又攻陜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陜陳軫謂秦王喜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日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言利移於下正曰即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于濁澤長濁澤韓自大事記韓與趙魏也秦

差解題云濁澤即脩魚之戰韓氏急公仲朋元作明事記顯王三年明戰于陽此人在公仲前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使公仲之行微猶將西講於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兵備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本仇矣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蒲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我以

已也韓之德王也恩救我也一本韓必必不為馮行

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

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

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

王大說乃微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一

本復作多謂韓王曰救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

遂肆意於秦散邑將以楚殉韓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

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害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

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

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秦約而謀伐秦矣一作也必註

也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

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

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

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後志瀨陰有岸亭事在十

徐廣公岸門即岸亭正義引括地志云在許州長社縣

西此又韓世家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魏作表又書秦

走犀首岸門蓋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

也民非蒙惠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

於韓明也也記十六年有惠謂二子皆億中之材

仲之謀固難入至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少擇此策非擇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

以率為陽也本陽作陽故不見率也公仲

好內齊世家註率曰好士公仲嚮於財率曰散施公仲

無行率曰好義所謂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

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應謂顏率此言

誠有是也繼陽言何益於德苟無是也正

言之吾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

襄王宣王子名倉元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此韓地險惡山居五穀

不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藜藿藜藿之少者

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負荷養牧之

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蒲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

云負養者負擔以公儀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微亦

關塞也取微漢書微外顏云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

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元作擊擊禮記燕擊擊

之士擊擊鳥擊音鳥擊音鳥擊音鳥擊音鳥擊音鳥

此謂也謂也謂也謂也謂也謂也謂也謂也謂也謂也

與捧亦不通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劉

奮戰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

衆探前元作跌後行跌行跌行跌行跌行跌行

CENTRAL LIBRARY

反索隱云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欲謂扶地言
馬走勢疾前後蹄間一腳而過二尋也八尺曰尋
蹄間二尋一本此有騰字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

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指甲徒程以趨敵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子而賈

之與怯夫也以重刀相壓猶鳥獲之與嬰兒也夫率孟

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隨千鈞之重

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其不破也諸侯不料兵之

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

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

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漢語誑誤木也無過於此者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皇

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林在臺修務訓言湯禱

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

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元作楚

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

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

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行為為本無

蔽邑秦王必喜惠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

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交

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補東

藩効宜陽彪謂橫人之辭真所謂壘者韓之兵信弱

宜陽在後世主不以其於也儀歸而約敗矣

鄭疆鄭公族有其人蓋諸說秦楚之間者此豈以為韓

而走韓之走張儀於秦潛之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

楚矣故謂太宰楚官曰公留儀之使者留之者欲詐

強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本傳曰請秦王曰張儀

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王三年取上庸今故使使臣禹

拜謁強為楚使白北秦王怒張儀走儀

宜陽之投秦三年揚廷

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

也茂與顯爭國顯得九鼎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

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刑去秦策所增

秦圖宜陽秦三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

祁趙地韓嘗取以曾許地

之役去秦前取海六年商離石祁不聞屬韓許亦與趙

地則樓緩必敗矣韓合故緩敗收韓趙之地以臨魏

一本地樓元作鼻鼻見魏策必敗矣害韓者韓趙補

本傳云為一魏必倍秦倍音甘茂必敗矣茂得趙魏

則不易拔故茂敗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

茂作伐後章多同不復出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敗矣元作之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強欲以趙合秦嘗勸

趙割地事秦見趙策樓鼻為魏合秦楚外齊程強為須

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秦失魏宜陽必不援矣魏

於趙故獨言魏重為公仲謂向壽曰公仲覆車禽困覆車禽所獲

有缺文當云蘇代為或云使蘇代禽困覆車禽所獲

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公仲破韓奪公仲公仲收國

解解言復好中封小令尹公仲陽州公仲今公與楚

楚辭口地索隱云秦地也公仲今以月楚令尹是相合

也今按策文中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

從以關於秦謂且賊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

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

對曰願有復於公復重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

以得貴也所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作郝一本作

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

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

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

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非貴所公不



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
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其茂是韓公之讎也韓公
也今公言善韓以待楚善韓以待楚是外舉不避讎
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其茂許公仲武遂反宜
陽之民而還其地也今公徒收之甚難無與之向子曰
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
已無以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
易之也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
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楚
秦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韓為楚

取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
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宜陽蓋
而甘茂收楚韓以安之使楚歸新川而誅齊魏之罪
詩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楚韓魏之罪而誅齊魏之罪
公孫郝甘茂皆欲以秦楚韓魏之罪而取齊今向壽取晉
事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使楚歸新川而誅齊魏之罪
事秦而責齊魏之罪以秦楚韓魏之罪而取齊今向壽取晉
事也言其失推曰正義云二子不得合韓魏以伐齊
秦中宜陽將伐韓公仲武遂歸韓由是壽與然議成
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張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
知其國不知異國被公仲者秦勢能誑之下也以補秦
之強首之者首言以珉為疾矣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

為其國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之見秦策遠薄梁郭

所以不反魏者反不合也一本不及魏魏同以義長以為

成成平也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齊魏所以

不者言敬見下皆曰字以燕亡於齊謂齊也

四年齊魏亡於秦孟子曰陳蔡亡於楚此亡也此皆絕地

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所以

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能正

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元依赫下同是從臣不事

大臣也從臣謂儀六臣郝也事公孫郝之貴不得議

其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近臣謂儀大事記此

也太臣從臣之名始見于一人臣者張儀其茂也從臣

者公孫郝也秦武不過防且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

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輔扶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

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

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困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

因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知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

知也王之明二也王之明一也申群臣比周蔽上

國之公孫郝樛里疾請無功韓陳四碎去陳軍陳以不

當作而王猶攻之也宜陽廿茂約楚趙欲攻而攻敬魏

四疑

初約是且構我初約或而反我之是茂且攻宜陽王猶
校之也茂攻宜陽可以謂前若他人則置不檢校
其時茂常觀者趙趙當時蓋與魏不合茂約結襄君而反
二事無王群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近後猶臣故願公
仲之以國國以國以國以國待於王其待而無自左右
也自猶由也後秦王聽已勿用左右之說
年秦武元年解題云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公也
不如公孫郝郝當時所謂從臣指愛習而侍從者也秦用
其愛習為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愚
謂公孫郝執節而議大臣必不得與而爭於中故也士
強明情忌之見爾張儀出走變者周非一人而茂攻宜
陽亦以夷為憂大臣率為
臣所勝憂習真可畏哉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於魏非必聽實也實謂故先王
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立謂立
實為然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歡齊兵以
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攻魏茂善魏故難
本勸齊楚趙皆公之讎也謂此則公仲與齊者也臣恐
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
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赫下同秦王當是昭下文惠也
為黨於公而弗之聽其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
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
無私秦信臣請為公謂秦王曰公仲言於秦王齊魏合
之故可因

CENTRAL LIBRARY

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交言別以兵言合離別合及覆言之

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

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

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

孫郝為不忠今王聽其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

不敢戰元作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

輕也臣以其茂為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

齊疑何王言救魏以助之齊時先以伐魏故令秦王

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憚兵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或欲反為韓取南陽且劫

川以歸穀水出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

韓秦之兵據魏以拒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

中立以攻元作勁齊秦最秦之大急也公孫

郝當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謂茂羈旅之臣故

之熟計之也故其辭與茂同薄即上文此二人王之六患也願王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字南悉國於楚以國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

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仲之反也常元作仗

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鋼之而字與仗通趙而畔楚仗倚也

鋼之而

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

患其反之不利故欲為信尾生再見蘇蘇代言名高

蓋論語微生洗論訓亦云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

揚猶動也

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之正義云武遂韓邑也

近平陽非堯都禁昭唯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

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

疑傷字訛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

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

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

無元作母無通秦患而得元作得

楚韓楚之

恨秦

而巳言役屬秦不聽是秦

之怨深而交事

補補曰恐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

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

侯之波

於薛公

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缺楚也

於楚

而巳

於楚

而巳

於楚

而巳

於楚

而巳

於楚

而巳

我從上文本令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今公叔怨齊

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

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舍齊使

史入見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

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為公也最固不

強其未使也一本臣之強也上無使字是然同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

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

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

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

以禮陳說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

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而欲德於

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矣公叔曰

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客楚謂公

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

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

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弱不

善楚王曰唐客以楚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

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珉初恐楚相

不士元作士錢作仕唐客於諸公蓋薦之於韓而使

之生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年

武遂反宜陽之民既而甘茂竟言秦王以武遂復歸之

公仲與爭之不得由此已而秦王昭固疑甘茂

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字作杜聊木上聊為公

仲謂秦王曰元作明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

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擣里疾大詆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一本並作強無據

請以伐韓向謂鄭彊曰以為秦臣詳此章為言公

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

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

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故言伐元作

先楚也改楚以今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

翟令昭獻車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旬有餘彼巴角

角言二人均禮而幾瑟公叔之辭也而昭獻公叔之

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幾瑟韓太子而在楚秦

安得不疑其為楚楚秦所惡也其伐韓不待請矣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

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

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謂魏之上則

我從上文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今公叔怨齊

無柰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

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舍齊所使

史舍入見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

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為公也欲來使臣實

也上無使字是然同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

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

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

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

以禮陳說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問為不急必不許

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二而欲德於

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矣公叔曰

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告客人楚謂公

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

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

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每相韓不能獨立勢必弱不

善楚向王曰唐客以楚愾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

可乎父兄惡珉民必以國保楚公仲說珉初惡楚怒已使

不善仕元作士唐客於諸公蓋薦之於韓之而使

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年

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茂請公仲以武遂及宜陽之氏既而甘茂竟言秦王以武遂復歸之

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得由此已而秦王昭固疑甘茂

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作杜聊字木上聯為公

仲謂秦王曰元作明也願因茂以事王仲若公

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擣里疾大說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一本並作謂一木其八

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韓臣謂此章為言公

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之與秦必不聽公公不知令

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

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故言伐元作

先楚也改楚以今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

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旬有餘彼巴角

角言二人均禮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

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幾瑟韓太子而在楚秦

瑟離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均然則秦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或

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

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謂魏之上則

害於趙趙魏隣也魏地 魯勿於下下謂韓也 則害於

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

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 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

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坐 昭曰三川之言曰秦王

必取我我川也 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三川之言恐

見秦策 三川王何不試以襄子王秦主襄子秦諸公子

質於韓令韓王知術之字 同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

與秦取之也今秦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不書 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

魏昔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元作高提史後並

不立也事高昭曰答與阜通阜陶作必 以兵臨魏魏欲

公何不令人說昭子陽 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

之魏魏起 子有辭以毋戰楚臨魏欲置也韓於是

以太子幾瑟 元作昭昭陽 揚陽音同

而梁王昔德公矣陽得毋戰梁得免兵 昭昭陽 揚陽音同

公子幾 爭為太子時蟻負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

氏蟻 竟不得歸韓立咎為太子戰國策與世家所

載參 錡重復不可詳考大畧二公子各有主 公仲挾秦楚以主 機魏也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人 陽說秦王

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韓之嫉馮者非上智也主君不
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廣字未詳而有誤而
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太子爭也前未定所立故
謂立馮君以與太子爭太子爭也謂立馮君以與太子爭
韓公叔幾瑟爭國相見後鄭疆為楚王懷使於韓矯以
新城陽人命世子也幾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
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然世子得新城陽
人心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念韓氏魏欲立各韓氏

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元祚
走而不死今且以至言歸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
罪楚策有大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廢子強廢子本周官秦置中廢
楚莊王始政云云中廢子開之端而依曰臣為冠御
即十三年矣燕策有秦王寵臣中廢子蒙嘉衛鞅為公
右之臣而當時家臣亦有此名非復周制矣秦官太子
廢子中廢子此云中廢子強謂大謂太子曰不若及齊
師未入齊助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
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
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謂幾瑟及此言也義則也
而卒不得及小人勝故也

幾瑟之不殺戰國之分耳非有息民全
民之意退諫之美也何義嗣之足稱乎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
不令齊王問謂楚王懷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
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陰言私
則公叔不備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畏幾
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莫太
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在楚而
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夫不如無殺幾瑟以恐
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
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得父兄指公仲也今公殺之
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
之秦楚若無韓言小國不詳之必陰事伯嬰秦楚有韓則
韓乃事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弗殺絕句伯嬰恐必
陰保於公嬰與太子在韓皆幾瑟韓大夫不能必其不
入也幾瑟入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
嬰塞障也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眾必不
能為亂矣此便於公十二年書太子嬰死因言公仲伯
嬰索隱說伯
嬰云云見前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
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入質以此卜之楚王懷聽而入質子
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
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棄齊不台是
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其與秦同否也楚不聽則怨
結於韓此韓皆主公叔伯嬰為言韓挾齊魏以目楚時魏也王禮
反楚王必重公矣新魏貴於秦楚欲秦接之故重新魏公挾秦楚之重以
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記十二年有在楚圖雍氏下補
日史以此為蘇代之言新魏君羊皮也
謂魏王之言止上二句言韓所以不敢離楚之故以解
於魏也公何不試奉公子於楚而為之請太子此勸公作
之辭試字可見大事引此亦明也何不試奉公子於楚此後
去公子反不若存之請韓請韓因令人謂楚王懷幾瑟聞魏曰
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
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王謂楚王之

曰太子在楚而不敢離楚也懼其為幾王元作公
謂魏王之言止上二句言韓所以不敢離楚之故以解
於魏也公何不試奉公子於楚而為之請太子此勸公作
之辭試字可見大事引此亦明也何不試奉公子於楚此後
去公子反不若存之請韓請韓因令人謂楚王懷幾瑟聞魏曰
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
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王謂楚王之
大事記謂公仲始主幾瑟後持兩端幾瑟既不得入遂
改主楚以此章為證愚謂勸仲試奉答者將以行其謂
楚之謀激楚王之早入幾瑟耳非果有奉答之心也楚
既散離氏幾瑟卒不得入公仲直以勢窮力竭而遂止
耳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羊戎曰廢公叔而相

幾瑟者楚也相謂前日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

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元作邑此句者每作

已然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楚主

故絕韓其事秦必疾秦拔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

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史古以公子咎有韓咎史冷向作爵

當是謂公仲之爵此人幾瑟亡在楚楚王懷欲復之甚

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萬家之都於

雍氏之旁韓必起六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

兵奉幾瑟必而內之必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詔十二
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幾

故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

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秦之言不謂也而秦之向善為

而紛紛不安若此韓有相其皆何事而秦之向善為

大臣外連敵國相輔為市國之不亡於秦與

楚圖雍氏此十二年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名曰韓

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雁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

殺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然計之宣太

右曰使者來者救矣猶尚子之言乃召尚子入宣太后

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一作也先王以其解股也加

妾之身妾固不支也蓋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

也以其少有利焉夫欲使為解之則此言不以為

也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害尚歸

報歸上韓王遣張翠張翠韓王行一縣張翠

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

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

秦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曰公

仲柄得秦師柄猶持史記方有得秦故敢得楚今

雍氏圍而秦師不下般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

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

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般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

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公孫昧音莫莫音然

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

田雍州縣秦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東南歷藍田出嶢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

緩殆不合於楚矣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

相涉且上文謂道南鄭非誤乎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

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楚不與公仲曰柰何對曰

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若所謀秦楚威王攻梁

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

韓魏之與也一本是秦孤也故不知出兵以勁魏

固其與國也魏同戰秦取丙河之外以歸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

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

用也不為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

三川而歸乘因取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

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三友之郢矣其

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重軍符物之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公

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

儀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勢

急圖其國右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善補以先韓者

去以公不知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

CENTRAL LIBRARY

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儀者外也此言不特秦耳承
於儀耳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即上文秦委國於公云云
三年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云云
五年秦執韓共賤楚屈匄云云
韓王十五年事大事記書楚景翠圍韓
師師救韓敗楚解題具載徐說謂世家合而為一者
又按王義云徐見張儀尚有生此前後之見此是公孫
時却述張儀時事愚謂此策雖曰視張儀故謀其下云
先身右儀又云孫衍之言為不可信耳此章宜在前
解實以秦救公孫衍之言為不可信耳此章宜在前
序次誤。又按大事記云韓年表書秦申其也
楚將之名與紀年不同蓋紀年云屈匄也
世家並云敗楚將屈匄而說景翠之敗雍氏之戰也
矣景翠之敗陽之戰也
韓之敗陽之戰也
言景翠圍韓且陽大敗之餘楚力

未蘇何暇
於圍韓哉

或謂韓公仲曰夫彊子之相似者一乳兩子
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一本利性
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彊子之相似也
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
今秦魏未和成時則和而非公適兩束之約則事必謀
矣謀謂和不堅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非人而
約則韓輕主卑矣一本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
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
君人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

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論兩國由之是韓重

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

而叱責取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於秦今責其報列

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此若果安韓魏而終身相公

之下服上服猶事以侯國為則相猶為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

相聽者也相後必相違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

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齊魏之

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

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

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本

無今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

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

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

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也補是其於主也至忠

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

與天下結怨御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豐豐

也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

於秦而封於榑陽太原榆次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

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蘇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萬於周之時今欲之急機言不可失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襄王二十二年丙寅

韓咎大子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嬰難之

立咎為太子此策必其爭立之時若既即位則何未定

有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

立也蘇母恢曰不如以白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

兵醜因作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得立者以公報公

之用事仲先而叔後韓咎既立則公仲之權寵衰矣

伯嬰幾瑟咎之爭立伯嬰必先死鮑序次繼非是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此十楚王懷王為長

合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時事在懷王十一年韓宣

惠王十五年說見趙策此策文見孔叢子以為子順

之言其註謂魏公子無忌為從長不能傷秦其罷而留

於成臯魏順謂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君其也曰五國罷必攻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非以償其費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市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市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市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市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市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市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市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市元作市市孔叢子作市市太公

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
本六國言五國重王

則楚在外史年表等書五國故因此策附註李允約五

約從時事大亦記改五作四遂以此策附註李允約五

國伐秦之年亦誤其曰合五國之衆一籌不畫後與已

之深淺始欲論懷王先為如中者也且聽王之言而不

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

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將攻市丘市丘

必韓地不在楚則策

韓人攻宋齊記閔三十八年書韓為秦王昭大怒曰吾

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正義引地志云新城故

在曹州乘氏縣韓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

西此又見楚策韓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

元作秦秦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

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

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

於秦也禱言以此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

此其說何也韓珉知而代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非

獨代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不西

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出

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鞶在曾者西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鞶東馳者未有一人言

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

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何亦賈也小言韓秦合必圖晉

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謂有韓字並作齊趙策

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五國伐秦無功蘇代謂齊

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氏而韓策云韓人疑人

恐秦之敗其蘇代為燕反間勸齊伐宋將以敗齊而為燕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降安邑韓計

將安出矣謂有憂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

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

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圖交也

攻之深使之懼則不敢韓秦一王不察因欲中攻

不助秦亦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

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

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

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

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

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雖善事

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道是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

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此謂秦之大情

臨矣非蘇氏兄弟不能也說之者明如此而聽之者蔽

事豈天亡之邪蓋漢運將興而秦為之鶴類也

王引此策自秦之止益也謂論秦最得其情附見于

服王二十九親獻安邑之後愚以齊趙燕策考之宜附

CENTRAL LIBRARY

魏陳軫合三晉而東一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
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事而見梁
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
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魏之
昭釐侯朝魏見魏策是我
魏之昭釐侯朝魏見魏策是魏散矣諸侯惡魏必事韓
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
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
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申不害慮事不能支二
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

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
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事而見梁
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
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魏之
昭釐侯朝魏見魏策是我
魏之昭釐侯朝魏見魏策是魏散矣諸侯惡魏必事韓
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
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
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申不害慮事不能支二
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

左氏傳十五年傳在周初
穆公一勝

州論言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二十八年

此皆以一勝立尊謂今成功名於天下立尊

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

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從其令不然而春秋

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昔先王

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為實

者攻其形形在外者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

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編至其家越王使大夫種

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禽為小費也而

隨諸御吳之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

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謂男為臣女為妾友

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

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

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

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猛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

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自為一姓本一作聶政陽堅堅政之

武陽刺相兼君許異韓哀侯而殪之

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哀侯為

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哀

侯韓也韓

侯也又非然堅為賦之事終身相之事以為列侯則

文讀之今日一本鄭君不可得而為也為去音謂

下文天子不可得而為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

者豈不為過謀哉久相而曰不為者過也昔齊桓公九

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

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九合者猶其尊襄王也

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兩字吾弗為

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

萬皆戴哀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

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至也而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而以國先者此桓公

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

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

無伐我韓曰一本強國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言

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

聖人之計也而已非善謀也韓曰為名為實為爾為之先

去聲韓陽役於三川之役而欲歸是強人為之說韓王

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其貴公子韓陽人公子

立言之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不可考

為君

秦六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

曰然而上以也句計之恐當作之韓補計之非金無

以也事金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

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友得其金與韓之美人

韓之美入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怨韓賣之從是

觀之韓之美人與金者此兩其疏秦乃始初於字爾曰益

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也淫後以是為金而事

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

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時不可考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

元作運下同後志魏東楚運魏急則必以地知於

齊楚故公不加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與齊戰勝攻

而取之易矣楚勝則兵散又無齊戰不勝則魏且內之

於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魏講

當附襄以為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從丑

齊楚恐魏合韓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公仲曰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

靡腫也使善扁鵲而無靡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

今君以所事謂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

秦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君之善故亦

惡願公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

衍我字

我使韓後之秦請攻魏秦王

昭說之

韓後在唐

晉陽詩唐國

公仲死韓後謂秦王曰魏之

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後韓辰曰不可秦

王仕之又與約事言約使者曰秦之仕韓後也以重公

仲也今公仲死韓後之秦秦必弗入一字魏云曾有又

奚為挾之以恨魏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

召韓後韓後且伏於山中矣懼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

之權也權猶變也始說後而令不入是令安伏秦人無考

召韓後而仕之不可曉公仲策要各見此兩言公仲死後

韓後云云別韓後別是人也父亦多難通疑飲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齊人堅無考又元作大怒於周之

留成陽君君本在齊為秦善之成陽君韓人於魏已

言之分於此言韓珉相齊而怒之故又云君本在齊謂

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

不知其處小國謂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堅楚王

頃襄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慮

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顯猶示二大國惡天下之不

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曰秦封君以山陽兖州齊封君以莒齊秦

CENTRAL LIBRARY

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
納於君弗使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猶難也楚文
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韓義未詳傳山陽君因
多則急楚攻以下本文自明其時不可考

趙魏攻華陽韓請急於秦以急告也冠蓋相望秦不救文華

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

宿之行田苓見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

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言其不任冠

蓋相望告敵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

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土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

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紀二十三年有

韓氏遂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周使成恢為之謂魏

王安釐曰周必寬而友之反謂王何不為之先

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其用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

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

哉道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則韓王

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謂費縹韓人曰請令公子牟一作牟謂

韓王曰費縹西周離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

召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縹以三川與西周戒也三川

之故心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
止王止使為物韓王必為之此下言西周聞之以解子
之罪以止子之事韓王必為之西元六年當宣惠王十年
載韓燕中山相王在周顯王四十六年當宣惠王十年
中山策有張登去此時甚遠然此策本不可定為何王
強附之

魏王安為九重之盟九重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眾
見且復天子正此十二年馬紀請梁城周有復之同說
後之文謂許梁以畢事正義復一音扶又非謂復

以周為天子也或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何哉盟
言魏王而不言惠王以里為九里以故喜為房真不以
多喜謂韓君曰君勿聽云云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何哉
以周為天子也或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何哉盟

不知何年附載於慎魏王三年魏於喜韓謂韓王曰勿
惠王魏之前按此策當屬惠王於喜韓謂韓王曰勿
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此
韓亦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桓惠王釐王子元年根
五十三年巳丑

建信君趙輕韓熙趙教為謂建信元作侯曰國形有

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為魏不可無而從者

韓也必欲為從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此為從者

善韓而善此二國者非也初無此意秦見君之交

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秦之本志常及諸國從

則韓輕者固小不得主從橫則韓重秦最道則無從輕矣



韓以爲輕指趙言也無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
 從者謂趙南二蔡邵陵汝魏急上三邑皆近魏
 不通矣謂趙南二蔡邵陵汝魏急上三邑皆近魏
 陵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叔韓
 可以無憂

漢國策韓卷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燕卷第九

燕東有遼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

西縣而長御新昌及嶺海之

文公桓八年庚申

奉陽君二術李兌李兌甚不取於蘇秦

姓名言文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李兌者

語而訛也此策有蘇代為奉陽君不取蘇秦

為蘇秦云乃齊人蘇代為奉陽君不取蘇秦

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說也蘇秦謂蘇秦

君必別為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

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子魯之役昭王未破齊之時

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多異代厲事有燕者
皆附之秦則此類也
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秦
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
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
於齊謂何以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
也東下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劫齊西無趙故而君甚
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
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
卒蘇秦出奔齊此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
公恐出奔齊此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說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燕文公二十八年
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每非蘇秦約從時事
趙其以權立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以權立

破上之蘇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
重外以事貴外與貴謂此國齊趙之屬也故為君計善
蘇秦則取之取言謂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
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燕齊疑則趙重矣齊
外已齊疑燕燕亦不能信齊矣
王宣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奉陽君曰善乃使
與蘇秦結交非文公時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秦
朝蘇秦子所封今高遼東郡并州北有林胡樓煩見趙
國蘇秦云音朝山遼東郡并州北有林胡樓煩見趙
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正義云雲中郡城在
郡皆南有呼沱易水出易水源出易水西谷中之東
在勝州南有呼沱易水出易水源出易水西谷中之東
東南流與滹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易水西谷中之東
故安縣屬鄉西山大事記引此二條郡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三年南有竭石鴈

門之饒并州郡正義云竭石山在平北有粟粟之

利民雖不田作粟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

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

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

其南也秦趙五戰謂也設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蔽

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

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踵也

也踵也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

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

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垣謂城也正義云東垣趙

常山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

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

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

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

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

有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

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燕諸

權之難與秦燕再戰不勝趙弗救曾子文公孫謂文公

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

燕齊合則趙韓魏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

不救我後必事我齊公未年又魏莊知為文

聞之遂出兵救燕易王三十七年已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二十八年

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

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應日當時

耳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此士何慶弔相隨之速也

對曰人之食所以不食為喙者一本草鳥頭以為雞倫充

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

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鷹行而強秦制其

後以拓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鳥喙之類也齊王

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

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

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齊桓公好內而霸

秦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

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為紫其賈十倍

故二章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

益所謂名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

如進也或于叔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

日晉師乘和必有大功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

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

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
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
下也此霸王之業術矣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
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
也自卑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
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從齊
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
初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
見時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

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
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
而以事足下可乎作不可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
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
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飧詩
素空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此孤竹西苑
也西令餓而死于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城華廉如此
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
而不來傳言子抱果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
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

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自覆其名也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此海營陵足下不踰楚楚相也此正以齊境不窺於逐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善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樂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妻奉卮酒進之

妻知其為樂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晉擊妻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揚僵覆酒事并凡列女傳云周室大夫妻一本故妻云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管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樂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術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取也按秦傳有而謂此與後章蘇代謂趙王章同傳中一段彼言蘇代伐齊事為異說者或左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

CENTRAL LIBRARY

則又以信自恃公為反覆以
誰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易王子元年
觀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
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干
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
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
也觀其臣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
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為王之
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素
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

CENTRAL LIBRARY

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
言雖知其讎以其
強故奉之不敢伐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
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
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因復見伐之怨身
自削甲札者甲用革為之左成十六年
札木簡之妻自組甲組甲紕也治之為組以
射之穿七札為注言
能隨堅札則消反彼字與曰有大數矣與下文同
大事說引此然本同
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
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即位至是
二年字必誤齊者我讎國也故

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
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
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
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
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則長主也長也或謂齊強故
主而自用也不自恃其強也南攻楚五年積積散
積字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民憔悴士罷敝罷音北
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不書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
本亦言齊以宋地封涇陽蓋宋與齊宣也而此言率五千乘之勁宋二十六年比時未本也九年
此言率五千乘之勁宋二十六年比時未本也九年

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即史而包十二諸侯此
所謂泗上諸侯鄰魯之君皆稱臣者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之欲得也得其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
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王曰吾聞
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清濟
以下說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
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
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役所以備
燕也景等州在漯河之北者正義云今濟西河北盡
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
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毋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

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則齊可亡已

王曰吾終以子補曰一本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

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王自治其外

臣自授其內謂治於內也此乃亡之之勢也燕昭

之舉實有代發之曰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燕

考其事皆說昭王之辭誤以為增使會能有益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問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

馬者比三日連比猶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

馬欲賣之比三日還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賈

願之顧反視還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賈

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衍

字補曰同之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莫為臣先後者為

也本無嫌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

以為馬食自喻為馬則此所獻馬之食溥于髡曰謹聞

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論王會

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

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陳翠欲見太后王

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

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

CENTRAL LIBRARY

曰何臞也臞少肉也太后曰賴得先生鴈鷺之餘食不宜臞

者無者字姚本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

主之愛子也不知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

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

金齊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

封公子百官持職持者守也封無職也群臣効忠曰公子無

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

一本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

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

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

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

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衣為行具

或獻書燕王燕此燕字姚本王而不能自恃得援必不

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

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

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

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

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

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韓魏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諍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臨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有之字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思補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可也名卑者之卒者若其也卒者不卒者有缺文出士以戊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

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一本必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之日一本之伐作又伐下句同姚並同○按趙策蘇厲曰楚人又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特齊魏以輕趙齊而亡史編主趙亡中山大事知謂楚與魏連兵中山失而亡謂中山近魏二國相善信矣趙與齊燕滅中山與國也惠謂中山四年所書已與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又矣自武靈二十五年燕滅之而秦韓齊魏伐楚無唐昧重至此而始合齊燕滅之而秦韓齊魏伐楚無唐昧重丘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綱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伐楚而趙不與趙得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其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愚嘗因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亡特遷其主尔以此數策觀之亦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之趙亡臣竊為王計不知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

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

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感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正曰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

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

王復用蘇代燕噲二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

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

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壽

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蘇王問之曰齊

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

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

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

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以啓臣及老而

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友黨攻益

云一作厓毛其陵縣本名厓辭索隱謂燕王曰不知以

云春秋後語亦作厓韓子作備壽

云一作厓毛其陵縣本名厓辭索隱謂燕王曰不知以

云春秋後語亦作厓韓子作備壽

云一作厓毛其陵縣本名厓辭索隱謂燕王曰不知以

云春秋後語亦作厓韓子作備壽

云一作厓毛其陵縣本名厓辭索隱謂燕王曰不知以

云春秋後語亦作厓韓子作備壽

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無也字本其實令

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

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

子之謂曰大事記以石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若自休

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

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婁下

此八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

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

正也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云先後並

去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數眾將軍市

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

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

怨元作恫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

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

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無徵者可知此王因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即齊大邑索隱云五都以因此地之數

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元作公太史有子平是

為燕昭王之記三年有燕謂王魯七國之盟主也威蘇代

蓋無足辨齊聞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與絕矣而天

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各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

速稱編本而得故曰大齊之勝也
速臨淄之敗也借是名以先其子
我彼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先其子
房名宋之不夫天不如下會於是
則又說以禹不如此堯蓋是乎以
其國者於是乎此遂有不可慕虛
紀國者則利君子之外無非虛名也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
齊王怨蘇秦為
燕謀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
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
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嘗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
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

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平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
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
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
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
如此其甚則齊不敗秦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
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齊使歸秦必
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魏也齊秦不合天下無變秦之兵
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於是出蘇代補日史之
宋宋善待之策疑自為一章而復出此本別撰行
昭王 年 昭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儀說大王之所親

莫如趙昔趙元作王王謂燕王即此類以其姊為

代王妻欲并代的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見趙策勾注乃

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安長柄則名斗尾即斗之柄

其形若刀者是也按韻書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

斗料音同索隱皆云主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

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飲飲即因反斗擊之於是

酒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斟注也即酒酣

斟樂進取熱飲斟注也索隱云熱而因反斗而擊代王

殺之是美也斟謂羹汁故名計曰斟因反斗而擊代王

殺之是美也斟謂羹汁故名計曰斟因反斗而擊代王

不聞謂曰正義云摩幹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

里○事亦見趙世家大事元王元年晉趙無恤

滅代解題代北狄之別其國在今蔚州東記設以簡

子卒在貞定王十一年其國在今蔚州東記設以簡

云襄子夏屋之役見史記行如虎狼蓋生於兼并無親

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遂以為臨大利決大計非用

仁義之夫趙王靈之狼戾無親如復大王之所明見知

也且以趙王為可親和趙與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

大王趙燕記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龜池

趙王一本今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此句無今

字姚一本今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

之有也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昨燕云且今時

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

CENTRAL LIBRARY

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
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
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音在德也言不足以求
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
事秦獻常山之尾音恒山也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
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
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甚蓋附齊新附之民勢
未可以有為又燕昭之國從之者衆故為卑辭以紓其國
儀之橫有天子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繼治有其緒則若云
者國昭王之所集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
秦初此昭王之
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日客謂魏王哀曰

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
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實今燕客之言曰
客即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西周
他策有宮他未知即此人否○事苟可聽魏王說因見
云云語燕客之言以利誘王使見之也
燕客而遣之魏謂是客也以鄰國為壑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一本
此有以報讎故往見郭隗音反先生曰齊因孤國之
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一本此不足以報然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記有敢問以
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

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也屈已而事之屈已而事之

也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趨而後息

息而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

已趨是馮几據杖馮几據杖眈視指使則斯音斯役之人至音斯

若恣睢奮擊惟仰目恣睢暴戾也後荀爽嚙藉叱惟仰目

出反出嚙藉也當從足集韻吐呵也音呵嚙音呵俱呼其

不類當是謂眺見藉策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見藉策

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

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

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

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謂者也

昭云今之中涓漢書類注中涓官名居中也言於君曰請

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

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

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

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

詔無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

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生

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

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
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
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宮即墨昭謂燕
昭謂燕
代人也故為國重臣問對無他言專發得賢士而
事之此無競推人之謂也發無與得乎此臣役之對天
下之格言市馬之命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向為削之
亦異於孔氏剛修之法矣昭曰立國用賢固三代之道
未可即以為二代之人太史公固為疎畧然孔氏剛修
之法則不係此
按說苑文小異燕冠子博選篇亦用此言客謂燕王曰
此則御宗示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也
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御
國如使齊北面伐燕即此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
齊遣散游士頗齊兵
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御
國如使齊北面伐燕即此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
齊遣散游士頗齊兵

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
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昭曰本南使於齊謂齊王
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
臣聞當世之舉王與起之王必誅暴正亂舉無
道五句舉攻不義今宋王偃射夫管地鑄諸侯之象使
侍彘注并臣聞當世之舉王與起之王必誅暴正亂舉無
道五句舉攻不義今宋王偃射夫管地鑄諸侯之象使
侍彘注并
諸侯之象即後章秦王所謂宋王偃射夫管地鑄諸侯之象使
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張其臂彈其鼻此天
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昭曰大事記云
齊之伐宋也
代實啓之引策云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愛
也齊民鄰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

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
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
大戰一小戰再頌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
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魁謂燕言本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
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無罪而後可以謀
人之罪已無勇而後可以乘人之釁
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不行在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各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
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名卑而權輕
齊如質子寄寓
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

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淮地殘此已肥大齊淮北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
肥也肥亦離強而國弱也此三省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
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未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
下下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
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離而世負其禍矣
負猶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國也
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
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數百里加之以魯衛且言齊因魯宋此
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
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

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
齊人紫敗素也
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紫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
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
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造
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皆秦而受使齊主盟
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
賓客以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
實之秦挾賓以待破及見破故必患
有此文法賓即讀二客字因賓字誤行秦王必患之
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
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

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
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
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
君二君秦所重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國因以為質則燕
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
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
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
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
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
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屣屣也當休也

定恨不正約獲也引漢志
邯鄲女貼孺字與曉疑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

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危也秦受諸侯戴

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

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

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

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

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

書曰先人寧有德蘇氏合從秦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

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嘗策言蘇氏

之今在宋也按此策文蓋亦已咸宋取楚淮此之

後勸之尊齊損秦而說秦以代齊非待

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之齊使入魏魏出代代之宋宋

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按其下月史紀代事前後固

多誤如舉五十乘云云以為為子增之類代為燕開齊

勸之代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

至此時尚留宋而為之說燕此策不能無外而史亦失之也

破齊閔王出走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魯參孝已信如尾

生高廩如鮑焦備鮑兼此二行以事王奚如王曰

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願

無為之事歸耕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

何故也對曰孝如魯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

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廩如鮑兼史鮑則不過不竊人

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
不與身俱達而廉不與身俱達
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
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
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不完也
則秦不出殺函齊不出營立楚
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
負籠耳竹籠也何為煩大王之廷
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
燕母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
諸侯不為別駕而朝矣與朝秦
若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
強弱也故功可成

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
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
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於戰磁鋌
齊手制戰蓋為齊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
天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
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
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
游於齊皆為燕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
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立未能行也
得此為與車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

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
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
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
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
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
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妻酌藥酒而進之其妻知之半
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
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謂謂曰此父逐吾主母
者寧伴踵而覆之也噴哈於是且伴僵而仆之其妻曰為
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其妻而仆之其丈夫不知

縛其妾而管之故妾所以管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
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
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
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
制於群臣也此策說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詭
或作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
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
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術敝而不售敝無順而無
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

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所謂訑亦君

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與已則否

正曰利諛諛之人以為用此不正之論也使過之道不

得其道耳非此之謂也

蘇代元作為奉陽君此亦其後蘇稱說燕於趙以伐

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

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

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將使不伐宋

補蘇子也令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趙逃去也言

與之合謀按此策下文所云是以為不君趙而蘇子

也今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

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為己請齊無據矣引韓為

謂代舉或人告奉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為趙言於

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告果若必欲吾必守子以甲告

子不聽則然謂告子以甲果守其言惡矣雖然王勿

患也人所告奉陽君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臣故

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難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

其有累而奮為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

絕可大紛已紛亂持臣非張子張子也持字疑特使臣

也知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謹

與趙足曰代齊王使公玉曰人姓名

按字書三畫中近上者于方反三畫勻者虞欲反諫始

加點以別字新序有公玉冊史公玉帶則公玉姓也此

缺有命說秦陽君曰必不反韓魏今召之矣
下類此反前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元作令不
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父名因下言有甚
於其父遂云爾披趙策齊欲攻宋章今其言變有甚於
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元作知無厲害也無今
賢之兩之兩謂封與相賢之謂與之並順以已矣吾無齊矣
並述奉秦陽君之怒甚矣此代知齊王齊王王齊王之
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情之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
正曰信趙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
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備也備言死不足以為臣臣也

國之合必不順燕今以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國
言二國之合必害於燕燕順而無害國之利也故已之
死逃榮辱皆不足論逃不足以為臣臣耻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
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足以為臣史音燕見秦策死不
榮兩節與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
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效則二國皆惡代矣然
而後相効交後人見其不是臣之患也後時若臣死而
必相攻也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素舜之賢而死禹
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
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理死者人以成所欲王何疑焉
臣以此有為字不若逃而去之逃矣以罪臣以韓魏循自

齊言逃燕則自燕而為之取秦言

之此助趙以怒齊也結亦以如是則

君告朱謹曰稱之蘇子怒於燕王

陽弗子相謂謂代又不予卿也

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謂其

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為

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湯而

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

伯伯伯虎伯治伯樂之類

近於相攻也臣雖為

之不以吾故謂謂代

陽弗子相謂謂代又不予卿也

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謂其

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為

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湯而

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

伯伯伯虎伯治伯樂之類

之難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

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

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儀傳不書即

逃於秦詳未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使趙趙劫之求地望

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詳未許公釋載不乘逃出於關齊

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為補

上恐有上太史公曰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

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此策文多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

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自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

CENTRAL LIBRARY

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復言不勝與

本復台且以因子而事齊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燕

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復合而不兩立則不

之志此其所以不王也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魏亦謂燕王曰吾得

趙矣燕無以决之而未有適趙魏亦謂燕王曰吾得

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

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也因合於魏魏本有此字

得趙魏亦謂燕王曰吾得

趙魏亦謂燕王曰吾得

趙魏亦謂燕王曰吾得

趙魏亦謂燕王曰吾得

蘇代自齊使人謂昭王曰臣聞齊國

齊臣請為王弱之燕為伐齊攻晉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齊臣請為王弱之

CENTRAL LIBRARY

不勝不可振也振救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

與燕人戰於晉下晉地齊軍敗燕得申首一萬人蘇子

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

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

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

乃狸燕地也趙悼襄元年文襄取狸陽城正曰據此策

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人

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

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

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

大勝斬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

起兵伐齊破之烈謂蘇代之於燕齊皆掌隙而復善之

王賢也鉅然摩欄人之民人以其說而奉其所賢仁

者不為也獨不念齊受質於齊乎補曰蘇代傾詐不義

一至於此其罪一至於此其罪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信

之故獻御書而行輔侍御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

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齊有不善謂惡

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

與齊兼賈元作節補曰節當作質互臣賈猶臣之所重

處重留元作鄭正曰一本如作鄭始同據此則重當平

字也重猶難也留謂王謂臣曰吾必不聽殺口與諛

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補曰列眉未詳一本

於下苟無死文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與之言

曰王與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其期日當作於成事而

已臣受令以往齊明以齊為任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

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正曰一本不與齊

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與齊謀趙則與齊謀

齊使齊大馬而不言燕不與燕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

其兵伐他國今王信田伐與魯去疾之言代人謀且攻

齊使齊大馬而不言燕不與燕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

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無中而五字文義為勝則臣請

為王事之王欲驛臣如耳云以秦驛偷張儀侍驛之察

得見則願代其老或功成天猶不能無此患非燕能之

乎代之謀齊亦異乎驛之於趙矣彼書自白文後

策蓋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後

未詳燕昭即位志後齊非一日矣燕以破齊方其患

齊燕昭十七年久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

之燕昭志未也驛其兵而驛其師齊卒以亡代有

之燕昭志未也驛其兵而驛其師齊卒以亡代有

之燕昭志未也驛其兵而驛其師齊卒以亡代有

之燕昭志未也驛其兵而驛其師齊卒以亡代有

CENTRAL LIBRARY

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殺之為約給信義服人卒用此
以勝何候乎代之為戰代之何詳及覆效用於燕亦
王之賢明有以御
之終將以成功也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止約曰楚得叔
而國亡昔謂失地秦昭襄王七年入臨

下七十年齊楚不得以有叔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

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秦取天下非行義也

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於天下正告楚曰

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汶水出岷山乘夏水汶汶水出岷山

下江五日而至到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已乘夏水下漢

補曰水四日而至五渚史記在洞庭今詳本文

而水下渚湖南渚華容縣寡人積甲宛東下隨陽今詳本文

謀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雉矣雉見易解卦正義云雉

於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曲曲唯傳伐

高平少曲高平正義云相近一日而斷太行太行山羊腸

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

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音搖搖動也我屬下句離兩周

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

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安邑

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

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

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

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

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

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

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

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蟲隘為楚罪兵
困於林中見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國東國故齊
也以齊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至元作至云當作負公
子延目魏子因犀首攻趙字史姚一本首下有謂連兵而相
胡也行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燕蔡委
於魏石馬陵作陽馬索隱云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
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樓使為和贏則兼欺舅
與母謂嬴謂勝舅適燕者曰以膠東通謂內以為罪者
適趙者曰以齊西適魏者曰以燕蔡適楚者曰以塞蟲
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不可致詰也

兵如刺蜚集韻蟲名喻易也魏曰蜚田微反又上夫母
不能知一作制姚一本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我龍賈
事記此據世家年表云魏惠王復二年大岸門之戰封陵之戰
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忠岸亭在魏備記記岸門封陵亭
名然則封陵亦屬魏川曰哀當亦襄封陵見封陵亭
年當岸門之戰九年高商之戰趙莊之戰
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
死秦之孤也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晉國
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曰西河
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恐有缺字皆以爭事
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
之從納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
謂秦之所以正告
諸侯及不用詐皆屬弄之也而謂侯莫省獨一無燕昭知
然亦不以死矣為使日秦橫之成天幸也

燕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

除患無至除之使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

燭之武傳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孤言云謝伯日國危

其難也馬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
張孟談皆救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

者謂救患者而先使

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一本以以百金送公也楚使謂不如

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

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

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承

乘承通後王之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

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

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

魏而為燕者為燕小所以為魏也正日無據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曰昨者臣來過易水

蚌方出曝也蚌屬而鵝啄其肉將雨鳥蚌命而奪其肉

也鵠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鵠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鵠兩乎不肯相舍漁者得而

并擒之補曰此語詩皆叶後語必見死蚌

謂開口喘然不聞其聲得雨則前也陸農師讀雨作雨

即解去尔一本音作相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

救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

善乃止正曰燕惠武成音與趙惠

惠王昭王于元年赧工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補云并相趙是韓

義云故昌城在淄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

燕王城未下聊莒即墨補曰毅傳唯莒即墨味下燕世

下之事而談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

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補曰

謝毅名為觀津號望諸君索隱云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

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元

承承見上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

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

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亡將軍之功哉會先

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在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

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暴曝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

CENTRAL LIBRARY

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仰和隙不合也却遂捐燕而歸趙將

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

意乎補曰自先王舉國止此一節恐當在後章燕王書寡人不佞云云之上餘說見後章望諸君

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

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

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言

荷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

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而愛之而又不白

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

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能當

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

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

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出關則以節假之故上

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魏王正曰魏傳殺為魏

遂委質為臣正義云假魏節使燕而以身得察於燕

補曰魏傳趙人因沙丘之亂適邴至燕故大事記附見於燕昭王十七年先王過舉擢之于

賓客之中而立之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

亞卿也亞次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

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

也閉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之莫徑

元作勁一本作徑

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同願也

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

趙若許許燕約楚趙宋盡力

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

一本約楚魏宋盡四國攻

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

於趙顧反命

言其速

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

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秦

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

閱此道走言

僅以身免珠玉財寶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

此數語

大呂陳於元英

六呂律物元英燕名正日索隱故鼎

反乎曆室

故鼎齊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曆室

又史表磨侯漢叔休曆古字通用論見秦策正義引括地志云元英齊室燕二宮名在幽州薊西四里亭臺

會得鼎今元英齊古鼎今註本齊器設於寧臺燕薊立

之植薊州國植植於汶篁日篁言燕以齊為塞正日

索隱云薊立燕所都言燕薊立之篁言燕以齊為塞正日

竹徐註謂燕之疆界後於齊之汶水非也謂此言燕

古今文以殺書為首有等門云其門之植為燕助集

用殺語也愚謂左氏以太宮之椽歸為自五伯以來功

盧門之椽句法正同補曰一本汶皇為

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補曰于志以臣為不頓命頓故裂地而封之補曰謂封也使之得此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

秋蚤知之士蚤知先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
 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
 及至棄群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
 所以能循法令順度肇者新立之君皆思慮及萌
 隸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
 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
 於郢夫差弗是也胥不為子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名馬
 為其形以歛骸骨正曰史乃取子胥尸盛故吳王夫差
 以鴟夷華應劭云取子胥為鴟夷槎形
 不悞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豈見
 主之不同量故入江不敗而弗悔不豈見

化猶為波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
 為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
 離毀辱之非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不說忠臣之去
 國不索其名而自縊臣雖不佞乎乎字蓋衍數奉教
 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
 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而陳氏曰樂毅之辭也
 止侵畧寬賦歛除暴令備政求逸民顯而禮之
 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王蠲之墓凡可以用於
 者無不為之此孟子所以齊者齊王不能代齊云
 而若不能乘之待後論非其然乎而撫其民則
 難應也推此言則世之論者豈其然乎而撫其民則

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
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
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

教亦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若之師又曰初合秦魏之
師又因人悉潛王之暴故一城之下齊七十餘城潛
人之心怒已解忍三國分一城自不可攻燕之力亦
於此况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不可攻燕之力
蓋廟不其重器在當爾。愚謂燕之伐齊取實器其
宗廟遷其重器者爾。愚謂燕之伐齊取實器其
室見於田齊以止世家。傳曰燕之伐齊取實器其
燕見於田齊以止世家。傳曰燕之伐齊取實器其
能燕以齊伐齊孟子所以為美齊王者數實也齊之
罪也故愚著朱子說併記呂子他日之見未為定論也
滿於教如此而取陳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為定論也

張丑為質於燕田嬰公仲張義相涉恐非惠王之世

燕王必當殺子劓子腹劓判及姚子之賜矣夫欲
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
而放之補韓非子記子

王喜燕王曾孫元年報
王五十三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
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
國君樂間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云問紹朋反而問曰
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
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
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



四十萬攻鄣使慶秦本標後語作慶秦一以二十萬攻代

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鄣使樂乘族之以五萬遇

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喜四年餘說見下

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

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而

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

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

則君掩蓋之有非而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德

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

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問雖無出之

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

也此當有也字故掩人之邪姚本作以訛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

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元

之恐望之今君厚受任於先王以成尊

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

而故厚施世雖薄我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

之當善反順用之今使寡人任下肖之罪而君有失

厚之累請為君擇之也擇其所取之國之有封疆

者本此有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惡室不

備如字

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
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叔紂之亂也君雖不得
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心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
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
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不難受
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得卑揚寡人之辱而
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虧人以自益况傷
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之美昔者柳下
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
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矣於及國將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語所記使不及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
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
天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議不
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簡棄大功者輟也
輟止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
味遠之臣可尔不望之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
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其意然余且慝心
待之以不善之心不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
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問量唯君圖之此
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

卒留趙不報趙謂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
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絕
之無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屈曲天下之備交也
未見其責其出奔以明怨薄已而揚過悔文懲創之意
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人
乘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德王使人數
為樂問之曰云云常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樂毅此
世家考成王十五年廉頗破趙果腹虜慶秦樂問則是
間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
廉頗調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三十一又趙孝成王十六年
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走揚策史所記
多舛故知此書非樂問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
使者過趙趙王懷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

元作茲補曰恐之所以命於趙者為秦也時燕先
者以秦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趙有隙補
一本並作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
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
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
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隣為
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
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有反猶報也言數為秦國
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並燕燕此并謂燕趙同力必
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惠之秦王以為然起兵

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陽城兵未罷秦攻鄭拔之此十九年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

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鞠武曰一本鞠作音鞠又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

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亦有所定也柰何以

見陵之怨傳言丹質秦不善欲批其逆哉批白結切擊也

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

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補曰燕太子何鞠武諫曰不可

夫秦王黜之暴而積怨於燕補曰燕太子何鞠武諫曰不可

亦戰懼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元作以補曰史作

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而後乃可圖也太子

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心不能須更思昏者

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

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

丹命固卒之時也知鞠且至而鞠為此願太傅更慮之鞠

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沈其智深其勇

姓同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之傳交於田先生可乎

亦戰懼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元作以補曰史作

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而後乃可圖也太子

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心不能須更思昏者

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

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

丹命固卒之時也知鞠且至而鞠為此願太傅更慮之鞠

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沈其智深其勇

姓同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之傳交於田先生可乎

言也姚本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胸行不立流涕有

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

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

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

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

者失辭或諸侯稱子亦稱稱孤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

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註

下之其意不廢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盡納其地又

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

出太原雲中趙不補曰一本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

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補曰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

莫敢合從丹之私計補曰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

開以重利補曰使補曰見補曰破補曰也秦王貪其費必得所願矣誠

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

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

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補曰一本

姚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補曰言不知死所補曰在

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

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

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

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以之荆卿未有行意
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行九盡收其地進兵北界地
至燕南界界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
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
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字今樊將
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註引此補曰正義云
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
亢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
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
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

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指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
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
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
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本為之
姚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召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膏提刺也知鳩反隔曰提
一作拉故他本連有二
字下文同索隱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
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
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切齒前見一本拊心左乃今

得聞教遂自刎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

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

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徐夫人各男子

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器爾淬若

取內反說文徐云淬劍燒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鐵

而淬之也後語註云以藥水鑿七首為淬鑿毒藥染鐵

以試人血濡縷沽濡衣人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

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

悟悟作許說見魏策視也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

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怒待頃之未發太子遲

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

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豈

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而行祭也取道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為商

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各按節子云荆軻女

士皆齋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怆慷壯士不得志也

朱子楚辭後語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

作羽聲慷慨

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

寵臣中庶子蒙嘉中庶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恬蓋誤後語蒙嘉注云蒙恬弟也

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欲振佈大王之威報震同不

敢與兵以逆軍吏以批一本願舉國為內臣此諸侯之

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

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

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

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禮曰大車

禮於庭註引正義常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

九賓但并陳設車轡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見燕使

者咸陽宮補曰關中記云秦公都咸陽今渭城是也水

曰咸陽自始皇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

圖匣以次進至陞升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恠之荆

軻顧笑武陽而笑前為謝曰此蠻夷之鄙人未嘗見

天子故振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

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

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

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按劍劍長揜其室揜也

與揜同晉人多用其室劍指補曰秦隱云古者帶劍上

長按之不山室欲王推之於背今前短易按故云王負

劍時惶急在室中也堅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



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得相也卒起不意卒猝同盡失

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

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

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提也

日且即子反提姬帝反史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

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劔王負劔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刺字也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

軻軻被人創軻自知事不成倚柱而笑箕踞以罵秦王

足而箕補曰既斷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

得約契復地也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

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各有差而賜夏

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

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就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燕薊城並此二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

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

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

三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

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

彪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
 一夫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致從
 容質責使悉及子不取契以歸力爭妾婦之明也所可恃
 翻武初謀似矣六子實為之荆軻之事甚似曹制其所
 之死者燕國之亡皆式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白祖送
 不可者劇發憤於一先人豈愚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
 留侯亦略其不推竊發此其人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亡秦
 不可使亦袖其不推竊發此其人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亡秦
 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而行
 也惟軻於此則無處焉補曰胡氏謂秦皇狙詐之智虎
 狠之威千騎萬乘之衆揮推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
 又不知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畧之妙固已視呂
 政如置中兔何敗獲之有鮑以三人並論愚謂三人視
 從之志則同以智畧言之則異胡說當矣○朱子曰
 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
 卅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
 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
 七三十一章

戰國策燕卷第九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

第十

宋景公問

景公曰

吾欲

藉子殺

王

其

吾欲藉

子殺王

其

宋景公問曰吾欲藉子殺王其

景公曰吾欲藉子殺王其

吾欲藉子殺王其

藉子殺王其

子殺王其

殺王其

王其

其

吾欲藉子殺王其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page.

臣字作人臣如臣字作愿臣云唐武公輪般曰吾義固不
 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梯如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
 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
 也公輪般服焉請見之工見王墨子見楚王非相即惠
 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而取其質者則車有雕飾者則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右曰袒褐袒褐者質也質者
 入考異云袒褐一作短方云質者質也質者質也質者
 履善皆辨古無袒褐字也袒褐者質也質者質也質者
 魯切是吾儒兩用之故少見也袒褐者質也質者質也
 孟嘗傳國策墨子語皆傳焉之說今袒褐者質也質者
 史士不語短少陵以長傳焉之說今袒褐者質也質者
 策墨子語皆傳焉之說今袒褐者質也質者質也質者
 恒揭司馬真亦音堅班應上命論短短一也袒褐者質也

袒也又淮南子巫馬期說衣短褐而高誘無說未以皆
 傳焉之說也子孫亦常用之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
 知者以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
 疾猶黑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
 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鼈鼈
 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免鮒魚者也爾雅魚之小者曰
 作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檟楠豫章大
 九五檀梓一本高注皆大木也檀梓同檟楠豫章書
 注檀梓一本高注皆大木也檀梓同檟楠豫章書宋無長木
 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惡字誤以王更之攻
 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矣然謂程之說美
 同有竊疾者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給爾豈為若說
 止攻或意者墨守之嚴輪般服病焉假此說以縮兵則

有之彼楚國非止是而無有竊疾者也
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固也
以言曰吾知者吾
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
臣宋莫能守其城上而待楚寇矣
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王曰善哉請無攻宋城矣
云並也子時或云在其後索隱云
子按孔子弟子問於墨子亦此則墨子作七十
去十一年禮弓李康子也
春秋後蓋異端之說非王教盡廢不能與也
祭王惠伐鄆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
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以害趙國則寡人不足

也願王之有以命敵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

一本不足如梁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

高註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

宋故宋不利之矣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

宋不使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城以應梁

皆作徐其攻而留其日以侍下吏之有城而已

無失趙王曰善宋人因遂集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

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

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

有所加而實有所歸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此

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七年宋公剔成十六年宋
伐趙圍一城解題曰梁惠王伐鄆引策云又按史

CENTRAL LIBRARY

家景公六十四年卒左傳景公在位四十八年卒大
事記定從左氏景公卒當元王七年鮑以此次之景公

謂大尹與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得
大尹以達杜註近官有寵者鮑因大尹曰君日長矣

君自知政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今楚賀君之孝則
不奪太后之事矣與政則公常用宋矣太后之人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言楚
宋請於齊齊謂齊不聽蘇委為宋謂齊相曰不如

以明宋之責桓公資一楚重於齊也楚之

怒其背已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與則

成齊宜同時知非閔時此必非景公時

剔成嗣辟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桓公大事

子曰桓公出前驅呼辟蒙人以為狂而史記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甚勸

也勸力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

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

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敵荆之利也臧子

乃歸齊王宣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此四章有蘇秦

立怒鄰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修之剔成然則孟子所稱
者亦皆剔成於此章時不可考缺之可也鮑亥為



CENTRAL LIBRARY

傳曾至謂子孟子所稱皆刺成孟子謂戴不

君偃已辟公子被世家君弟刺成四十年弟偃攻蕞刺成

公別成自立為弟偃所攻出齊齊自占

宋衍康字康王之時世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春秋

皆以偃有雀生集韻音欺今江東呼鴝鴞為鴝鴞

音音忌鴝音欺按史記好射鴝鴞鴝鴞小鴝也音欺愚按

策文云小而生巨以雀生鴝鴞言可也云見祥而不祥鴝

非存也黃公紹讀會集鴝鴞言今通鑑你曠者於城之

陳陳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蓋言遜也

正對故云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康王大喜於是滅滕

是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筮

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元

日字補曰疑為無顏之冠冠不覆額而射之命曰射天

射於酒婦人羣臣諫者以示勇割偃之背鑿朝涉之脛

也刻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

倪侯之館正曰無稽也遂得而死補曰世家云殺王偃年

有序得下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補曰元與楚媿共伐宋殺

康王而城國三分其地家語昔者殺王帝辛之世有

名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

也疑即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CENTRAL LIBRARY

凡六章

衛靈公近雍疽幸者彌曰雍疽彌子瑕輔曰其妻

靈公襄公之子元年景王三十

彌子瑕見孟予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人

彌子瑕非子亦有此文而納異云係儒善假夢以見主

道也此後塗偵字或係儒之訛然彼以雍疽為雍疽則

謂君曰昔日臣愛見君君曰子何愛曰愛見竈君君

忿然作色曰吾聞愛見人君者愛見日今子曰愛見竈

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

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燭曰燭餘亮也

莊子湯者避竈釋文則後之人無從曰也今臣疑人之

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吾於是因廢雍疽

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見趙策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

引古史大事記周貞定王元年衛悼公立事甚詳

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

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晉始為諸侯時六十餘年是時已

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說黃

名按策言黃不過衛使人謂衛君伯同知為悼公

疑此未詳

目左傳出公之人也齊南氏邑杜註子南之子公孫彌年彌年與諸師比等邊公越皇如等將納公文子致殺而問日彌年亡有益云云越立悼公南曰敝邑之師過氏相之事在哀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

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

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衛君懼東組

三百緡緡古本反說文帶山詩緡緡傳緡也皆與此不

高因黃金三百鎰以遺伐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

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

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夫在中者國中惡臨議其

專議謂諸蒙大名之也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具

所為不辱首雖愚必不也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

戰心懼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

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也遺衛君野馬也四百壁一補曰一本衛

君木說群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懼而

子有憂色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

野馬四百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

君其圖之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

境而及曰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及趙盾子及乘

智伯欲襲事相類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為君子也

太子名甚參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

故使人迎

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動也智伯聞之乃

止

子衛之賢智人也為無道其年國人專言

果

自衛姓載于此未

嗣

侯于元年顯王

秦攻衛之

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正月年表

蒲

城在河東非衛地世家

秦平以為

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

為衛者以有

今蒲入於魏

魏往求

也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

魏亡西

之外秦惠六年正月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地

也而弗能

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

魏強之日

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守

秦以善

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

胡衍曰公

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

衛君樗里

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

之病也其

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

拜因効金

三百溢

於衛君胡

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

金

三百溢

於衛君胡

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

金

三百溢

CENTRAL LIBRARY

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補曰史傳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惠之乃見梧下先生

梧下先生曰若為魏語曰高註家有梧樹因許之以百金梧下

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正曰曰臣聞秦出元作入正曰

有出人矣下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

王元作博博情補曰字字事事秦秦無無有有他他計計魏魏王王曰曰諾諾客客趨趨出

梧下至至郎郎門門而而反反補曰姚姚註註續續作作郎郎門門按按韓韓非非子子喚喚郎

東東秦秦曰曰詳詳甚甚也也不不為為衛衛客客臣臣恐恐王王事事秦秦之之晚晚王王曰曰何何也也先

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縱

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吳以知之旺衛客曰下事

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補曰是衛客也

氣俗無無不不沒沒於於利利者者以以先先生生權權於於世世其其人人不不薄薄矣矣而

以以百百金金諾諾人人為為之之行行較較繪繪之之計計以以小小子子手手持持錢錢被被裁裁正

何何得得刑刑之之嗣嗣君君

衛嗣君時晉有罪罪人人蓋蓋賢賢者者也也正正曰曰此此本本高高註註竊竊以

論論之之事事而而談談說說者者也也衛衛君君以以金金贖贖之之者者耶耶其其失失政政廢廢刑

之之囚囚徒徒若若子子註註以以鐵鐵鎖鎖相相連連繫繫逃逃之之魏魏衛衛賂賂之之百百金金不

與與乃乃請請以以左左氏氏亦亦賂賂也也詳詳臣臣諫諫曰曰一一百百金金之之也也贖贖一

晉晉廉廉無無乃乃不不可可乎乎君君曰曰治治無無小小亂亂無無大大謂謂小小數數化化喻喻於

民民三三百百之之城城足足以以為為治治論論三三百百民民無無廉廉耻耻雖雖有有十十左

氏氏將將何何以以用用之之屬屬謂謂諸諸君君之之言言及及此此足足以以與與處處而而不不得

屬屬謂謂諸諸君君之之言言及及此此足足以以與與處處而而不不得

屬屬謂謂諸諸君君之之言言及及此此足足以以與與處處而而不不得

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事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
為之先言允確之者幾正曰人而此可謂無政矣
善事則疾矣補曰韓味子有舉同

衛嗣君病富術謂嚴順曰曰皆謂人正曰古人以且各

類是也且之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如其數君必

善乎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

高麗也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所用者縲錯擊薄也臣

名群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

子謂君補曰子謂君以下今教之以說君也君之所行

天下者其縲縲錯擊主斷於國而聖薄輔之自今以往者

公孫氏補曰公孫氏也縲縲錯擊之族皆逐之

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般
順目以君令相公補曰縲縲錯擊薄之族皆逐之

也為謂謂君賢君也富術補之毀矣蓋諫者之言多務

以二臣乎正曰縲縲錯擊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

非也然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子猶愈於迷復者也爾

曰縲縲先結反女居反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惜之新婦謂

僕曰拊驂無答服惜言愛也拊九愛之正曰高拊擊也

服馬受勞答也輪以為車至門扶婦下教送母者將還

之或曰疾雷將失久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

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

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然失之蚤也正曰此策時不可
告人之以疆惠子出白圭
告人曰云云與此相讓

凡九章

中山漢屬國有嘉新市補曰新嘉唐云中山故縣
國姓也故號中山漢中山王靖始移居靈奴
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解虞城肥是冬晉復
專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又按左傳
鮮虞社稷云晉荀吳假道於解虞城肥是冬晉復
名始見定公四年晉荀吳假道於解虞城肥是冬晉復
寅日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是時勢也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
致於樂羊樂食之古今稱之曰樂羊食其子以自信

明害父以求法

此言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

犀首立五王秦韓魏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
惠十二年韓宣惠王五年王趙武靈王八年書五國相王即秦惠改元
也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即秦惠改元
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
以皆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為秦韓魏宋中山二家之
國使宋是時稱王齊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俱小
慎觀之三年乎然則學首為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王又在
中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王其後七國惟楚韓
遠在春秋宣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又顯王三
十一年齊宣王以國策考之魏蓋在魏拔如鄆之歲顯王十
六年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魏蓋在魏拔如鄆之歲顯王十
六得其實蓋魏以年又書齊魏為王未如鄆之歲顯王十
若今歲魏方衰弱亦未有大有功何為驟無王乎今王

善相王者齊魏惜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皆王以
同已之潛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稱王於其國至
此名號始通於諸侯乎又顯王十四年秦初稱王解
題云張儀之請也秦紀書魏君稱王行一魏字愚故趙
世家武靈王十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
名乎矣國人謂已曰君十年始云王召公子臧也然
則云五國相王者謂五國昔一年始云王召公子臧也
則王亦謂在此年也鮑誤。而中山後持之持稍疑也立
曰高法符中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
山小故後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
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
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
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謀者故亡非子莫能吾救
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
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

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為猶甚也言
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趙
魏也主廢者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魏驅羊而使得食之
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
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
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
為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不土中山齊志也今彼
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
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
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

同王則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憂齊今召中山

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元作五五一本下三變

有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敵今與我致中山而塞

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

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又

笑薦進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

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善與

中山元作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

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六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

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

乘之國也中山百一作千乘之國也何倖名於我欲

割平邑屬代郡在魏州昌黎縣東北見志平邑故以賂燕趙

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州也望諸一作望諸君曰公何

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耻與中山倖名不憚

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趙好倍而貪地倍謂

倍謂趙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而

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

公為齊王問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蓋諸君曰願聞其
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
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
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
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于之道奈何蓋諸君
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
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
寡人不與聞焉此王發重使之王指齊土是以隘之不
也王苟不與聞焉王發重使之王指齊土是以隘之不
也王苟不與聞焉王發重使之王指齊土是以隘之不

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遣燕趙與王
相見此並齊王曰王苟不與聞焉王發重使之王指齊土是以隘之不
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
蓋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
乎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齊以是辭來因言告
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
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
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蓋諸
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
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謂張登廢則屢

也雖其用智有押闔風氣而術無害如狡猶可苦非君
子之所排也曰押闔狡猶豈非君之所排者因其
文之可喜而謂其
術之無害特矣

司馬喜中山臣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

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

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

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

也補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二人行使之相

善弘無故云然似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

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曰太史公序司馬氏

名喜卿書司馬喜願於宋而相中山其與漢相

為三韓子云公孫弘勤而為越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難名也田簡謂司馬

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註屬近也曰詩耳屬于

中山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有報可趙必

請之君與之即公無由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

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

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

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

簡自為取使取請為使也曰自謂可以取趙使此書

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

自使見下正同此章以為詩趙使下章以為司馬喜使說趙王此正記所傳之異。兩可以為之為去声陰

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也姬父曰事成則有

士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

臣乎怪其不陰姬公稽首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

道者言將厚報之司馬喜即奏書中山補曰臣聞弱

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

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

不肖商敵為資商較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

武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

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

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因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

陰姬者也不知者將以為神人元作力加言盡言不能

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頰權衡

准鼻頰鼻莖權輔骨也頰也見孟子子處頰註云不澤傳處頰索隱云鼻處眉犀

角偃月犀角首骨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

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

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

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

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

姬者中山王休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

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矣中山王曰
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
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
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爾而曲者小差者書者自
司馬喜總陰姬以語趙王而齊君以行詐取
龍視張儀於鄭袖其惡尤甚記者好齊何慎之有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
後天下王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顧
却不尚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
者一本車下無者字姚同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
君而朝士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
然舉士則民務各不存本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

而皆不強人也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虎謂李疵小
人君廢賢而用不肖者其國必亡
者並民惟不肖者其國必亡
中而遂滅也無忌憚者其國必亡
禮也善修仁德者其國必亡
不也武靈胡服者其國必亡
以合士急耕戰之說導之當時風
等也周不楚辨也抑其所稱中山
令也所以立也春秋晉太史屠桑謂
亂也無別為其主弗之禁此七國
果也無夫則當射風俗安得至此
尊也無夫則當射風俗安得至此乎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序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
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向其說之工而忘
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
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繳而射之
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甚辱棄損亡利失意
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
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
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



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少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說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此數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滯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味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大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唐顏氏印本讀之愛其大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

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
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
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
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
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
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
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
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

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一
籤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生
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

元忠

孫元忠記劉元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此劉
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以上皆依姚本右戰國策隋
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一卷漢京兆
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註
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

百五十

脫滿然

文總目高誘註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
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
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商豐校
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商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
本皆祖商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
其族子慈殊為踈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
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
如用塞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
書改用此字殊所不鮮竇莘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
塞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塞乃古地

字又塞字見危倉子鷓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惠字亦豈
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
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
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
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
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
他書可以正是悉註於旁辯變水之為漬水案字之為
語助與夫必題校人并題續註者皆余所益也正交遺
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
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

為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人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為無補尚覲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頃歲予辯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

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慈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定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必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郊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始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

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為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
第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八九當傳也余所得
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
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異時也廣傳寫使學者猶及
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臨
道識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鮑向錄高誘註止二十
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魏志劉向錄已闕二卷
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鮑存今所傳三十三卷
宋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鮑有十篇武安君事在

中山卷未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
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
所校本也按蒼耿氏所刊鮑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晚得鮑以
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壑惠字皆武后字恐唐
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莘作唐
書釋武后用壑字云古地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
云然坐乃古地字又壑字見尤倉子鶴冠子或有自壑
至於惠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
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錄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

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非

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

異而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

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王白圭為中山將

六賊選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

字應廣韻七事晉有大夫文雅門周中大夫監諸晉有亥

趙內大夫庫賈音肇訓門也王篇一事

御覽二事御覽一非耶少取銅破惡山而法非一上之志元和

姓纂一事晉引風俗通云春秋後語二事

平原君楚者注後漢地理志一事

第八贊一事

為矢長八寸一北堂書鈔一事

注史記一事

本有宮舊戰國策一事

文選一事

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

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

某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

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

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

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

CENTRAL LIBRARY

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
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劉勰文心雕龍云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
國有策蓋錄而不叙故即簡為各也

劉知幾史通云從橫互起力戰爭雄秦蕪天下而著戰
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楚燕齊三晉宋衛中山合十
二國分為二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
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策謀因謂之
戰國策至孔衍又以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
記參其要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春秋後語除二周及

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
之際此於春秋亦盡二百餘年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
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于時惟後語存
焉又云左傳後經傳不作于是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
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即魯國樂資乃追述二史撰為
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
入秦文王之繼周終至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
郡例鑄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校本乃取家舊所

藏刊焉是書訛舛為多自魯用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
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必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
昔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
從秦宓借戰國策必曰戰國必用之何為蓋學者好
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而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
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敘述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
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
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為首云

禧百順書

右修職郎司理參軍高陸以勳

